

現代散文選

俞平伯題



孫席珍選

現代中國散文選

北平人文書店

# 上卷目錄

例言	.....	一
周序	.....	一—八
周作人		
生活之藝術	.....	一—五
苦雨	.....	七—十三
故鄉的野菜	.....	十五—十九
愛羅先珂君	.....	二十一—三十五

現代中國散文選

二

啞吧禮讚·····	三十七—四十三
偉大的捕風·····	四十五—五十一
死之默想·····	五十三—五十九
莫須有先生傳序·····	六十一—六十七
魯 迅	
朝華夕拾小引·····	六十九—七十一
藤野先生·····	七十三—八十七
鴨的喜劇·····	八十九—九十五
秋夜·····	九十七—一〇一
無常·····	一〇三—一一九



合羣的愛國的自大……………一二一——一二九

俞平伯

西湖的六月十八夜……………一三一——一四五

清河坊……………一四七——一五七

西冷橋上賣甘蔗……………一五九——一六五

雪帆歸船……………一六七——一六九

中年……………一七一——一七九

代擬吾廬約言草稿……………一八一——一八三

朱自清

背影……………一八五——一八九

現代中國散文選

四

兒女·····	一九一——二〇七
綠·····	二〇九——二一三
荷塘月色·····	二一五——二二一
葉紹鈞	
暮·····	二二三——二二九
客語·····	二三一——二四三
藕與蓴菜·····	二四五——二四九
牽牛花·····	二五一——二五三
豐子愷	
兒女·····	二五五——二六五

作父親	二六七—二七五
憶兒時	二七七—二九三
秋	二九五—三〇三

孫福熙

旅程中	三〇五—三〇九
紅海上的一幕	三一—三一三
清華園之菊	三一五—三三九
紹興通信	三四—三五

現代中國散文選

## 例言

現代中國文學，以散文的成就最爲優越，本書專選此項作品，目的在推荐文章模範，以供中等學校國語文學科講讀之用。

選錄標準，以作家爲單位，計選作家二十五人，每位最多者選入篇，最少者選一篇，皆竭力求其能代表他們的作風。但本書既是給青年們閱讀的，選錄時自不能不顧及讀者對象，而稍稍遷就一點；故凡作風艱澀，陳義深奧的

，都只得從略。

附錄一篇，把現代中國散文發展的概況和諸家的作風簡略地介紹了一下。雖然只是編者個人的意見，但讀者於鑒賞諸家作品之餘，再閱此文，或許可供了解上的一助，亦未可知。

未了，還要謝謝周豈明先生，承他爲本書作序，使這部選集平白地增加了許多光輝。

編者 一九三四年七月，

## 周 序

孫席珍君編「現代散文選」，叫我寫一篇序文。孫君是同鄉舊友，我覺得義不容辭，其次又覺得關於這題目還有話可說，所以答應了。可是答應下來之後，一擱就是一暑假加零，直到現在孫君來催，說本文差不多已經印齊了，這纔沒法只得急忙來趕寫。

我說急忙，這裏含有張皇之意。爲什麼呢？我當初答應寫序文，原是心裏打算有話可說的，但是後來仔細思索，却

又發見可說的話並不多，統寫下來也不過半頁上下，決不能算一篇序。而且這些話大半又曾經在什麼地方說過的，現在再拏來說，雖然未必便是文抄公，也總有點不合式，至少也是陳年不新鮮。

那麼怎麼辦呢？說也奇怪，我對於新文學的現代散文說不出什麼來，對於舊文學的古文却似乎頗有所知，也頗有點自信。這是否爲的古人已死，不妨隨意批評，還是因爲年紀老大，趨於反動復古了呢？這兩者似乎都不是。昭明太子以及唐宋八大家確是已死，但我所說的古文並不限於他們，是指古今中外的人們所做的古文，那麼這裏邊便包括現代活人



在內，對於這些活人所寫的古文我仍然要不客氣的說，這是一。年紀大了，見聞也加多，有些經驗與感情是庚子辛亥丙辰丁巳以後誕生的青年諸公所不知道的，但是壓根兒還是現代人，所寫的無論那一篇都是道地的現代文，一絲一毫沒有反動的古文氣，此其二。然而我實在覺得似乎更確實的懂得古文的好壞，這個原因或者真是我懂得古文，知道古文的容易做所以也容易看罷。

這個年頭兒，大家都知道，正是古文反動的時期。文體改變本來是極平常的事，於人心世道國計民生了無干係，如日本自明治上半文學革命，一時雖有雅俗折衷言文一致種種

主張，結果用了語體文，至於今日雖是法西司蒂高唱入雲之際，也並沒有人再來提出文言復興，因為日本就是極右傾的人物也知道這些文字上的玩意兒是很無聊極無用的事。日本維新後，科學的醫術從西洋傳了進去，玄學的漢法醫隨即倒地，再也爬不起來，槍炮替代了弓箭大刀，拳術也只退到練習手眼的地位。在中國却不然，國家練陸軍，立醫學校，而「國醫國術」特別蒙保護優待，在民間亦十分珍重信託。古文復興運動同樣的有深厚的根基，仿佛民國的內亂似的應時應節的發動，而且在這運動後面都有政治的意味，都有人物的背景。五四時代林紓之於徐樹錚，執政時代章士釗之於段

棋瑞，現在汪懋祖不知何所依據，但不妨假定爲戴傳賢罷。只有「學衡」的復古運動可以說沒有什麼政治意義，真是爲文學上的古文殊死戰，雖然終於敗績，比起那些人來要更勝一籌了。非文學的古文運動因爲含有政治作用，聲勢浩大，又大抵是大規模的復古運動之一支，與思想道德禮法等等的復古相關，有如長蛇陣，反對的人難以下手總攻，蓋如只擊破文學上的一點仍不能取勝，以該運動本非在文學上立腳，而此外的種種運動均爲之支柱，決不會就倒也。但是這一件事如爲該運動之強點，同時却亦卽其弱點。何也？該運動如依託政治，固可支持一時，唯其性質上倒底是文字的運動，

文字的運動而不能在文學上樹立其基礎，則究竟是花瓶中無根之花，雖以溫室硫黃水養之，亦終不能生根結實耳。古文運動之不能成功也必矣，何以故？歷來提創古文的人都不是文人——能寫文章或能寫古文者，且每下愈況，至今提倡或附和古文者且多不通古文，不通古文者即不懂亦不能寫古文者也，以如此的人提倡古文，其結果只平空添出許多不通的古文來而已。我不能寫古文，却自信頗懂得其好醜，嘗欲取八大家與桐城派選拔其佳者訂爲一卷，因事忙尙未果，現今提倡古文者如真能寫出好古文來，不佞亦能賞識之，一面當爲表彰，一面當警告寫白話文者趕緊修戰備，毋輕敵。今若

此，我知其無能爲矣，社會上縱或可佔勢力，但文學上總不能  
能有地位也。

古文既無能爲，則白話文的前途當然很有希望了。但是  
，古文者文體之一耳，古文之弊害不在此文體而在隸屬於此  
文體的種種復古的空氣，政治作用，道學主張，模仿寫法等  
。白話文亦文體之一，本無一定屬性，以作偶成的新文學可  
，以寫賦得的舊文學亦無不可，此一節不可不注意也。如白  
話文大發達，其內容却與古文相差不遠，則豈非卽一新古文  
運動乎。爾時散文雖豐富，恐孫君將選無可選，而不佞則序  
文可以不寫，或者亦是塞翁之一得耳。二十三年十一月十六

現代中國散文選

日，周作人識於北平。

# 生活之藝術

周作人

契訶夫 (Tchekhov) 書簡集中有一節道，(那時他在愛瑋附近旅行，)『我請一個中國人到酒店裏喝燒酒，他在未飲之前舉杯向着我和酒店主人及夥計們，說道「請。」這是中國的禮節。他並不像我們那樣的一飲而盡，却是一口一口的啜，每啜一口，喫一點東西；隨後給我幾個中國銅錢，表示感謝之意。這是一種怪有禮的民族……』

一口一口的啜，這的確是中國僅存的飲酒的藝術：乾杯

生活之藝術

一

者不能知酒味，泥醉者不能知微醺之味。中國人對於飲食還知道一點享用之術，但是一般的生活之藝術却早已失傳了。中國生活的方式現在只是兩個極端，非禁欲卽是縱欲，非連酒字都不准說卽是浸身在酒槽裏，二者互相反動，各益增長，而其結果則是同樣的污糟。動物的生活本有自然的調節，中國在千年以前文化發達，一時有臻于靈肉一致之象，後來爲禁欲思想所戰勝，變成現在這樣的生活，無自由 無節制，一切在禮教的面具底下實行迫壓與放恣，實在所謂禮者早已消滅無存了。

生活不是很容易的事。動物那樣的，自然地簡易地生活



，是其一法；把生活當作一種藝術，微妙地美地生活。又是一法：二者之外別無道路，有之則是禽獸之下的亂調的生活了。生活之藝術只在禁欲與縱欲的調和。藹理斯對於這個問題很有精到的意見，他排斥宗教的禁欲主義，但以為禁欲亦是人性的一面；歡樂與節制二者並存，且不相反而實相成。人有禁欲的傾向，即所以防歡樂的過量，并即以增歡樂的程度。他在聖芳濟與其他一篇論文中曾說道：『有人以此二者（即禁欲與耽溺）之一為其生活之唯一目的者，其人將在尚未生活之前早已死了。有人先將其一（耽溺）推至極端。再轉而之他，其人纔真能了解人生是什麼，日後將被記念為模

範的高僧。但是始終尊重這二重理想者，那纔是知生活法的明智的大師。……一切生活是一個建設與破壞，一個取進與付出，一個永遠的構成作用與分解作用的循環。要正當地生活，我們須得模仿大自然的豪華與嚴肅』他又說過，『生活之藝術，其方法只在于微妙地混和取與捨二者而已，』更是簡明的說出這個意思來了。

生活之藝術這個名詞，用中國固有的字來說便是所謂禮。斯諦耳博士在儀禮的序上說，『禮節並不單是一套儀式，空虛無用，如後世所沿襲者。這是用以養成自制與整飭的動作之習慣，唯有能領解萬物感受一切之心的人纔有這樣安詳

的容止。』從前聽說辜鴻銘先生批評英文「禮記」譯名的不妥當，以爲「禮」不是 *禮* 而是 *レニ*，當時覺得有點乖僻，其實却是對的，不過這是指本來的禮，後來的禮，儀禮教都是墮落了的東西，不足當這個稱呼了。中國的禮早已喪失，只有如上文所說，還略存于茶酒之間而已。……

中國現在所切要的是一種新的自由與新的節制，去建造中國的新文明，也就是復興千年前的舊文明，也就是與西方文化的基礎之希臘文明相合一了。這些話或者說的太大太高了，但據我想捨此中國別無得救之道，宋以來的道學家的禁欲主義總是無用的了，因爲這只足以助成縱欲而不能收調節

之功。其實這生活的藝術在有禮節重中庸的中國本來不是什麼新奇的事物，如中庸的起頭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照我的解說即是很明白的這種主張，不過後代的人都只拿去講章旨節旨，沒有人實行罷了。我不是說半部中庸可以濟世，但以表示中國可以了解這個思想。日本雖然也很受到宋學的影響，生活上却可以說是承受平安朝的系统，還有許多唐代的流風餘韻，因此了解生活之藝術也更是容易。在許多風俗上日本的確保存這藝術的色彩，爲我們中國人所不及，但由道學家看來，或者這正是他們的缺點也未可知罷。

## 苦 雨

周作人

伏園兄：

北京近日多雨，你在長安道上不知也遇到否，想必能增你旅行的許多佳趣。雨中旅行不—定是很愉快的，我以前在滬杭車上時常遇雨，每感困難，所以我于火車的雨不能感到什麼興味，但臥在烏篷船裏，靜聽打篷的雨聲，加上款乃的櫓聲，以及「靠塘來，靠下去」的呼聲，却是一種夢似的詩境。倘若更大膽一點，仰臥在脚划小船內，冒雨夜行，更顯

苦

雨

一

出水鄉住民的風趣，雖然較爲危險，一不小心，拙劣地轉一個身，便要使船底朝天。二十多年前往東浦弔先父的保姆之喪，歸途遇暴風雨，一葉扁舟在白鵝似的波浪中間滾過大樹港，危險極也愉快極了。我大約還有好些「爲魚」時候——至少也是斷髮文身時候的脾氣，對於水頗感到親近，不過北京的泥塘似的許多「海」實在不很滿意，這樣的水沒有也並不怎麼可惜。你往「陝半天」去似乎要走好兩天的準沙漠路，在那時候倘若遇見風雨，大約是很舒服的，遙想你胡坐驟車中，在大漠之上，大雨之下，喝著四打之內的汽水，悠然進行，可以算是「不亦快哉」之一。但這只是我的空想，如

詩人的理想一樣地靠不住，或者你在驟車中遇雨，很感困難，正在叫苦連天也未可知，這須等你回京後問你再說了。

(9)

我住在北京，遇見這幾天的雨，却叫我十分難過。北京向來少雨，所以不但雨具不很完全，便是家屋構造，於防雨亦欠周密。除了真正富翁以外，很少用實埤磚牆，大抵只用泥牆抹灰敷衍了事。近來天氣轉變，南方酷寒而北方淫雨，因此兩方面的建築上都露出缺陷。一星期前的雨把後園的西牆淋坍，第二天就有「梁上君子」來摸索北房的鐵絲窗，從次日起趕緊邀了七八位匠人，費兩天工夫，從頭改築，已經成功十分八九，總算可以高枕而臥，前夜的雨却又將門口的

苦

雨

三

南牆冲倒二三丈之譜。這回受驚的可不是我了，乃是川島君「佢們」倆，因為「梁上君子」如再見光顧，一定是去躲在「佢們」的窗下竊聽的了。為消除「佢們」的不安起來，一等天氣晴正，急須大舉地修築，希望日子不至於很久，這幾天只好暫時拜託川島君的老弟費神代為警護罷了。

前天十足下了一夜的雨，使我夜裏不知醒了幾遍。北京除了偶然有人高興放幾個爆仗以外，夜裏總還安靜，那樣嘩喇嘩喇的雨聲在我的耳朵裏已經不很聽慣，所以時常被牠驚醒，就是睡著也彷彿覺得耳邊粘著麵條似的東西，睡的很不痛快。還有一層，前天晚間據小孩們報告，前面院子裏的積



水已經離台階不及一寸，夜裏聽著雨聲，心裏胡里胡塗地總是想水已上了台階，浸入西邊的書房裏了。好不容易到了早上五點鐘，赤腳撐傘，跑到西屋一看，果然不出所料，水浸滿了全屋，約有一寸深淺，這纔歎了一口氣，覺得放心了；倘若這樣興高彩烈地跑去，一看却沒有水，恐怕那時反覺得失望，沒有現在那樣的滿足也說不定。幸而書籍都沒有濕，雖然沒有什麼價值的東西，但是濕成一餅一餅的紙糕，也很是不愉快。現今水雖已退，還留下一種漲過大水後的普通的臭味，固然不能留客坐談，就是自己也不能在那裏寫字，所以這封信是在裏邊炕桌上寫的。

苦

雨

五

(11)

這回大雨，只有兩種人最喜歡。第一是小孩們。他們喜歡水，却極不容易得到，現在看見院子裏成了河，便成羣結隊的去「淌河」去。赤了足伸到水裏去，實在很有點冷，但是他們不怕，下到水裏還不肯上來。大人見小孩們玩的很有趣，也一個兩個地加入，但是成績却不甚佳，那一天裏滑倒了三個人，其中兩個都是大人，——其一為我的兄弟，其一為川島君。第二種喜歡下雨的則為蝦蟆。從前同小孩們往高亮橋去釣魚釣不着，只捉了好些蝦蟆，有綠的，有花條的，拿回來都放在院子裏，平常偶叫幾聲，在這幾天裏便整日叫喚，或者是荒年之兆罷，却極有田村的風味。有許多耳朵皮

嫩的人，很惡喧囂，如麻雀蝦蟆或蟬的叫聲，凡足以妨碍他們的酣睡者無一不痛惡而深絕之，大有滅此而午睡之意，我覺得大可以不必如此，隨便聽聽都是很有趣味的，不但是這些久成詩料的東西，一切鳴聲其實都可以聽。蝦蟆在水田裏羣叫，深夜靜聽，往往變成一種金屬音，很是特別，又有時彷彿是狗叫，古人常稱蛙蛤爲吠，大約是從實驗而來。我們院子裏的蝦蟆現在只見花條的一種，牠的叫聲更不漂亮，只是格格格這個叫法，可以說是革音，平常自一聲至三聲，不會更多，唯在下雨的早晨，聽牠一口氣叫上十二三聲，可見牠是實在喜歡極了。

苦

雨

七

這一場大雨恐怕在鄉下的窮朋友是很大的一個不幸，但是我不曾親見，單靠想像是不中用的，所以我不去虛偽地代爲悲歎了。倘若有人說這所記的只是個人的事情，於人生無益，我也承認，我本來只想說個人私事，此外別無意思。今天太陽已經出來，傍晚可以出外去游嬉，這封信也就不再寫下去了。

我本等着看你的秦游記，現在却由我先寫給你看，這也可以算是「意表之外」的事罷。十三年七月十七日在京城書

## 故鄉的野菜

周作人

我的故鄉不止一個，凡我住過的地方都是故鄉，故鄉對於我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情分，只因釣於斯的游於斯關係，朝夕會面，遂成相識，正如鄉村裏的鄰舍一樣，雖然不是親屬，別後有時也要想念到他。我在浙東住過十幾年，南京東京都住過六年，這都是我的故鄉；現在住在北京，於是北京就成了我的家鄉了。

日前我的妻往西單市場買菜回來，說起有薺菜在那裏賣

故鄉的野菜

一

着，我便想起浙東的事來，齊菜是浙東人春天常吃的野菜，鄉間不必說，就是城裏只要有後園的人家都可以隨時采食，婦女小兒各拿一把剪刀一只『苗籃』，蹲在地上搜尋，是一種有趣味的遊戲的工作。那時小孩們唱道，『齊菜馬蘭頭，姊姊嫁在後門頭。』後來馬蘭頭有鄉人拿來進城售賣了，但齊菜還是一種野菜，須得自家去采。關於齊菜向來頗有風雅的傳說，不過這似乎以吳地爲主。西湖游覽志云，『三月三日男女皆戴齊菜花。』顧祿的清嘉錄上亦說，『齊菜花俗呼野菜花，因諺有三月三螞蟻上灶山之語，三日人家皆以野菜花置灶脛上，以厭虫蟻。晨侵

村童叫賣不絕。或婦女簪髻上以祈清目，俗號眼亮花。』但浙東却不很理會這些事情。只是挑來做菜或炒年糕吃罷了。

黃花麥果通稱鼠麴草，係菊科植物，葉小微圓互生，表面有白毛，花黃色。簇生梢頭。春天採嫩葉，擠爛去汁，和粉作糕，稱黃花麥果糕。小孩們有歌贊美之云，

『黃花麥果鞞結結，

關得大門自要吃；

半塊拿弗出，一塊自要吃。』

清明前後掃墓時，有些人家——大約是保存古風的人家——用黃花麥果作供，但不作餅狀，做成小顆如指頂大，或

細條如小指，以五六個作一攢，名曰繭果，不知是什麼意思，或因蠶上山時設祭，也用這種食品，故有是稱，亦未可知。自從十二三歲時外出不參與外祖家掃墓以後，不復見過繭果，近來住在北京，也不再見黃花麥果的影子了。日本稱作『御形，』與薺菜同爲春的七草之一，也採來做點心用，狀如艾餃，名曰『草餅，』春分前後多食之，在北京也有，但是吃去總是日本風味，不復是兒時的黃花麥果糕了。

掃墓時候所常吃的還有一種野菜，俗名草紫，通稱紫雲英。農人在收穫後，播種田內，用作肥料，是一種很被賤視的植物，但採取嫩莖瀹食，味頗鮮美，似豌豆苗。花紫紅色



，數十畝接連不斷，一片錦綉，如鋪著華美的地毯，非常好  
看，而且花朵狀若胡蝶，又如雞雛，尤為小孩所喜，間有白  
色的花，相傳可以治痢，很是珍重，但不易得。日本俳句大  
辭典云：『此草與蒲公英同是習見的東西，從幼年時代便已  
熱識。在女人裏邊，不曾採過紫雲英的人，恐未必有罷。』  
中國古來沒有花環，但紫雲英的花球却是小孩常玩的東西，  
這一層我還替那些小人們欣幸的。浙東掃墓用鼓吹，所以少  
年常隨了樂音去看『上墳船裏的姣娘；』沒有錢的人家雖沒  
有鼓吹，但是船頭上篷窗下總露出些紫雲英和杜鵑的花束，  
這也就是上墳船的確實的證據了。

現代中國散文選

六

(十三年二月) (選自譯寫集)

## 愛羅先珂君

周作人

一

愛羅君於三日出京了。他這回是往芬蘭赴第十四次萬國世界語大會去的，九月裏還要回來，所以他的琵琶長靴以及被褥都留在中國，沒有帶走，但是這飄泊的詩人能否在中國的大沙漠上安住，是否運命不指示他去上別的巡禮的長途，覺得難以斷定，所以我們在他回來以前不得不暫且認他是別中國而去了。

愛羅先珂君

一

愛羅君是世界主義者，他對於久別的故鄉却懷著十分迫切的戀慕，這雖然一見似乎是矛盾，却很能使我們感到深厚的人間味。他與家中的兄弟感情本極平常，而且這回只在莫斯科暫時逗留，不能夠下鄉去，他們也沒有出來相會的自由，然而他的鄉愁總是很強，總想去一親他的久別的「俄羅斯母親。」他費了幾禮拜之力，又得他的鄉人柏君的幫助，二十幾條的策問總算及格，居然得到了在北京的蘇俄代表的許可，可以進俄國去了。又因京奉鐵道不通，改從大連繞道赴奉天，恐怕日本政府又要麻煩，因了北京的清水君的盡力，請日本公使在旅行券上簽字，准其通過大連長春一帶。赴

世界語大會的證明書也已辦妥，只有中國護照尙未發下，議定隨後給他寄往哈爾濱備用，諸事都已妥帖，他遂於三日由東站出京了。

京津車是照例的擁擠，愛羅君和同行的兩個友人因為遲到了一點，——其實還在開車五十分前，已經得不到一個坐位了。幸而前面有一輛教育改進社赴濟南的包車，其中有一位尹君，我們有點認識，便去和他商量，承他答應，於是愛羅君有了安坐的地方，得以安抵天津，這是很可感謝的。到天津之後，又遇見陳大悲君，得到了許多照應，這京津一路在愛羅君總可說是幸運的旅行了。

愛羅先珂君

三

他於四日乘長平丸從天津出發，次日下午抵大連。據十一日晨報上大連通訊，他却在那時遇著一點「小厄。」當船到埠的時候，他和同行友人上海的清水君，一併被帶往日本警察署審問。清水君即被監禁，他只「拘留半日」，總算釋放了。聽說從天津起便已有日本便衣警察一路跟著他，釋放以後也仍然跟著一直到哈爾濱去。他拿著日本全權公使的通過許可，所以在大連只被拘留半日，大約還是很徼倖的罷！清水君便監禁了三天，至七日夜裏纔准他往哈爾濱去，——當然也被警察跟著。他們幾時到哈爾濱，路上和在那里是什麼情形，我還沒有得到信息，只能憑空的願望他的平安罷。

愛羅君在中國的時候，政府不會特別注意，這實在是挺聰明的處置，雖然謝米諾夫派的「B老爺」以及少數的人頗反對他。其實他決不是什麼危險人物，這是從他作品談話行動上可以看出來的。他懷着對於人類的愛與對於社會的悲，常以冷雋的言詞，熱烈的情調，寫出他的愛與憎，因此遭外國資本家政府之忌，但這不過是他們心虛罷了。他畢竟還是詩人，他的工作只是喚起人們胸中的人類的愛與社會的悲，並不是指揮人去行暴動或別的政治運動；他的世界是童話似的夢的奇境，並不是共產或無政府的社會。他承認現代流行的幾種主義未必能充分的實現，階級爭鬪難以徹底解決一切

問題，但是他並不因此而是認現社會制度，他以過大的對於現在的不平，造成他過大的對於未來的希望，——這個愛的世界正與別的主義各各的世界一樣的不能實現，因為更超過了他們了。想到太陽裏去的鵬，求理想的自由的金絲雀，想到地面上來的土撥鼠，都是嚮往於詩的烏託邦的代表者。詩人的空想與一種社會改革的實行宣傳不同，當然沒有什麼危險，而且正當的說來，這種思想很有道德的價值，於現今道德顛倒的社會尤極有用，即使藝術上不能與託爾斯泰比美，也可以說是同一源泉的河流罷。

以上是我個人的感想，順便說及。我希望這篇小文只作



爲他的芬蘭旅行的紀念，到了秋天，他回來沙漠上彈琵琶，歌咏春天的力量，使我們有再聽他歌聲的機會。

（愛羅君這個名稱，一個朋友曾對我說以爲不妥，但我們平常叫他都是如此，所以現在仍舊沿用了。）

（一九二二年七月十四日。）

二

十月已經過去了，愛羅君還未回來，莫非他終於不回來  
了麼？他曾說過，若是回來，十月末總可以到京；現在十月  
已過去了。但他臨走時在火車中又說，倘若不來，當從芬蘭  
打電報來通知；而現在也並沒有電報到來。

愛羅先珂君

七

他在北京只住了四個月，但早已感到沙漠上的枯寂了。我們所缺乏的，的確是心情上的潤澤，然而不是他這敏感的，不幸詩人也不能這樣明顯的感著，因為我們自己已經如仙人掌類似的習慣于干枯了。愛羅君雖然被日本政府驅逐出來，但他仍然懷戀著那「日出的國，花的國」的日本。初夏的一天下午，我同他在溝沿一帶，踏著柔細的灰沙，在柳陰下走著，提起將來或有機會可以重往日本的話，他力說日本決不再准他去，但我因此却很明瞭地看出他的對於日本的戀慕。他既然這樣集的戀著日本，當然不能長久安住在中原的平野上的了。（這是趣味上的，並不是政治上的理由。）

他是一個世界主義者，但是他的鄉愁却又是特別的深。他平常總穿著俄國式的上衣，尤其喜歡他的故鄉烏冀拉因式的刺繡的小衫——可惜這件衣服在敦賀的船上給人家偷了去了。他的衣箱裏，除了一條在一日三浴的時候所穿緬甸的筒形白布袴以外，可以說是沒有外國的衣服。即此一件小事，也就可以想見他是一個真實的「母親俄羅斯」的兒子。他對於日本正是一種情人的心情；但是失戀之後，只有母親是最親愛的人了。來到北京，不意中得到歸國的機會，便急忙奔去，原是當然的事情。前幾天接到英國達特來夫人寄來的三包書籍，拆開看時乃是七本神智學的雜誌名送光明者（The Light）

ght-bringer)，却是用點字印出的：原來是愛羅君在京時所定，但等得寄到的時候，他却已走的無影無踪了。

愛羅君寄住在我們家裏，兩方面都很是隨便，覺得沒有什麼窒礙的地方。我們既不把他做賓客看待，他也很自然的與我們相處：過了幾時，不知怎的學會姪兒們的稱呼，差不多自居於小孩子的輩分了。我的兄弟的四歲的男孩是一個很頑皮的孩子，他時常和愛羅君玩耍。愛羅君叫他的譯名道，「土步公呀！」他也回叫道，「愛羅金哥君呀！」但愛羅君極不喜歡這個名字，每每歎道，「唉唉，真窘極了！」四個月來不曾這樣叫，「土步公」已經忘記愛羅金哥君這一句話

，而且連曾經見過一個「沒有眼睛的人」的事情也幾乎記不起來了。

有各處的友人來問我，愛羅君現在什麼地方，我實在不能回答：在芬蘭呢，在蘇俄呢，在西伯利亞呢？有誰知道？我們只能憑空祝他的平安罷。他出京後沒有一封信來過。或者因為沒有人替他寫信，或者因為他出了北京，便忘了北京了：他離去日本後，與日本友人的通信也很不多。——飄泊孤獨的詩人，我想你自己的悲哀也儘夠擔受了，我希望你不要爲了住在沙漠上的人們再添加你的憂愁的重擔也罷。

十一月一日。

三

愛羅君又出京了。他的去留，在現在的青年或者已經沒有什麼意義，未必有報告的必要。但是關於他的有一兩件事應該略說一下，所以再來寫這一篇小文。

愛羅君是一個詩人，他的思想儘管如何偏激，但事實上向不參加什麼運動，至少住在我們家裏的這一年內我相信是如此的。我們平常看見他於上課讀書作文之外，只吃葡萄干梨膏糖和香蕉餅，或者偶往三貝子花園聽老虎叫而已。雖然據該管區署的長官告訴我，他到京後，在北京的外國人有點驚恐，說那個著名不安分的人來了，唯中國的官廳却不很以

爲意，這是我所同意而且很佩服的。但是自從大杉榮失蹤的消息傳出以後，愛羅君不意的得到好些麻煩，許多不相干的日本人用了電報咧，信咧，面會咧，都來問他大杉的行踪，其實他又不是北京的地總，當然也不會知道，然而那些不相干的人們，認定他是同大杉一起的，這是很明瞭的了。過了一個月之後，北京的官廳根據了日本方面的通告說有俄國盲人與大杉在北京爲過激運動，著手查辦，於是我們的巷口聽說有人拿著大杉照片在那裏守候，而我們家裏也來了調查的人。那位警官却信我的話，拿了我的一封保證信，說他並沒有什麼運動，而且也沒有見到什麼大杉，回去結案。我不解

東京的偵探跟著大杉走了多少年，爲什麼還弄不清楚，他是什麼主義者，却會相信他到北京來做過激運動，真是太可笑了。現在好在愛羅君已經離京，巷口又抓不到大杉，中外仕商都可以請安心，而我的地主之責也總算兩面都盡了。

愛羅君這回出發，原是他的預定計畫，去年冬初回中國來路過奉天的時候，便對日本記者說起過的，不過原定暑假時去，現在却提前了兩個月罷了。他所公表的提早回國的理由，是想到樹林裏去聽故鄉的夜鶯，據說他的故鄉哈耳珂夫的夜鶯是歐洲聞名的，這或者真值得遠路跑去一聽。但據我的推想，還有一個小小的原因，便是世界語學者之寂寥。不



怕招引熱心於世界語運動的前輩的失望與不快，我不得不指點出北京——至少是北京——的世界語運動實在不很活潑。運動者儘管熱心，但如沒有響應，也是極無聊的。愛羅君是極愛熱鬧的人，譬如上教室去只聽得很少的人在那裏坐地，大約不是他所覺得高興的事。世界語的俄國戲曲講演，——饑餓王只講了一次，——爲什麼中止了呢，他沒有說，但我想那豈不也爲了教室太大的緣故麼。其實本來這在中國也算不得什麼奇事，別的學者的講演大約都不免弄到這樣。愛羅君也說過，青年如不能在社會豎起脊梁去做事，儘可去吸麻醉劑去：所以大家倘若真是去吸鴉片吞金丹而不弄別的

事情，我想愛羅君也當然決不見怪的，但在他自己總是大寂寞無聊了。與其在北京聽沙漠的風聲，自然還不如到樹林中去聽夜鶯罷。因此對於他的出京，我們縱或不必覺得安心，但也覺得不能硬去挽留了。

寒假中愛羅君在上海的時候，不知什麼報上曾說他因為劇評事件，被學生攆走了。這回恐怕又要有人說他因為大杉事件而被追放的罷。為抵當這些謠言起見，特地寫了這一篇。

## 啞吧禮讚

周作人

俗語云，「啞吧喫黃連，」謂有苦說不出也。但又云，「黃連樹下彈琴，」則苦中作樂，亦是常有的事，啞吧雖苦於說不出話，蓋亦自有其樂，或者且在吾輩有嘴巴人之上，未可知也。

普通把啞吧當作殘廢之一，與一足或無目等視，這是很不公平的事。啞吧的嘴既沒有殘，也沒有廢，他只是不說話罷了。說文云：「瘖，不能言病也。」就是照許君所說，不

能言是一種病，但這並不是一種要緊的病，於嘴的大體用處沒有多大損傷。查嘴的用處大約是這幾種，（一）喫飯，（二）接吻，（三）說話。啞吧的嘴原是好好的，既不是缺少舌尖，也並不是上下唇連成一片，那麼他如要喫喝，無論番菜或是「華餐，」都可以儘量受用，決沒有半點不便，所以啞吧於個人的榮衛上毫無障礙，這是可以斷言的。至於接吻呢？既如上述可以自由飲噉的嘴，在這件工作當然也無問題，因為如荷蘭威耳德（Van de Velde）醫生在圓滿的結婚第八章所說，接吻的種種大都以香味觸三者爲限，於聲別無關係，可見啞吧不說話之絕不妨事了。歸根結蒂，啞吧的所謂病還只是

在「不能言」這一點上。據我看來，這實在也不關緊要。人類能言本來是多此一舉，試看兩闕林林總總，一切有情，莫不自遂其生，各盡其性，何曾說一句話。古人云「猩猩能言，不離禽獸。鸚鵡能言，不離飛鳥。」可憐這些畜生，辛辛苦苦，學了幾句人家的口頭語，結果還是本來的鳥獸，多被聖人奚落一番，真是何苦來。從前四隻眼睛的倉頡先生無中生有地造文字，害得好心的鬼哭了一夜，我怕最初類猿人裏那一匹直著喉嚨學說話的時候，說不定還著實引起了原始天尊的長歎了呢。人生營營所爲何事，「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既於大欲無虧，別的事豈不是就可以隨便了麼？中

國處世哲學裏很重要的一條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如啞吧者，可以說是能夠少一事的了。

語云：「病從口入，禍從口出。」說話不但於人無益，反而有害，卽此可見。一說話，話中卽含有臧否，卽是危險，這個年頭兒。人不能老說「我愛你」等甜美的話，——況且仔細檢查，我愛你卽含有我不愛他或不許他愛你等意思，也可以成爲禍根。哲人見客寒暄，但云「今天天氣……哈哈哈！」不再加說明，良有以也，蓋天氣雖無知，唯說其好壞終不甚妥，故以一笑了之。往讀楊惲報孫會宗書，但記其「種一頃豆，落而爲萁」等語，心竊好之，卻不知楊公竟因此

而腰斬，猶如湖南十五六歲的女學生們以讀落葉（係郭沫若的，非徐志摩的落葉）而被槍決，同樣地不可思議。然而這一個世界就是這樣不可思議的世界，其奈之何哉。幾千年來受過這種經驗的先民留下遺訓曰，「明哲保身。」幾十年來看慣這種情形的茶館貼上標語曰，「莫談國事。」吾家金人三緘其口，二千五百年來為世楷模，聲聞弗替。若啞吧者非今之金人歟？

常人以能言為能，但亦有因裝啞吧而得名者，並且上下古今這樣的人並不很多，即此可知啞吧之難能可貴。第一個就是那鼎鼎大名的息夫人。她以傾國傾城的容貌，做了兩任

王后，她替楚王生了兩個兒子，可是沒有對楚王說一句話。喜歡和死了的古代美人吊膀子的中國文人於是大做特做其詩，有的說她好，有的說她壞，各自發揮他們的臭美，然而息夫人的名聲也就因此大起來了。老實說，這實是婦女生活的一場悲劇，不但是一時一地一人的事情，差不多就可以說是婦女全體的運命的象徵。易卜生所作「玩物之家」一劇中女主人公娜拉說，她想不到自己竟替漠不相識的男子生了兩個子女，這正是息夫人的運命，其實也何嘗不就是資本主義下的一切婦女的運命呢。還有一位不說話的，是漢末隱士姓焦名先的便是。吾鄉金古良作無雙譜，把這位隱士收在裏面，



還有一首贊題得好：

「孝然獨處，絕口不語，默隱以終，笑殺狐鼠。」

并且據說「以此終身，至百餘歲，」則是裝了啞吧，既成高士之名，又享長壽之福，啞吧之可贊美蓋彰彰然明矣。

世道衰微，人心不古，現今啞吧也居然裝手勢，說起話來了。不過，在這黑暗中還是不能用，不能說話。孔子曰，「邦無道，危行言遜。」啞吧其猶行古之道也歟。

（十八年十一月十三日，北平。）（選自永日集）

現代中國散文選

## 偉大的捕風

周作人

我最喜歡讀舊約裏的傳道書。傳道者劈頭就說，「虛空的虛空，」接着又說道，「已有的事後必再有，已行的事後必再行，日光之下並無新事。」這都是使我很喜歡讀的地方。

中國人平常有兩種口號，一種是說人心不古，一種是無論什麼東西都說古已有之。我們讀拉瓦爾 (Lavaur) 的藥學四千年史，其中說及世界現存的埃及古文書，有一卷是基督前

偉大的捕風

一

二千二百五十年的寫本，（照中國算來大約是舜王爺登基的初年！）裏邊大發牢騷，說人心變壞，不及古時候的好云云，可見此乃是古今中外共通的意見，恐怕那天雨粟時夜哭的鬼的意思也是如此罷。不過這在我無從判斷，所以只好不贊一詞，而對於古已有之說則頗有同感，雖然如說潛艇即古之螺舟，輪船即隋煬帝之龍舟等類，也實在不敢恭維。我想，有的事古必已有，說的未必對，若云已行的事後必再行，這似乎是無可疑的了。

世上的人都相信鬼，這就證明我所說的不錯。普通鬼有兩類。一是死鬼，即有人所謂幽靈也，人死之後所化，又可

投生爲人，輪迴不息。二是活鬼，實在應稱僵尸，從坟墓裏再走到人間，聊齋裏有好些他的故事。此二者以前都已知道，新近又有人發見一種，即梭羅古勃(Sologub)所說的「小鬼」，俗稱當云遺傳神君，比別的更是可怕了。易卜生在羣鬼這本劇中，曾借了阿爾文夫人的口說道，「我覺得我們都是鬼。不但父母傳下來的東西在我們身體裏活着，並且各種陳舊的思想信仰這一類的東西也都存留在裏頭。雖然不是真正的活着，但是埋伏在內是一樣。我們永遠不要想脫身。有時候我拿起張報紙來看，我眼裏好像看見有許多鬼在兩行字的夾縫中間爬着。世界上一定到處都有鬼。他們的數目就像沙

### 偉大的捕風

粒一樣的數不清楚。」（引用潘家洵先生譯文）我們參照法國呂滂（Le Bon）的民族發展之心理，覺得這小鬼的存在是萬無可疑，古人有什麼守護天使，三尸神等話頭，如照古已有之學說，這豈不就是一則很有趣味的筆記材料麼？

無緣無故疑心同行的人是活鬼，或相信自己心裏有小鬼，這不但是迷信之尤，簡直是很有發瘋的意思了。然而沒有法子。只要稍能反省的朋友，對於世事略加省察，便會明白，現代中國上下的言行，都一行行地寫在二十四史的鬼賬簿上面。畫符，念咒，這豈不是上古的巫師，蠻荒的「藥師」的勾當？但是他的生命實在是天壤無窮，在無論那一時代，

還不是一樣地在青年老年，公子女公子，諸色人等的口上指上乎？即如我胡亂寫這篇東西，也何嘗不是一種鬼畫符之變相？只此一例足矣！

已有的事後必再有，已行的事後必再行。此人生之所以爲虛空的虛空也歟？傳道者之厭世蓋無足怪。他說，「我又專心察明智慧狂妄和愚昧，乃知這也是捕風，因爲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煩，加增智識就加增鬱傷。」話雖如此，對於虛空的唯一的辦法其實還只有虛空之追跡，而對於狂妄與愚昧之察明乃是這虛無的世間第一有趣味的事，在這裏我不得不和傳道者的意見分歧了。勃蘭特思 (Brandes) 批評弗羅倍爾 (Flan

## 偉大的捕風

「說他的性格是用兩種分子合成，「對於愚蠢的火烈的憎惡，和對於藝術的無限的愛。這個憎惡，與凡有的憎惡一例，對於所憎惡者感到一種不可抗的牽引。各種形式的愚蠢，如愚行迷信自大不寬容都磁力似的吸引他，感發他。他不得不一件件的把他們描寫出來。」我聽說從前張獻忠舉行殿試，試得一位狀元，十分寵愛，不到三天忽然又把他「收拾」了，說是因為實在「太心愛這小子」的緣故，就是平常人看見可愛的小孩和女人，也恨不得一口水吞下肚去，那麼倒過來說，憎惡之極反而喜歡，原是可以，殆正如金聖歎說，留得三四癩瘡，時呼熱湯關門澡之，亦是亦快哉之一也。



察明同類之狂妄和愚昧，與思索個人的老死病苦，一樣是偉大的事業，積極的人可以當一種重大的工作，在消極的也不失爲一種有趣的消遣。虛空儘由他虛空，知道他是虛空，而又偏去追跡，去察明，那麼這是很有意義的，這實在可以當得起說是偉大的捕風。法儒巴思加耳(Pascal)在他的感想錄上曾經說過：

「人只是一根蘆葦，世上最脆弱的東西，但他是一根會思想的蘆葦。這不必要世間武裝起來，才能毀壞他。只須一陣風，一滴水，便足以弄死他了。但即使宇宙害了他，人總比他的加害者還要高貴，因爲他知道他是將要死了，知道宇

現代中國散文選

八

宙的優勝，宇宙卻一點不知道這些。」

十八年五月十三日，於北平。（選自永日集）

## 死之默想

周作人

四世紀時希臘厭世詩人巴拉達思作有一首小詩道，  
(Polla laleis, anthropo-Palladas)

「你太饒舌了，人呵，不久將睡在地下；

住口罷，你生存時且思索那死。」

這是很很有意思的話。關於死的問題，我無事時也會默想過，（但不坐在樹下，大抵是在車上，）可是想不出什麼來，——這或者因為我是個「樂天的詩人」的緣故吧。但其實

死之默想

一

我何嘗一定崇拜死，有如曹慕管君，不過我不很能夠感到死的神秘，所以不覺得有思索十日十夜之必要，于形而上的方面也就不能有所饒舌了。

竊察世人怕死的原因，自有種種不同，「以愚觀之」可以定爲三項，其一是怕死時的苦痛，其二是捨不得人世的快樂，其三是顧慮家族。苦痛比死還可怕，這是實在的事情。十多年前有一個遠房的伯母，十分困苦，在十二月底想投河尋死，（我們鄉的河是經冬不凍的，）但是投了下去，她隨即走了上來，說是因爲水太冷了。有些人要笑她癡也未可知，但這却是真實的人情，倘若有人能夠切實保證，誠如某生

物學家所說，被猛獸咬死痒蘇蘇地很是愉快，我想一定有許多人裹糧入山去投身飼餓虎的了。可惜這一層不能擔保，有些對於別項已無留戀的人因此也就不稍為躊躇了。

顧慮家族，大約是怕死的原因中之較小者，因為這還有救治的方法。將來如有一日，社會制度稍加改良，除施行善種的節制以外，大家不問老幼可以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凡平常衣食住，醫藥教育，均由公給，此上更好的享受再由個人自己的努力去取得，那麼這種顧慮就可以不要，便是夜夢也一定平安得多了。不過我所說的原是空想，實現還不知在幾十百千年之後，而且到底未必實現也說不定。那麼也終是

## 死之默想

遠水不救近火，沒有什麼用處。比較確實的辦法還是設法發財，也可以救濟這個憂慮。爲得安閑的死而求發財，倒是很高雅的俗事；只是發財大不容易，不是我們都能做的事，況且天下之富人有了錢便反死不去，則此亦頗有危險也。

人世的快樂自然是很可貪戀的，但這似乎只在青年男女纔深切的感到，像我們將近「不惑」的人，嘗過了凡人的苦樂，此外別無想做皇帝的野心，也就不覺得還有捨不得的快樂。我現在的快樂只想在閑時喝一杯清茶，看點新書，「雖然近來因爲政府替我們儲蓄，手頭只有買茶的錢，」無論他是講蟲鳥的歌唱，或是記賢哲的思想，古今的刻繪，都足以

使我感到人生的欣幸。然而朋友來談天的時候，也就放下書卷，何況「無私神女」(Atropos)的命令呢？我們看路上許多乞丐，都已沒有生人樂趣，却是苦苦的要活著，可見快樂未必是怕死的重大原因：或者捨不得人世的苦辛也足以叫人留戀這個塵世罷。講到他們，實在已足了無牽掛，大可「來去自由」，實際却不能如此，倘若不是爲了上邊所說的原因，一定是因爲怕河水比徹骨的北風更冷的緣故了。

對於「不死」的問題，又有什麼意見呢，因爲少年時當過五六年的水兵，頭腦中多少受了唯物論的影響，總覺得造不起「不死」這個觀念來，雖然我很喜歡聽荒唐的神話。卽

使照神話故事所講，那種長生不老的生活我也一點兒都不喜歡。住在冷冰冰的金門玉階的屋裏，吃著五香牛肉一類的鱗肝鳳脯，天天游手好閒，不在松樹下著棋，便同金童玉女廝混，也不見得有什麼趣味，況且永遠如此，更是單調而且困倦了。又聽人說，仙家的時間是與凡人不同的，詩云，「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所以爛柯山下的六十年在棋邊只是半個時辰耳，那裏會有日子太長之感呢？但是由我看來，仙人活了二百萬歲也只抵得人間的四十春秋，這樣浪費時間無裨實際的生活，殊不值得費盡了心機去求得他；倘若二百年後劫波到來，就此溘然，將被五十歲的凡夫所笑。較好



一點的還是那西方鳳鳥(Phoenix)的辦法，活上五百年，便爾蛻去，化爲幼鳳，這樣的輪迴倒很好玩的，——可惜他們是只此一家，別人不能仿作。大約我們還只好在這被容許的光中，就這平凡的境地中，尋得些須的安閑悅樂，卽是無上幸福：至於「死後，如何？」的問題，乃是神秘派詩人的領域，我們平凡人對於成仙做鬼都不關心。於此自然就沒有什麼興趣了。

(十三年十二月) (選自雨天的書)

現代中國散文選

## 莫須有先生傳序

周作人

茶飯一年年地喫多了，年紀不能沒有長進，而思想也就有點兒變化，新的變老，老的變朽，這大約是一定的情形。然而又聽說臭腐也會化爲神奇。腐草爲螢，腐木爲復育，雀入大水爲蛤，卻太神奇了，舉個淺近的例，還是蒲桃頻果之變成酒罷。蒲桃頻果死於果子，而活於酒矣。這在喜喫果子的與愛喝酒的看來，恐怕意思不大相同罷，但是結局或者竟是都對。講到蒲桃頻果自身，這些都有點隔膜，他們大概還

莫須有先生傳序

一

只預備與草木同腐，長養子孫，別的都是偶爾得之，不過既得就成爲必然，所以這也可以算是運命的一條線了。

我近幾年來編了幾部小文集，其一曰談龍談虎，其二曰永日，其三則曰看雲集。甚矣，吾衰也。古人說過，「雲從龍，風從虎，」談談似乎有點熱鬧，到了「且以永日，」便簡直沈沒了。詩云：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

我生之初，尚無爲。

我生之後，逢此百罹。

尚寐無吽。」

雖然未必至於君子不樂其生而作此詩，總之是憂憤的頽放，而「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卻又如何呢。有老朋友曰，病在還要看，如能作閉目集便更好。我謝未能。據一朋友說，有人於夜中摸得跳蚤，便拔下一根頭髮，（此髮蓋頗長，這是清朝的故事，）拴住跳蚤的頸頸，大抵八個拴作一串，差不多同樣地距離，有這技藝纔可以寫閉目集的文章，有如洞裏鼓瑟，得心應手，我只有羨慕而已。行百里者半九十。吾之衰使我看雲，尙未能使我更進乎道，以髮縛蚤，日無全蚤，然則吾之衰其猶未甚耶。

我的朋友中間有些人不比我老而文章已近乎道，這似乎

使我上文的話應該有所修正。廢名君即其一。我的永日或可勉强說對了「桃園，」看雲對「棗」和「橋，」但「莫須有先生」那是我沒有。人人多說莫須有先生難懂，有人來問我，我所懂未必多於別人，待去轉問著者，最好的說法都已寫在紙上，問就是不問。然而我實在很喜歡莫須有先生傳。讀莫須有先生，好像小時候在私塾背書，背到蒹葭蒼蒼，忽然停頓了，無論怎麼左右頻搖其身，總是不出來，這時先生的戒方夯地一聲，「白露爲霜！」這一下子書就痛快的背出來了。蒹葭蒼蒼之下未必一定應該白露爲霜，但在此地卻又正是非白露爲霜不可，想不出，待得打出，雖然打，卻知道了

這相連兩句，仿佛有機似地生成的，這乃是老學之一得，異於蒙學之一嚇者也。莫須有先生的文章的好處，似乎可以舊式批語評之曰，情生文，文生情。這好像是一道流水，大約總是向東去朝宗於海，他流過的地方，凡有什麼汊港灣曲，總得灌注潑洄一番，有什麼岩石水草，總要披拂撫弄一下子，纔再往前去，這都不是他的行程的主腦，但除去了這些也就別無行程了。這又好像是風，——說到風我就不能不想起莊子來，在他的書中有一段話講風講得最好，樂得借用一下。其文曰：

「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呿。

莫須有先生傳序

五

而獨不聞之窆窆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汚者，激者，謫者，叱者，吸者，叫者，譟者，突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泠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眾竅爲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者乎？」

莊生此言不但說風，也說盡了好文章。今夫天下之難懂有過於風者乎？而人人不以爲難懂，刮大風羣知其爲大風，刮小風莫不知其爲小風也。何也？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耶。那些似鼻似口似耳等的竅穴本來在那里，平常非以爲他們損壞了樹木，便是窩藏蠹子蜈蚣



，看也沒有人看一眼，等到風一起來，他便愛惜那萬竅，不肯讓他們虛度，於是使他們同時吶喊起來，於是激者諠者叱者等就都起來了，不管蝸子會吹了掉出來，或是蜈蚣喘不過氣來。大家知道這是風聲，不會有人疑問那似鼻者所發的怪聲是爲公爲私，正如水流過去使那藻帶飄蕩幾下不會有人要查究這是什麼意思。能做好文章的人他也愛惜所有的意思，文字，聲音，典故。他不肯草率地使用他們，他隨時隨處加以愛撫，好像是水遇見可飄蕩的水草要使他飄蕩幾下，風遇見能叫號的竅穴要使他叫號幾聲，可是他仍然若無其事地流過去吹過去，繼續他向著海以及空氣稀薄處去的行程。這樣

莫須有先生傳序

，所以是文生情，也因為這樣所以這文生情異於做古文者之做古文，而是從新的散文中間變化出來的一種新格式。

這是我對於莫須有先生傳的意見，也是關於好文章的理想。我覺得也不敢不勉，但是天分所限，往往事倍功半，難免有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之感，恐怕我之能寫出一兩篇近於閉目集的文章還是有點遠哉遙遙罷。

民國二十一年二月六日，於北平苦雨齋。（選自莫須有先生傳）

## 朝華夕拾小引

魯迅

我常想在紛擾中尋出一點閒靜來，然而委實不容易。目前是這麼離奇，心裏是這麼蕪雜。一個人做到只剩了回憶的時候，生涯大概總要算是無聊了罷，但有時竟會運回憶也沒有。中國的做文章有軌範，世事也仍然是螺旋。前幾天我離開中山大學的時候，便想起四個月以前的離開廈門大學；聽到飛機在頭上鳴叫，竟記得了一年前在北京城上日日旋繞的飛機。我那時還做了一篇短文，叫做一覺。現在是連這『一

朝華夕拾小引

一

覺』也沒有了。

廣州的天氣熱得真早，夕陽從西窗射入，逼得人只能勉強穿一件單衣。書桌上的一盆『水橫枝，』是我先前沒有見過的，就是一段樹，只要浸在水中，枝葉便青蔥得可愛。『看看綠葉，編編舊稿，總算也在做一點事。做着這等事，真是雖生之日，猶死之年，很可以驅除炎熱的。』

前天，已將野草編定了，這回便輪到陸續載在莽原上的舊事重提，我還替他改了一個名稱：朝華夕拾。帶露折花，色香自然要好得多，但是我不能夠。便是現在心目中的離奇和蕪雜，我也還不能使他即刻幻化，轉成離奇或蕪雜的文章

或者，他日仰看流雲時，會在我的眼前一閃爍罷。

我有一時，曾經屢次憶起兒時在故鄉所喫的蔬果：菱角，羅漢豆，茭白，香瓜。凡這些，都是極其鮮美可口的；都會是使我思鄉的蠱惑。後來，我在久別之後嘗到了，也不過如此；惟獨在記憶上，還有舊來的意味留存。他們也許要哄騙我一生，使我是時時反顧。

這十篇就是從記憶中抄出來的，與實際容或有些不同，然而我現在只記得是這樣。文體大概很雜亂，因為是或作或輟，經了九個月之多。環境也不一：前兩篇寫于北京寓所的東壁下；中三篇是流離中所作，地方是醫院和木匠房；後五

現代中國散文選

四

篇却在廈門大學的圖書館的樓上，已經是被學者們擠出集團  
之後了。

一九二七年五月一日，魯迅于廣州白雲樓記。（選自朝華夕拾）

## 藤野先生

魯迅

東京也無非是這樣。上野的櫻花爛熳的時節，望去確也像緋紅的輕雲，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羣結隊的「清國留學生」的速成班，頭頂上盤着大辮子，頂得學生制帽的頂上高高聳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辮子，盤得平的，除下帽來，油光可鑑，宛如小姑娘的髮髻一般，還要將頸子扭幾扭，實在標緻極了。

中國留學生會館的門房裏有幾本書買，有時還值得去一

藤野先生

一

轉；倘在上午，裏面的幾間洋房裏倒也還可以坐坐的。但到傍晚，有一間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地響得震天，兼以滿房煙塵斗亂；問問精通時事的人，答道，「那是在學跳舞。」到別的地方去看看，如何呢？

我就往仙台的醫學專門學校去。從東京出發，不久便到一處驛站，寫道：日暮里。不知怎地，我到現在還記得這名目。其次却只記得水戶了，這是明的遺民朱舜水先生客死的地方。仙台是一個市鎮，並不大；冬天冷得利害；還沒有中國的學生。

大概是物以希爲貴罷。北京的白菜運往浙江，便用紅頭



繩繫住菜根，倒掛在水果店頭，尊爲「膠菜」；福建野生着的蘆薈，一到北京就請進溫室，且美其名曰「龍舌蘭。」我到仙台也頗受了這樣的優待，不但學校不收學費，幾個職員還爲我的食宿操心。我先是住在監獄旁邊一個客店裏去，初冬已經頗冷，蚊子却還多，後來用被蓋了全身，用衣服包了頭臉，只留兩個鼻孔出氣。在這呼吸不息的地方，蚊子竟無從插嘴，居然睡安穩了。飯食也不壞。但一位先生却以爲這客店也包辦囚人的飯食，我住在那里不相宜，幾次三番，幾次三番地說。我雖然覺得客店兼辦囚人的飯食和我不相干，然而好意難却，也只得別尋相宜的住處了。于是搬到別一家

，離監獄也很遠，可惜每天總要喝難以下咽的芋梗湯。

從此就看見許多陌生的先生，聽到許多新鮮的講義。解剖學是兩個教授分任的。最初是骨學。其時進來的是一個黑瘦的先生，八字鬚，戴着眼鏡，挾着一疊大大小小的書。一將書放在講臺上，便用了緩慢而很有頓挫的聲調，向學生介紹自己道：——

「我就是叫作藤野嚴九郎的……。」

後面有幾個人笑起來了。他接着便講述解剖學在日本發達的歷史，那些大大小小的書，便是從最初到現今關於這門學問的著作。起初有幾本是線裝的；還有翻刻中國譯本的

。他們的翻譯和研究新的醫學，並不比中國早。

那坐在後面發笑的是上學年不及格的留級學生，在校已經一年，掌故頗為熟悉的了。他們便給新生講演每個教授的歷史。這藤野先生，據說是穿衣服太模糊了，有時竟會忘記帶領結，冬天是一件舊外套，寒顫顫的，有一回上火車去，致使管車的疑心他是扒手，叫車裏的客人大家小心些。

他們的話大概是真的，我就親見他有一次上講堂沒有帶領結。

過了一星期，大約是星期六，他使助手來叫我了。到得研究室，見他坐在人骨和許多單獨的頭骨中間，——他其時

正在研究着頭骨，後來有一篇論文在本校的雜誌上發表出來。

「我的講義，你能抄下來麼？」他問。

「可以抄一點。」

「拿來我看！」

我交出所抄的講義去，他收下了，第二三天便還我，並且說，此後每一星期要送給他看一回。我拿下來打開看時，很喫了一驚，同時也感到一種不安和感激。原來我的講義已經從頭到尾，都用紅筆添改過了，不但增加了許多脫漏的地方，連文法的錯誤，也都一一訂正。這樣一直繼續到教完了。

他所擔任的功課：骨學，血管學，神經學。

可惜我那時太不用功，有時也很任性。還記得有一回藤野先生將我叫到他的研究室裏去，翻出我那講義上的一個圖來，是下臂的血管，指着，向我和靄的說道：——

「你看，你將這條血管移了一點位置了。——自然，這樣一移，的確比較的好看些，然而解剖圖不是美術，實物是那麽樣的，我們沒法改換牠。現我給你改好了，以後你要全照着黑板上那樣的畫。」

但是我還不服氣，口頭答應着，心裏却想道：——

「圖還是我畫的不錯；至于實在的情形，我心裏自然記

得的。」

學年試驗完畢之後，我便到東京玩了一夏天，秋初再回學校，成績早已發表了，同學一百餘人之中，我在中間，不過是沒有落第。這回藤野先生所擔任的功課，是解剖實習和局部解剖學。

解剖實習了大概一星期，他又叫我去，很高興地，仍用了極有抑揚的聲調對我說道：——

「我因為聽說中國人是很敬重鬼的，所以很擔心，怕你不肯解剖屍體。現在總算放心了，沒有這回事。」

但他也偶有使我很為難的時候。他聽說中國的女人是裹

脚的，但不知道詳細，所以要問我怎麼裹法，足骨變成怎樣的畸形，還歎息道，「總要看一看纔知道。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有一天，本級的學生會幹事到我寓裏來了，要借我的講義看。我檢出來交給他們，却只翻檢了一通，並沒有帶走。但他們一走，郵差就送到一封很厚的信，拆開看時，第一句是：——

「你改悔罷！」

這是新約上的句子罷，但經託爾斯泰新近引用過的。其時正值日俄戰爭，託老先生便寫了一封給俄國和日本的皇帝

藤野先生

九

的信，開首便是這一句。日本報紙上很斥責他的不遜，愛國青年也憤然，然而暗地裏却早受了他的影響了。其次的話，大略是說上年解剖學試驗的題目，是藤野先生在講義上做了記號，我豫先知道的，所以能有這樣的成績。末尾是匿名。

我這纔回憶到前幾天的一件事。因為要開同級會，幹事便在黑板上寫廣告，末一句是「請全數到會勿漏為要，」而且「漏」字旁邊加了一個圈。我當時雖然覺到圈得可笑，但是毫不介意，這回纔悟出那字也在譏刺我了，猶言我得了教員漏洩出來的題目。

我便將這事告知了藤野先生；有幾個和我熟識的同學也



很不平，一同去詰責幹事託辭檢查的無禮，並且要求他們將檢查的結果，發表出來。終於這流言消滅了，幹事却又竭力運動，要收回那一封匿名信去。結末是我便將這託爾斯泰式的信退還了他們。

中國是弱國，所以中國人當然是低能兒，分數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無怪他們疑惑。但我接着便有參觀鎗斃中國人的命運了。第二年添教黴菌學，細菌的形狀是全用電影來顯示的，一段落已完而還沒有到下課的時刻，便影幾片時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戰勝俄國的情形。但偏有中國人夾在裏邊：給俄國人做偵探，被日本軍捕獲，要



「我想去學生物學，先生教給我的學問，也還有用的。」其實我並沒有決意要學生物學，因為看得他有些悽然，便說了一個慰安他的謊話。

「爲醫學而教的解剖學之類，怕于生物學也沒有什麼大幫助。」他歎息說。

將走的前幾天，他叫我到他家裏去，交給我一張照相，後面寫着兩個字道：「惜別，」還說希望將我的也送他。但我這時適值沒有照相了；他便叮囑我將來照了寄給他，並且時時通信告訴他此後的狀況。

我離開仙台之後，就多年沒有照過相，又因爲狀況也無

聊，說起來無非使他失望，便連信也怕敢寫了。經過的年月一多，話更無從說起，所以雖然有時想寫信，却又難以下筆，這樣的一直到現在，竟沒有寄過一封信和一張照片。從他那一面看起來，是一去之後，杳無消息了。

但不知怎地，我總還時時記起他，在我所認為我師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給我鼓勵的一個。有時我常常想：他的對於我的熱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誨，小而言之，是為中國，就是希望中國有新的醫學；大而言之，是為學術，就是希望新的醫學傳到中國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裏和心裏是偉大的，雖然他的姓名並不為許多人所知道。

他所改正的講義，我曾經訂成三厚本，收藏着的，將作爲永久的紀念。不幸七年前遷居的時候，中途毀壞了一口書箱，失去半箱書，恰巧這講義也遺失在內了。責成運送局去找尋，寂無回信。只有他的照相至今還掛在我北京寓居的東牆上，書桌對面。每當夜間疲倦，正想偷懶時，仰面在燈光中瞥見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說出抑揚頓挫的話來，便使我忽又良心發現，而且增加勇氣了，於是點上一枝煙，再繼續寫些爲「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惡痛疾的文字。

（選自朝華夕拾）

現代中國散文選

## 鴨的喜劇

魯迅

俄國的盲詩人愛羅先珂君帶了他那六絃琴到北京之後不  
多久，便向我訴苦說：

『寂寞呀，寂寞呀，在沙漠上似的寂寞呀！』

這應該是真實的，但在我卻未曾感得；我住得久了，『  
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只以為很是嚷嚷罷了。然而  
我之所謂嚷嚷，或者也就是他之所謂寂寞罷。

我倒是覺得在北京彷彿沒有春和秋。老于北京人說，地

鴨的喜劇

一

氣北轉了。這里在先是沒有這麼和暖。只是我總以為沒有春和秋；冬末和夏初銜接起來，夏纔去，冬又開始了。

一日就是這冬末夏初的時候，而且是夜間，我偶而得了閒暇，去訪問愛羅先珂君。他一向寓在仲密君的家裏；這時一家的人都睡了覺了，天下很安靜。他獨自靠在自己的臥榻上，很高的眉稜在金黄色的長髮之間微蹙了，是在想他舊游之地的緬甸，緬甸的夏夜。

『這樣的夜間，』他說，『在緬甸是遍地音樂。房裏，草間，樹上，都有昆蟲吟叫，各種聲音，成爲合奏，很神奇。其間時時夾着蛇鳴：「嘶嘶！」可是也與蟲聲相和協……』



』他沈思了，似乎想要追想起那時的情景來。

我開不得口這樣奇妙的音樂。我在北京確乎未曾聽到過，所以即使如何愛國，也辯護不得，因為他雖然目無所見，耳朵是沒有聾的。

『北京卻連蛙鳴也沒有……』他又歎息了說。

『蛙鳴是有的！』這歎息，卻使我勇猛起來了，於是抗議說，『到夏天，大雨之後，你便能聽到許多蝦蟆叫。那是都在溝裏面的，因為北京到處都有溝。』

『哦……』

過了幾天，我的話居然證實了，因為愛羅先珂君已經買到了十幾個蝌蚪子。他買來便放在他窗外的院子中央的小池裏。那池的長有三尺，寬有二尺，是仲密所掘，以種荷花的荷池。從這荷池裏。雖然從來沒有見過養出半朵荷花來，然而養蝦蟆却實在是一個極合式的處所。

蝌蚪成羣結隊的在水裏面游泳；愛羅先珂君也常常踱來訪他們。有時候。孩子告他說，『愛羅先珂先生，他們生了脚了。』他便高興的微笑道，『哦！』

然而養成池沼的音樂家却只是愛羅先珂君的一件事。他是向來主張自食其力的，常說女人可以畜牧，男人就應該種

田。所以遇到很熟的友人，他便要勸誘他就在院子裏種白菜；也屢次對仲密夫人勸告，勸伊養蜂，養雞，養豬，養牛。養駱駝。後來仲密家裏果然有了許多小雞，滿院飛跑，啄完了鋪地錦的嫩葉，大約也許就是這勸告的結果了。

從此賣小雞鄉下人也時常來，來一回便買幾隻，因為小雞是容易積食，發痧，很難得長壽的；而且有一匹還成了愛羅先珂君在北京所作唯一的小說小雞的悲劇裏的主人公。有一天的上午，那鄉下人竟意外的帶了小鴨來了，咻咻的叫着；但是仲密夫人說不要。愛羅先珂君也跑出來，他們就放一個在他兩手裏，而小鴨便在他兩手裏咻咻的叫。他以為這也

很可愛，於是又不能不買了，一共買了四個，每個八十文。

小鴨也誠然是可愛，遍身松花黃，放在地上，便滿跚的走，互相招呼，總是在一處。大家都說好，明天去買泥鰍來喂他們罷。愛羅先珂君說，『這錢也可以歸我出的。』

他於是教書去了；大家也走散。不一會，仲密夫人拿冷飯來喂他們時，在遠處已聽得潑水的聲音，跑到一看，原來那四個小鴨都在荷池裏洗澡了。而且還翻筋斗，喫東西呢。等到攔他們上了岸，全池已經是渾水，過了半天，澄清了，只見泥裏露出幾條細藕來；而且再也尋不出一個已經生了腳的蝌蚪了。

『伊和希珂先，沒有了，蝦蟆的兒子。』傍晚時候，孩子們一見他回來，最小的一個便趕緊說。『唔，蝦蟆？』仲密夫人也出來了，報告了小鴨喫完蝌蚪的故事。

『唉唉！……』他說。

待到小鴨褪了黃毛，愛羅先珂君却忽而渴念着他的『俄羅斯母親』了，便恩恩的向赤塔去。

待到四處蛙鳴的時候，小鴨也已經長成，兩個白的，兩個花的，而且不復咻咻的前，都是『鴨鴨』的叫了。荷花池也早已容不下他們盤桓了，幸而仲密的住家的地勢是很低的

，夏雨一降，院子裏滿積了水，他們便欣欣然，游水，鑽水，拍翅子，『鴨鴨』的叫。

現在又從夏末交了冬初。而愛羅先珂君還是絕無消息，不知道究竟在那里了。

只有四個鴨，却還在沙漠上『鴨鴨』的叫。

（一九二二年十月）（選自吶喊）

## 秋·夜

魯迅

在我的後園，可以看見牆外有兩株樹，一株是棗樹，還有一株也是棗樹。

這上面的夜的天空，奇怪而高，我生平沒有見過這樣的奇怪而高的天空。他彷彿要離開人間而去，使人們仰面不再看見。然而現在卻非常之藍閃閃地映着幾十個星星的眼，冷眼。他的口角上現出微笑，似乎自以為大有深意，而將繁霜灑在我的園裏的野花草上。

秋

夜

一

我不知道那些花草真叫什麼名字，人們叫他什麼名字。我記得有一種開過極細小的紛紅花，現在還開着，但是更極細小了，她在冷的夜氣中，瑟縮地做夢，夢見春的到來，夢見秋的到來，夢見瘦的詩人將眼淚擦在她最末的花瓣上，告訴她秋雖然來，冬雖然來，而此後接着還是春，胡蝶亂飛，蜜蜂都唱起春詞來了。她於是一笑，雖然顏色凍得紅慘慘地，仍然瑟縮着。

棗樹，他們簡直落盡了葉子。先前，還有一兩個孩子來打他們別人打剩的棗子，現在是一個也不剩了，連葉子也落盡了。他知道小紛紅花的夢，秋後要有春；他也知道落葉的



夢，春後還是秋。他簡直落盡葉子，單剩幹子，然而脫了當初滿樹是果實和葉子時候的弧形，欠伸得很舒服。但是，有幾枝還低亞着，護定他從打棗的竿梢所得的皮傷，而最直最長的幾枝，卻已默默地鐵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使天空閃閃地鬼睜眼；直刺着天空中圓滿的月亮，使月亮窘得發白。

鬼睜眼的天空越加非常之藍，不安了，彷彿想離去人間，避開棗樹，只將月亮剩下。然而月亮也暗暗地躲到東邊去了。而一無所有的幹子，卻仍然默默地鐵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一意要制他的死命，不管他各式各樣地眯着許多

秋

夜

三

盪惑的眼睛。

蛙的一聲，夜游的惡鳥飛過了。

我忽而聽到夜半的笑聲，吃吃地，似乎不願意驚動睡着的人，然而四圍的空氣都應和着笑。夜半，沒有別的人，我即刻聽出這聲音就在我嘴裏，我也即刻被這笑聲所驅逐，回進自己的房。燈火的帶子也即刻被我旋高了。

後窗的玻璃上丁丁地響，還有許多小飛蟲亂撞。不多久，幾個進來了，許是從窗紙的破孔進來的。他們一進來，又在玻璃的燈罩上撞得丁丁地響。一個上面撞進去了，他于是遇到火，而且我以為這火是真的。兩三個卻休息在燈的紙罩

上喘氣。那罩是昨晚新換的罩，雪白的紙，摺出波浪的疊痕，一角還畫出一枝猩紅色的梔子。

猩紅的梔子開花時，棗樹又要做小紛紅花的夢，青葱地彎成弧形了……。我又聽到夜半的笑聲；我趕緊砍斷我的心緒，看那老在白紙上的小青蟲，頭大尾小，向日葵子似的，只有半粒小麥那麼大。遍身的顏色蒼翠得可愛，可憐。

我打一個呵欠，點起一支紙烟，噴出烟來，對着燈默默地敬奠這些蒼翠精緻的英雄們。

一九二四年九月十五日。（選自野草）

秋

夜

五

現代中國散文選

## 無常

魯迅

迎神賽會這一天出巡的神，如果是掌握生殺之權的，——不，這生殺之權四個字不大妥，凡是神，在中國彷彿都有些隨意殺人的權柄似的，倒不如說是職掌人民的生死大事的罷，就如城隍和東嶽大帝之類。那麼，他的鹵簿中間就另有一羣特別的角色：鬼卒，鬼王，還有活無常。

這些鬼物們，大概都是由粗人和鄉下人扮演的。鬼卒和鬼王是紅紅綠綠的衣裳，赤着脚；藍臉，上面又畫些魚鱗，

無

常

一

也許是龍鱗或別的什麼鱗罷，我不大清楚。鬼卒拿着鋼叉，叉環振得琅琅地響，鬼王拿的是一塊小小的虎頭牌。據傳說，鬼王是只用一隻腳走路的；但他究竟是鄉下人，雖然臉上已經畫上些魚鱗或者別的什麼鱗，却仍然只得用了兩隻腳走路。所以看客對於他們不很敬畏，也不大留心，除了念佛老嫗和她的孫子們爲面面圓到起見，也照例給他們一個「不勝屏營待命之至」的儀節。

至于我們——我相信：我和許多人——所最願意看的，却在活無常。他不但活潑而談諧，單是那渾身雪白這一點，在紅紅綠綠中就有「鶴立雞羣」之概。只要望見一頂白紙的

高帽子和他手裏的破芭蕉扇的影子，大家就都有些緊張，而且高興起來了。

人民之于鬼物，惟獨與他最爲稔熟，也最爲親密，平時也常常可以遇見他。譬如城隍廟或東嶽廟中，大殿後面就有一間暗室，叫作「陰司間」，在纔可辨色的昏暗中，塑着各種鬼：吊死鬼，跌死鬼，虎傷鬼，科場鬼，……而一進門口所看見的長而白的東西就是他。我雖然也曾瞻仰過一回這「陰司間」，但那時膽子小，沒有看明白。聽說他一手還拿着鐵索，因爲他是勾攝生魂的使者。相傳樊江東嶽廟的「陰司間」的構造，本來是極其特別的：門口是一塊活板，人

無

常

三

一進門，踏着活板的這一端，塑在那一端的他便撲過來，鐵索正套在你頸子上。後來嚇死了一個人，釘實了，所以在我幼小的時候，這就已不能動。

倘使要看個分明，那麼，玉歷鈔傳上就畫着他的像，不過玉歷鈔傳也有繁簡不同的本子的，倘是繁本，就一定有。身上穿的是斬衰凶服，腰間束的是草繩，腳穿草鞋，項掛紙錠；手上是破芭蕉扇，鐵索，算盤，肩膀是聳起來，頭髮却披下來；眉眼的外梢都向下，像一個「八字。」頭上一頂長方帽，下大頂小，按比例一算，該有二尺來高罷；在正面，就是遺老遺少們所戴瓜皮小帽的綴一粒珠子或一塊寶石的地



方，直寫着四個字道：「一見有喜。」有一種本子上，却寫的是「你也來了。」這四個字，是有時也見于包公殿的匾額上的。至于他的帽上是何人所寫，他自己還是閻羅王，我可沒有研究出。

玉歷鈔傳上還有一種和活無常相對的鬼物，裝束也相仿，叫作「死有分。」這在迎神時候也有的，但名稱却訛作死無常了，黑臉黑衣，誰也不愛看。在「陰司間」裏也有的，胸口靠着牆壁，陰森森地站着；那纔真真是「碰壁。」凡有進去燒香的人們，必須摩一摩他的脊梁，據說可以擺脫了晦氣；我小時也會摩過這脊梁來，然而晦氣似乎終于沒有脫，

無

常

五

——也許那時不摩，現在的晦氣還要重罷，這一節也還是沒有研究出。

我也沒有研究過小乘佛教的經典，但據耳食之談，則在印度的佛經裏，焰摩天是有的，牛首阿旁也有的，都在地獄裏做主任。至於勾攝生魂的使者的這無常先生，却似乎於古無徵，耳所習聞的只有什麼「人生無常」之類的話。大概這意思傳到中國之後，人們便將他具象化了。這實在是我們中國人的創作。

然而人們一見他，爲什麼就都有些緊張，而且高興起來呢？

凡有一處地方，如果出了文士學者或名流，他將筆頭一扭，就很容易變成「模範縣。」我的故鄉，在漢末雖曾經虞仲翔先生揄揚過，但是那究竟太早了，後來到底免不了產生所謂「紹興師爺，」不過也並非男女老小全是「紹興師爺，」别的「下等人」也不少。這些「下等人，」要他們發什麼「我們現在走的是一條狹窄險阻的小路，左面是一個廣漠無際的泥潭，右面也是一片廣漠無際的浮砂，前面是遙遙茫茫蔭在薄霧的裏面的目的地」那樣熱昏似的妙語，是辦不到的，可是在無意中，看得往這「蔭在薄霧的裏面的目的地」的道路很明白：求婚，結婚，養孩子，死亡。但這自然是專就

無

常

七

我的故鄉而言，若是「模範縣」裏的人民，那當然又作別論。他們——做同鄉「下等人——」的許多，活着，苦着，被流言，被反噬，因了積久的經驗，知道陽間維持「公理」的只有一個會，而且這會的本身就是「遙遙茫茫，」於是乎勢不得不發生對於陰間的神往。人是太抵自以為啣些冤抑的；活的「正人君子」們只能騙鳥，若問愚民，他就可以不假意思索地回答你：公正的裁判是在陰間！

想到生的樂趣，生固然可以留戀；但想到生的苦趣，無常也不一定惡客。無論貴賤，無論貧富，其時都是「一雙空手見閻王，」有冤的得伸，有罪的就得罰。然而雖說是「

下等人，」也何嘗沒有反省？自己做了一世人，又怎麼樣呢？未曾「跳到半天空」麼？沒有「放冷箭」麼？無常的手裏就拿着大算盤，你擺盡臭架子也無益。對付別人要滴水不羸的公理，對自己總還不如雖在陰司裏也能夠尋到一點私情。

然而那又究竟是陰間，閻羅天子，牛首阿旁，還有中國人自己想出來的馬面，都是並不兼差，真正主持公理的角色，雖然他們並沒有在報上發表過什麼大文章。當還未做鬼之前，有時先不欺心的人們，遙想着將來，就又不es能在整塊的公理中，來尋一點情面的末屑，這時候，我們的活無常先生便見得可親愛了，利中取大，害中取小，我們的古哲墨翟先

無

常

九

生謂之「小取」云。

在廟裏泥塑，在書上墨印的模樣上，是看不出他那可愛來的。最好是去看戲。但看普通的戲也不行，必須看「大戲」或者「目連戲」。「目連戲」的熱鬧，張岱在陶菴夢憶上也曾誇張過，說是要連演兩三天。在我幼小時候可已經不然了，也如「大戲」一樣，始于黃昏，到次日的天明便完結。這都是敬神禳災的演劇，全本裏一定有一個惡人，次日的將近天明便是這惡人的收場的時候，「惡貫滿盈，」閻王出票來勾攝了，于是乎這活的活無常便在戲臺上出現。

我還記得自己坐在這一種戲臺下的船上的情形，看客的

心情和普通是兩樣的。平常愈夜深愈懶散，這時却愈起勁。他所戴的紙糊的高帽子，本來是掛在臺角上的，這時預先拿進去了；一種特別樂器，也準備使勁地吹。這樂器好象喇叭，細而長，可有七八尺，大約是鬼物所愛聽的罷，和鬼無關的時候就不用；吹起來，Nhatu, nhatu, nhaturutuu 地響，所以我們叫牠「日連瞎頭。」

在許多人期待着惡人的沒落的凝望中，他出來了，服飾比畫上還簡單，不拿鐵索，也不帶算盤，就是雪白的一條莽漢，粉面朱唇，眉黑如漆，蹙着，不知道是在笑還是在哭。但他一出臺就須打一百零八個嚏，同時也放一百零八個屁，

無

常

一一

這纔自述他的履歷。可惜我記不清楚了。其中有一段大概是這樣：——

「……………」

大王出了牌票，叫我去拿隔壁的癩子。

問了起來呢，原來是我堂房的阿姪。

生的是什麼病？傷寒，還帶痢疾。

看的是什麼郎中？下方橋的陳念義兒子。

開的是怎樣的藥方？附子，肉桂，外加牛膝。

第一煎喫下去，冷汗發出；

第二煎喫下去，兩腳筆直。



我道 *na* 阿嫂哭得悲傷，暫放他還陽半刻。

大王道我是得錢買放，就將我細打四十！」

這敘述這的「子」字都讀作入聲。陳念義是越中的名醫，俞仲華曾將他寫入蕩寇志裏，擬爲神仙；可是一到他的令郎，似乎便不大高明了。*er*者「的」也：「兒」讀若「倪」，倒是古音罷；*na*者，「我的」或「我們的」之意也。

他口裏的閻羅天子彷彿也不大高明，竟會誤解他的人格，——不，鬼格。但連「還陽半刻」都知道，究竟還不失其「聰明正直之謂神。」不過這懲罰，却給了我們的活無常以不可磨滅的冤苦的印象，一提起，就使他更加蹙緊雙眉，捏

無

常

一三

定芭蕉扇，臉向着地，鴨子浮水似的跳舞起來。

Nhату, nhату, nhату-nhату-nhатututu! 目連嘻頭也冤苦不堪似的吹着。他因此決定了：——

「難是弗放者箇！」

那怕你，銅牆鐵壁！

那怕你，皇親國戚！

……………

「難」者，「今」也；「者箇」者「的了」之意，詞之決也。「雖有歧心，不怨飄瓦，」他現在毫不留情了，然而這是受了閻羅老子的督責之故，不得已也。一切鬼眾中，就

是他有點人情；我們不變鬼則已，如果要變鬼，自然就只有他可以比較的相親近。

我至今還確鑿記得，在故鄉時候，和「下等人」一同，常常這樣高興地正視過這鬼而人，理而情，可怖而可愛的無常；而且欣賞他臉上的哭或笑，口頭的硬語與諧談……。

迎神時候的無常，可和演劇上的又有些不同了。他只有動作，沒有言語，跟定了一個捧着一盤菜飯的小丑似的脚色走，他要去喫；他却不給他。另外還加添了兩名脚色，就是「正人君子」之所謂「老婆兒女。」凡「下等人，」都有一種通病：常喜歡以己之所欲，施之于人。雖是對於鬼，也不

無

常

一五

(117)

肯給他孤寂，凡有鬼神，大概總要給他們一對一對地配起來。無常也不在例外。所以，一個是漂亮的女人，只是很有些村婦樣，大家都稱她無常嫂；這樣看來，無常是和我們平輩的，無怪他不擺教授先生的架子。一個是小孩子，小高帽，小白衣；雖然小，兩肩却已經聳起了，眉目的外梢也向下。這分明是無常少爺了，大家卻叫他阿領，對於他似乎都不很表敬意；猜起來，彷彿是無常嫂的前夫之子似的。但不知何以相貌又和無常有這麼像？吁！鬼神之事，難言之矣，只得姑且置之弗論。至于無常何以沒有親兒女，到今年可很容易解釋了；鬼神能前知，他怕兒女一多，愛說閒話的就要旁敲

側擊地鍛成他拿盧布，所以不但研究，還早已實行了「節育」了。

這捧着飯菜的一幕，就是「送無常。」因為他是勾魂使者，所以民間凡有一個人死掉之後，就得用酒飯恭送他。至于不給他喫，那是賽會時候的開玩笑，實際上並不然。但是，和無常開玩笑，是大家都有此意的，因為他爽直，愛發議論，有人情，——要尋真實的朋友，倒還是他妥當。

有人說，他是生人走陰，就是原是人，夢中却入冥去當差的，所以很有些人情。我還記得住在離我家不遠的屋子裏的一個男人，便自稱是「走無常，」門外常常燃着香燭。

無

常

一七

但我看他臉上的鬼氣反而多。莫非入冥做了鬼，倒會增加人氣的麼？吁！鬼神之事，難言之矣，這也只得姑且置之弗論了。

（六月二十三日。）

## 合羣的愛國的自大

魯迅

中國人向來有點自大。——祇可惜沒有「個人的自大」，都是「合羣的愛國的自大。」這便是文化競爭失敗之後，不能再見振拔改進的原因。

「個人的自大，」就是獨異，是對庸眾宣戰。除精神病學上的誇大狂外，這種自大的人，大抵有幾分天才，——照 Nordau 等說，也可說就是幾分狂氣。他們必定自己覺得思想見識高出庸眾之上，又為庸眾所不懂，所以憤世疾俗，漸漸

合羣的愛國的自大

一

變成厭世家，或「國民之敵。」但一切新思想，多從他們出來，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從他們發端。所以多有這「個人的自大」的國民，真是多福氣！多幸運！

「合羣的自大，」「愛國的自大，」是黨同伐異，是對少數的天才宣戰；——至於對別國文明宣戰，卻尙在其次。他們自己毫無特別才能，可以誇示於人，所以把這國拿來做個影子；他們把國裏的習慣制度抬得很高，贊美的了不得；他們的國粹，既然這樣有榮光，他們自然也有榮光了！倘若遇見攻擊，他們也不必自去應戰，因為這種蹲在影子裏張目搖舌的人，數目極多，祇須用 *mob* 的長技，一陣亂譟，便可制



勝。勝了，我是一羣中的人，自然也勝了；若敗了時，一羣中有許多人，未必是我受虧：大凡聚眾滋事時，多具這種心理，也就是他們的心理。他們舉動，看似猛烈，其實却很卑怯。至於所生結果，則復古，尊王，扶清滅洋等等，已領教得多了。所以多有這「合羣的愛國的自大」的國民，真是可哀，真是不幸！

不幸中國偏祇多這一種自大：古人所作所說的事，沒一件不好，遵行還怕不及。怎敢說到改革？這種愛國的自大家的意見，雖各派略有不同，根柢總是一致，計算起來，可分作下列五種：——

### 合羣的愛國的自大

甲云：「中國地大物博，開化最早；道德天下第一。」  
這是完全自負。

乙云：「外國物質文明雖高，中國精神文明更好。」

丙云：「外國的東西，中國都已有過；某種科學，即某子所說的云云，」這兩種都是「古今中外」派的支流；依據張之洞的格言，以「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人物。

丁云，「外國也有叫化子，——（或云）也有草舍，——娼妓，——臭蟲。」這是消極的反抗。

戊云：「中國便是野蠻的好，」又云，「你說中國思想昏亂，那正是我民族所造成的事業的結晶。從祖先昏亂起，

直要昏亂到子孫；從過去昏亂起，直要昏亂到未來。……  
（我們是四萬萬人，）你能把我們滅絕麼？」這比「丁」更  
進一層，不去拖人下水，反以自己的醜惡驕人；至於口氣的  
強硬，卻很有水滸傳中牛二的態度。

五種之中，甲乙丙丁的話，雖然已很荒謬，但同戊比較，  
尚覺情有可原，因為他們還有一點好勝心存在。譬如衰敗  
人家的子弟，看見別家興旺，多說大話，擺出大家架子；或  
尋求人家一點破綻，聊給自己解嘲。這雖然極是可笑，但比  
那一種掉了鼻子，還說是祖傳老病，誇示於眾的人，總要算  
略高一步了。

戊派的愛國論最晚出，我聽了也最寒心；這不但因其居心可怕，實因他所說的更爲實在的緣故。昏亂的祖先，養出昏亂的子孫，正是遺傳的定理。民族根性造成之後，無論好壞，改變都不容易的。法國 G. le Bon 著民族進化的心理中，說及此事道，（原文已忘今但舉其大意）——「我們一舉一動，雖似自主，其實多受死鬼的牽制。將我們一代的人，和先前幾百代的鬼比較起來，數目上就萬不能敵了。」我們幾百代的祖先裏面，昏亂的人，定然不少：有講道學的儒生，也有講陰陽五行的道士，有靜坐煉丹的仙人，也有打臉打把子的戲子。所以我們現在雖想好好做「人，」難保血管裏

的昏亂分子不來作怪，我們也不由自主，一變而為研究丹田臉譜的人物：這真是大可寒心的事。但我總希望這昏亂思想遺傳的禍害，不至於有梅毒那樣猛烈，竟至百無一免。即使同梅毒一樣，現在發明了六百零六，肉體上的病，既可醫治；我希望也有一種七百零七的藥，可以醫治思想上的病。這藥原來也已發明，就是「科學」一味。祇希望那班精神上掉了鼻子的朋友，不要又打着「祖傳老病」的旗號來反對喫藥，中國的昏亂病，便也總有全愈的一天。祖先的勢力雖大，但如從現代起，立意改變：掃除了昏亂的心思，和助成昏亂的物事（儒道兩派的文書，）再用了對症的藥，即使不能立

刻奏效，也可把那病毒略略羸淡。如此幾代之後待我們成了祖先的時候，就可以分得昏亂祖先的若干勢力，那時便轉有機 Le Bon 所說的事，也不足怕了。

以上是我對於「不長進的民族」的療救方法；至於「滅絕」一條，那是全不成話，可不必說。「滅絕」這兩個可怕的字，豈是我們人類應說的？只有張獻忠這等人會有如此主張，至今爲人類唾罵；而且於實際上發生出什麼效驗呢？但我有一句話，要勸戊派諸公。「滅絕」這句話，只能嚇人，却不能嚇倒自然。他是毫無情面：他看見有自向滅絕這條路走的民族便請他們滅絕，毫不客氣。我們自己想活，也希望

別人都活，不忍說他人的滅絕，又怕他們自己走到滅絕的路上。把我們帶累了也滅絕。所以在此着急。倘使不改現狀，反能興旺，能得真實自由的幸福生活，那就是做野蠻也很好。——但可有人敢答應說「是」麼？

（隨感錄之三十八，選自熱風）

現代中國散文選



## 西湖的六月十八夜

俞平伯

我寫我的『中夏夜夢』罷。有些踪跡是事後追尋，恍如夢寐，這是習見不鮮的，有些，簡直當前就是不多不少的一個夢。那更不用提什麼憶了。這兒所寫的，正是佳例之一。

在杭州住的，都該記着陰歷六月十八日這個節日罷。牠比什麼寒食，上巳，重九……都強，在西湖上可以看見。

杭州人士向來那麼寒乞相的，不要見氣，我不算例外。○惟有當六月十八的晚上，他們的發狂很像有點徹底的，

西湖的六月十八夜

一

(這是魯迅君讚美蚊子的說法。) 這真是佛力庇護——雖然那時班禪還沒有去。

說杭州是佛地，如其有佛的話，我不否認牠配有這種號。即此地所說的六月十八，其實也是個佛節日。觀世音菩薩的生日聽說在六月十九，這句話從來遠矣，是千真萬確的了；而十八正是他的前夜。

三天竺和靈隱本來是江南的聖地，何況又恭逢這位『大慈大悲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的芳誕，——又用美麗的字樣了，死罪死罪！自然在進香者的心中，香燒得早，便越恭敬，得福越多。這所謂『燒頭香。』他們默認以下的方式：得

福的多少以燒香早晚爲正比例。得福不嫌多，故燒香不怕早。一來二去，越提越早，反而晚了。（您說這多麼費解。）於是便宜了六月十八的一夜。

僅此還不足證明六月十八之所以形成爲節日，我們更得記住兩點：（一）中國人是富情性的，（二）杭州拆城是最近的事，而且並不會澈底拆掉。把這兩點連絡起來，我們便得到圓滿的解釋。

不知是誰的詩我忘懷了，只記得一句，我吟哦着以想像從前西子湖的光景。這是『三面雲山一面城。』現在打漿於湖上的，卻永無緣拜識了。雲山是依然，但瀕湖一牆的影子

### 西湖的六月十八夜

那裏去了？我們凝視東方，在白日只是成列的市廛，在黃昏只是星星的燈火，雖然不見得醜劣；但沒出息我總會時常去默想有這麼一帶森嚴，曲折，頹敗的雉堞，倒印於湖水的紋奩裏。

從前既有城，即不能沒有城門。濱湖之門自南至北凡三：曰清波，曰湧金，曰錢塘，到了夜深，都要下鎖的。燒香客人們既要趕得早，且要越早越好，則不得不設法飛跨這三座門。他們的妙法不是爬城，不是學鷄叫。（這多麼下作而且險！）只是隔夜趕出城。那時城外荒荒涼涼的，沒有湖濱聚英，更別提西湖飯店新新旅館之流了，於是只好作不夜之

游，強顏與湖山結伴了。好在天氣既大熱，又是好月亮，不會得受罪的。至於放放湖燈那種把戲，都因為住慣城中的不甘清寂，才想出來的花頭，那裏真有什麼雅趣！杭州人有了西湖，乃老躲在城裏，必要被官府（關城門）佛菩薩（做生日）兩重壓迫了方始出來晃蕩這一夜；這真是寒乞相之至了。拆了城依舊如此，我看還是惰性難除罷，不見得是澈底發洩狂氣呢。

真厭了！游湖也要估定價值，算怎樣一回事！趕快收梢。我在杭州一住五年，卻過了一個六月十八夜；暑中往往他去：不是在美國，就是在北京。記得有一年上，正當六月十

西湖的六月十八夜

五

入的早晨，我動身北去的，瑩環他們卻在那晚上討了一隻疲憊的划子，在湖中飄泛了半晌。據說那晚的船很破爛，游得也不暢快；但她既告我以游踪，畢竟添我一番的悵愕。

去年住在俞樓，真是躬逢其盛。是時和祈君一家還同住着。H君平日興致是極好的，他的兒女們更渴望着這佳節。年年住居城中，與湖山究不免隔膜；現在卻移家湖上了。上一年先忙着到岳墳去定船。在平時泛月一度，約費杖頭資四五角，現在非三元不辦了。到十八下午，我們商量去到城市買些零食，備嬉游時的咬嚼。我倆和一個叫YY的，還有一位叫L的兩小姐，背着夕陽，打槳悠悠然去。

歸途車上白沙隄，則流水般的車兒馬兒或先或後和我們同走。其時已黃昏了。呀！湖樓的附近竟成一小小的市集。樓外樓高懸着眩目的石油燈，酒人已如蟻聚。小樓上下及樓前路畔，埴溢着喧嘩和繁熱。夾道樹下的小攤兒們，啾啾唧唧在那裏做買賣。如是直接于公園，行人往來，曾無間歇。偏西一望，從岳墳的燈火。瞥見人氣的浮涌，與此地一般無二。這和平素蕭蕭的綠楊，寂寂的明湖，大相逕庭了。我不自覺的動了孩子的興奮。

飯很不得味的，匆匆吃了，馬上就想坐船。——但是不巧，來了一羣女客，須得儘先讓她們耍子兒；我們惟有落後

西湖的六月十八夜

七

了，H君是好靜的，主張在西冷橋畔露坐憩息着，到月上了再去蕩槳。我們只得答應着；而且我們也沒有船。大家感着輕微的失意。

西冷橋畔依然冷冷清清的。我們坐了一會兒，聽遠處的簫鼓聲，人的語笑都迷蒙疏濶得很，頓遭逢一種淒寂，迥異我們先前所期待的了。偶然有兩三盞浮漾在湖面的荷燈飄近我們，弟弟妹妹們便說燈來了。我瞅着那伶俜搖擺的神氣，也實在可憐的很呢。後來有日本仁丹的廣告船，一隊一隊，帶着成列的紅燈籠，沈填的空大鼓，火龍般的在裏湖外湖間穿嬉着，似乎抖散了一堆寂寞。但不久映入水心的紅意越宕



越遠越淡，我們以沒有船趕她們不上，更添許多無聊。淡黃月已在東方湧起，天和水都微明了，我們的船尚在渺茫中。

(139)

月兒漸高了，大家終於坐不住，一個一個的溜回俞樓去。H君因此不高興，也走回家。那邊倒還是熱鬧的。看見許多燈許多人影子，竟有歸來之感；我一身盡是俗骨罷？嚼着方才親自買來的火腿，鹹得很，乏味，乏味！幸而客人們不久散盡了，船兒重繫於柳下，時候不早，我們還得下湖去。我鼓舞起孩子的興致來：『我們去，我們快去罷！』

紅明的蓮花飄流于銀碧的夜波上，我們的划子隨着牠們去。其實那時的荷燈已零零落落，無復方才的盛。放的燈真

不少，無奈搶燈的更多。他們把燈都從波心裏攪起來，擺在船上明晃晃地，方始躊躇滿志而去。到燭燼燈昏時，依然是條怪蹩脚的划子，而湖面上卻非常寥落，這真是殺風景。我們也搶了一兩盞的荷燈，但容易索然意盡。『搖罷，上三潭印月。』

兩湖的畫訪不如秦淮河的美麗；只今宵一律妝點以溫明的燈飾，嘹亮的聲歌，在羣山互擁，孤月中天，上下瑩澈，四顧空靈的湖上，這樣的穿梭走動，也覺得別具豐致，決不弱于她們的姊妹們。用老實的比況，西湖的夏是『林下之風』，秦淮河的是『閨房之秀』。何況秦淮是夜夜如斯的；在

西湖只是一年一度的美景良辰，風雨來時還不免虛度了。

公園碼頭上大船小船挨擠着。岸上石油燈的蒼白芒角，把其他的燈姿和月色都逼得很黯淡了，我們不如別處去。我們甫下船時，遠遠聽得這邊有一船上人正緩歌南呂嬾畫眉，而等到我們船攏近來，早已歌闌人靜了。這也很覺悵然，我們不如別處去。船漸漸的向三潭印月划去了。

中霄月華的皎潔，照例是難於言說的。湖心悄且冷，四岸浮動着的歌聲人語，燈火的微芒。合攏來卻暈成一個熱熱的光圈圍裹着牠，我們的心因此也不落于全寂，如平時夜泛的光景；只是伴着少一半的興奮，多一半的悵惘，軟軟的跳

## 西湖的六月十八夜

動着，燈影的歷亂，波痕的皺皺，雲氣的奔馳，船身的動盪……一切都和心象相溶合，柔滑是入夢的惟一象徵，故在當時會有 Yqical 的夢緣。

及至到了三潭印月，燈歌又爛漫起來，人反而倦了。停泊了一歇，繞這小洲而游，漸入荒寒境界。上面欹側的樹根，旁邊披離的宿草，三個圓尖石潭，一支禿筆樣的雷峯塔，尙同立於明月中，湖南沒有什麼燈。愈顯出波寒月白；我們的眼漸漸錫澀得抬不起來了，終於搖了回去。另一划船上奏着最流行的三六，柔曼的和音依依地送我們的歸船。記得從前H君有一斷句是『遙燈出樹明如柿，』我對了一句是『倦

漿投波密過楊：』雖不是今宵的眼前事，移用卻是正好。我們的船，望燈火的叢中歸去。

夢中行走般的上了岸，H君夫婦回湖樓去，我們還戀戀於白沙隄上儘徘徊着。樓外樓仍然上下通明，酒人尙未散盡。路上行人三三五五，駱驛不絕。我們回頭再往公園方面走，覺着泊着的燈船少了一些，但也還有五六條。其中有一船掛着招帘，燈亦特別亮，是賣涼飲及吃食的，我們上去喝了些汽水。中艙端坐着一個華裝的女郎，雖然不見得美，我們乍見，誤認她也是客人，後來不知從那兒領悟出是船上的活招牌，才恍然失笑走了。

西湖的六月十八夜

不論如何的疲憊，無聊，總得拚到東方發白才返高樓尋夢去；我們誰都是這般期待的。奈事不從人願，H君夫婦不放心兒女們在湖上深更浪蕩，畢竟叫他們回去。頂小的一位L君臨去時，只咕嚕着：『今兒頑得真不暢快！』但仍舊垂着頭踱回去了。只賸下我們，蹣跚涼涼如何是了。還又是不耐夜涼的。我們一淘走罷！

他們都上重樓高臥了。我倆同憑着疏朗的水泥欄，一桁樓廊滿載着月色，見方才賣涼飲的燈船復向湖心動了。活招牌式的女人必定還支撐着倦眼端坐着呢：我倆同時作如此想。叮叮噹，叮叮咚，那船在西傾的圓月下響着。遠了，漸漸



現代中國散文選



## 清河坊

俞平伯

山水是美妙的儔侶，而街市是最親切的。牠和我們平素十二分稔熟，自從別後，竟毫不躊躇，驀然闖進憶之城了。我們追念某地時，山水的清音，其浮涌於靈府間的數和度量，每不敵城市的喧譁，我們大半是俗骨哩！（至少我是這麼一個俗子。）白老頭兒捨不得杭州，卻說『一半勾留爲此湖；』可見西湖在古代詩人心中，至多也只沾了半面光。那一半兒呢？誰知道是什麼！這更使我膽大，毅然於西湖以外，另

寫一題目『清河坊。』讀者若不疑我爲火腿茶葉香粉店作新式廣告，那再好沒有。

我決不想描寫杭州狹陋的街道和店鋪，我沒有那般細磨細琢的工夫，我沒有那種收集零絲斷綫織成無縫天衣的本領；我只得藏拙。我所亟亟要顯示的是淡如水的一味依戀，一種茫茫無羈泊的依戀，一種在夕陽光裏，街燈影傍的依戀。這種微婉而入骨三分的感觸，實是無數的前塵，前夢醞釀成的，沒有一樁特殊事情可指點，也不是一朝一夕之功。我實在不知從何說起，但又覺得非說不可。環問我：『這種窘題，你將怎麼做？』我答：『我不知道怎樣做，我自信做得下』

去。』

人和『其他』外緣的關聯，打開窗子說亮話，是沒有那回事。真的不可須臾離的外緣是人與人的擊屬，所謂人閒便是。我們試想：若沒有飄零的游子，則西風下的黃葉，原不妨由牠們花花自己去響着。若沒有憔悴的女兒，則枯乾了的紅蓮花瓣，何必常夾在詩集中呢？人萬一沒有悲歡離合，月即使有陰晴圓缺，又何爲呢？懷中不曾收得美人的倩影，則入畫的湖山，其黯淡又將如何呢？……一言蔽之，人對於凡有的趣味，都從人閒趣味的本身投射出來的。這基本趣味假如銷失了，則大地河山及牠所有的蘭因絮果畢落於渺茫了。

在此我想注釋我在鬼劫中一句費解的話：『一切似吾生，吾生不似那一切。』

離題已遠，快回來吧！我自述鄙陋的經驗，還要『像殺有介事，』不又將爲留學生所笑乎？其實我早應當自認這是幻覺，一種自騙自的把戲。我在此所要解析的，是這種幻覺怎樣構成的。這或者雖在通人亦有所不棄罷。

這兒名說是談清河坊，實則包括北自羊壩頭，南至清河坊這一條長街。中間的段落各有專名，不煩枚舉。看官如住過杭州的，看到這兒早已恍然；若沒到過，多說也還是不懂。杭州的熱鬧市街不止一條，何以獨取清河坊呢？我因牠逼

窄得好，竟鋪石板不修馬路亦好；認他爲 *typical* 杭州街。

我們雅步街頭，則屹磴屹磴地石板怪響，而大嚷『欠來！欠來！』的洋車，或前或後衝過來了。若不躲閃，竟許老實不客氣被車夫推搽一下，而你自然不得不肅然退避了。天晴還算好；落雨的時候，那更須激起石板窪隙的積水濺上你的衣裳，這真糟心！這和被北京的汽車輪子濺了一身泥漿是彷彿的；雖然發江南熱的我覺得北京的汽車是老虎。（非彼老虎也！）而杭州的車夫畢竟是人。你攔阻他的去路，他至多大喊兩聲，推你一把，不至於如北京的高軒哀嘶長嘆地過去，似將要你的一條窮命。

那怕牠十分喧。闐，悠悠然的閒適總歸消除不了。我所經歷的江南內地，都有這種可愛的空氣；這真有點兒古色古香。

我在倫敦紐約雖住得不久，卻已嗅得歐美名都的忙空氣；若以彼例此，則藐乎小矣。杭州清河坊的熱鬧，無事忙耳。他們越忙，我越覺得他們是真閒散。忙且如此，不忙可知。——非閒散而何？

我們雅步街頭，雖時時留意來往的車子，然終不失爲雅步。走過店窗，看看雜七雜入的貨色，一點沒有 Show Window 的規範，但我不討厭牠們。我們常常去買東西，還好意思捧

什麼『洋腔』呢？

我倆和嫻小姐同走這條街的次數最多，她們常因配置些零星而去，我則瞠跑而已。有幾家較熟的店鋪差不多沒有不認識我們的。有時候她們先到，我從別處跑了去，一打聽便知道，我終於會把她們追着的。大約除掉藥品書報糖食以外，我再不花什麼錢，而她們所買絕然不同；都大包小裹的帶回了家，挨到上燈的時分。若今天買的東西少，時候又早，天氣又好，往往雇車到旂下營去，從繁熱的人笑裏，閒看湖濱的暮靄與斜陽。『微陽已是無多戀，更苦遙青著意遮。』我時時看見這詩句自己的影子。

清 河 功

七

清河坊中，小孩子的油酥餃是佩弦以詩作保證的；我所  
以時常去買來喫。叫她們喫，她們以在路上喫爲不雅而不喫  
；常被我一個人喫完了。油酥餃冰冷的，您想不得味罷。然  
而我竟常買來喫，且一頓便喫完了。您不以爲詫異嗎？不知  
佩弦讀至此如何想？他不會得說：『這是我一首詩的力啊！』

我收集花果的本領真太差，有些新鮮的果子，藏在懷中  
幾日之後，不但香色無復從前，並且連這些果子的名目，形  
態，影兒都一起丟了。這真是所謂『撫空懷而自惋了。』譬  
如提到清河坊，似有層層疊疊感觸的張本在那邊，然細按下



去，便覺洞然無物。即使不是真的洞然，也總是說牠不出。在實際上，『說不出』與『洞然』的差別，真是太小了。

在這狹的長街上，不知曾經留下我們多少的踪跡。可是堅且滑的石板上，使我們的肉眼怎能辨別呢？況且，江南的風雖小，雨卻豪縱慣了的。暮色蒼然下，颯颯的細點兒，漸轉成牽絲的『長脚雨』早把這一天走過的千萬人的腳跡，不論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村的俏的，洗刷個乾淨。一日且如此，何論旬日；兼旬既如此，何論經年呢！明日的人兒等着哩，今日的你怎能不去！不看見嗎？水上之波如此，天上之雲如斯；雲水無心，『人』卻多了一種荒唐的眷戀，非自尋煩

惱嗎？若依頤剛的名理推之，煩惱是應當自己尋的；這卻又無以難他。

我由不得發兩句照例的牢騷了。天下惟有盛年可貴，這是自己證明的真實。夢闌酒醒，還算個什麼呢；千金一刻是正在醉夢之中央。我們的脚步踏在土泥石上，我們的笑語顫蕩在空氣中，這是何等的切實可喜。直到一切已黯淡渺茫，迴首有悽悽的顏色，那時候的想頭才最沒有出息；一方面要追挽已逝的芳香，一方面妬羨他人的好夢。去了的誰挽得住，賸一雙空空的素手；妬羨引得人人笑，我們終被拉下了。這真覺得有點犯不着，然而沒出息的念頭，我可是最多。

忽忽一年之後，我們先後北來了。爲愛這風塵來嗎？還是逃避江南的孽夢呢？嫻小姐平日最愛說『窩逸。』破爛的大街，荒寒的小胡同，時聞瑟縮的枯葉打抖，尖厲的擔兒吆喝，沈吟的車骨碌的話語，一燈初上，四座無言；她仍然會說『窩逸』嗎？或者斗然猛省，這是寂寞長征的一尖站呢？我畢竟想不出她應當怎樣着想才好。

我們再同步於北京的巷陌，定會覺得異樣；脚下的塵土，比綿花還軟得多哩。在這樣的軟塵中，留下的踪跡更加靠不住了，不待言。將來萬一，嫻小姐重去江南，許我談到北京的夢，還能如今日談杭州清河坊巷這樣的灑脫嗎？『人到

來年憶此年。』想到這裏，心漸漸的低沉下去。另有一幅飄零的圖畫影子，煙也似的晃蕩在我眼下。

話說回來，乾脆了當！若我們未曾在那邊徘徊，未曾在那邊笑語；或者即有徘徊笑語的微痕而不會想到去珍惜牠們，則莫說區區清河坊，即什百倍的勝跡亦

詩句：

『只緣曾繫烏篷艇，野水無情亦耐看。』

（選自燕知草）

## 西泠橋上賣甘蔗

俞平伯

儒林外史上杜慎卿說：『萊傭酒保都有六朝煙水氣。』

這每令我悠然神往於負着歷史重載的石頭城。雖然，南京也去過三兩次，所謂煙花金粉的本地風光已大半銷沈於無何有了。幸而後湖的新荷，臺城的蕪綠，秦淮的漿聲燈影以及其餘的，尚可彷彿愉悅地仰尋六代的流風遺韻。繁華雖隨着年光雲散煙銷了，但牠的薄痕倩影和與牠會相映發的湖山之美，畢竟畱得幾分，以新來游屐的因緣，而隱躍躍悄

西泠橋上賣甘蔗

一

沈沈地一頁一頁的重現了。至于說到人物的風流，我敢明證  
杜十七先生的話真是冤我們的——至少，今非昔比。他們  
的狡詐貪庸差不多和其他都市裏的人合用過一箇模子的，一  
點看不出什麼叫做「六朝烟水氣。」從煤渣裏掏換出鑽石  
，世間即有人會幹；但決不是我。我失望了！

倒是這一次西冷橋上所見，雖說不上什麼「六代風流，  
」但總使人見信身在江南。這天是四月三日的午前，天氣  
很晴朗，我們携着姑蘇，從我們那座小樓向岳墳走去。紫  
沙鋪平的路上，鞋底擦擦的碎響着。略行幾十步便轉了一  
箇灣。身上微覺燥熱起來。坦坦平平的橋陂迤邐向北偏

西，這是西泠了。橋頂，西石欄旁放着一擔甘蔗，有刨了皮切成段的，也有未去青皮留整枝的。還有一隻水碗，一把帚是備灑水用的。而最惹目的，擔子旁不見挑擔的人，僅僅有一條小板凳，一箇穉嫩的小女孩坐着。——賣蔗？

看她光景不過五六歲，臉皮黃黃兒的，臉盤圓圓兒的，蓬鬆細髮結垂着小辮。春深了，但她穿得「厚裹囉哆」的，一點沒有衣架子，倒活像箇老員外。淡藍條子的布襖，青蓮條子的坎肩，半新舊。且很有些兒髒。下邊還繫着開檔褲呢。她端端正正的坐着。右手捏一節蔗根放在嘴邊使勁的咬；咬下了一塊仍然捏着——淋漓的蔗汁在手上想是

怪黏的。左手執一枝尺許高，醉楊妃色的野桃，花開得有十分了。因為左手沒得空，右手格外不得勁，而蔗根的咀嚼把持愈覺其費力了。

你會見野桃花嗎？（想你沒有不看見過過的。）牠雖不是羣芳中的華貴，但當芳年，也是一時之秀。花瓣如暈脂的靨，綠葉如插鬢的翠釵，絳鬚又如釵上的流蘇墜子。可笑牠一到小小的小女孩手中，便規規矩矩的，不敢賣弄妖冶，倒學會一種嬌憨了。牠真機靈了。

至她並執桃蔗，得何意境？蔗根可嚼，桃花何用呢？何處相逢？何時拋棄？……這些是我們所能揣知，所敢言



說的嗎？ 你只看她那翦水雙瞳，不離不着，乍注卽釋，癡慧躁靜了無所見，卽證此感鄰於渾然，斷斷容不得多小迴旋奔放的。 你我且安分些罷。

我們想走過去買根甘蔗，看她怎樣做買賣。 後一轉念，這是心理學者在試驗室中對付猴鼠的態度，豈是我們應當對她的嗎？ 我們也分明攜抱着個小孩呢。 所以儘管姑蘇的眼睛，巴巴地直釘着這一擔甘蔗，我們到底哄了他，走下了橋。 (有了他，纔不敢戲侮人家的孩子，這是何等的偏私！但我有時還不免引此爲驕傲。 你說，我們多有出息！)

在岳墳溜連了一盪，有半點來鐘。時已近午，我們循原路回走，從西堍上橋，只見道傍有被拋擲的桃枝和一些零星星的蔗屑。那個女小孩已過西冷南堍，傍孤山之陰，蹣跚地獨自摸回家去。背影越遠越小，我癡望着。……

走過一個八九歲的男孩——她的哥？——輕輕把被擲的桃花又檢起來，耍了一回，帶笑地喊：『要不要？ 要不要？』其時作障的羣青，成羅的一綠，都不肯言語了。他見沒有應聲，便隨手一揚。一枝輕盈婀娜剛開到十分的桃花頓然飛墮於石闌干外。

我似醒了。正午驕陽下，悄峙着蔥碧的孤山。妻和

小孩早都已回家了。我也懶懶的自走回去。一路閉閉的聽自己鞋底擦沙的聲響，又閉閉的想：『賣甘蔗的老喫甘蔗，一定要折本！孩子……孩子……』

（湖樓小擷之五，選自燕知草）

西冷橋上賣甘蔗

七

現代中國散文選

## 雪晚歸船

俞平伯

日來北京驟冷，談談雪罷。怪膩人的，不知怎麼總說起江南來。江南的往事可真多，短夢似的一場一場在心上跑着；日子久了，方圓的輪廓漸磨鈍了，寫來倒反方便些，應了豈明君的『就是要加減兩筆也不要緊』這句話。我近來真懶得可以，懶得筆都拿不起，拿起來費勁，放下卻很『豪燥』的。依普通說法，似應當是才盡，但我壓根兒未見得有才哩。

雪 晚 歸 船

一

淡淡的說，疏疏的說，不論您是否過癮，凡懶人總該歡喜的。是那一年上，您還記得否？您家湖上的新居落成未久。牠正對三台山，旁見聖湖一角。曾於這樓廊上一度看雪，雪景如何的好，似在當時也未留下深沈的影象，現在追想更覺茫然。——無非是麵粉鹽花之流罷，即使於才媛嘴裏依然是柳絮。

然而H君快意於他的新居，更喜歡同着兒女們游山玩水，於是我們遂從『杭州城內』翦湖水而西了。於雪中，於明徹的樓頭凝眸對，卻也儘多佳處。皎潔的雪，森秀的山，並不曾孤負我們來時的一團高興。且日常見慣的巒姿，一被

積雪覆着，驀地添出多少層疊來，宛然新生的境界，彷彿將完工的畫又加上幾筆皴染似的。記得那時H君就這般說。

靜趣最難形容，回憶中的靜趣每不自主的雜以淒清，更加難說了。而且您必不會忘記，我幾時對着雪裏的湖山，悄然神往呢。我從來不會如此偉大過一回，真人面前不說謊，團雪爲球，擲得一塌胡塗倒是真的，有同嬉的L爲證。

以擲雪而L敗，敗而襪溼，等襪子烤乾，天已黑下來，於是回家。如此的清游可發一笑罷？瞧瞧今古名流的游記上有這般寫着的嗎？沒有過！——惟其如此，我纔敢大大方方的寫，否則馬上閣筆，『您另請高明！』

畢竟那晚的歸舟是難忘的。因天雨雪，丟卻悠然的雙槳，討了一隻大船。大家伙兒上船之後，牠便扭扭搭搭晃蕩起來。雪早已不下，尖風卻澌澌的，人躲在艙裏。天又黑得真快，灰白的雪容，一轉眼鐵灰色了，雪後的湖浪沈沈，拍船頭間歇地汨然而響。旗下營的遙燈漸映眼朦朧黃了。那時中艙的板桌上初點起一支短短的白燭來。燭焰打着顫，以船兒的欹傾，更搖搖無所主，似微薄而將向盡了。我們都擁着一大堆的寒色，悄悄地趁殘燭而覓歸。那時似乎沒有說什麼話，即有三兩句零星的話，誰還記得清呢。大家這般草草的回去了。



## 中 年

俞平伯

什麼是中年？不容易說得清楚，只說我暫時見到的罷。

當遙指青山是我們的歸路，不免感到輕微的戰慄。（或者不很輕微更是人情。）可是走得近了，空翠漸減，終於到了某一點，不見遙青，只見平淡無奇的道路樹石，憧憬既已銷釋了，我們遂坦然長往。所謂某一點原是很難確定的，假如有的，那就是中年。

我也是關懷生死頗切的人，直到近年方才漸漸淡漠起來

中

年

一

，看看從前的文章，有些覺得已頗渺茫，有隔世之感。莫非就是中年到了的緣故麼？彷彿真有這麼一回事。

我感謝造化的主宰，他老人家是有的話。他使我們生於自然，死於自然，這是何等的氣度呢！不能名言，惟有贊歎；贊歎不出，唯有歡喜。

萬想不到當年窮思極想之餘，認爲了解不能解決的「謎」，的「障」，直至身臨切近，早已不知不覺的走過去，什麼也沒有看見。今是而昨非呢？昨是而今非呢？二者之間似乎必有一個是非。無奈這個解答，還看你站的地位如何，這豈不是「白搭」。以今視昨則昨非；以昨視今，今也有何是

處呢。不信麼？我自己確還留得依微的憶念。再不信麼？青年人也許會來麻煩您，他聽不懂我講些什麼。這就是再好沒有的印證了。

再以山作比。上去時興致蓬勃，惟恐山徑雖長不敵脚步之健。事實上呢，好一座大山，且有得走哩。因此凡來游的都快樂地努力地向前走。及走上山頂，四顧空濶，面前蜿蜒着一條下山的路，若論初心，那時應當感到何等的頹唐呢。但是，不。我們起先認為過健的脚力，與山徑相形而見絀，興致呢，於山尖一望之餘隨烟雲而俱遠；現在只賸得一個意念，逐漸的迫切起來，這就是想回家。下山的路去得疾啊，

可是，對於歸人，你得知道，卻別有一般滋味的。

試問下山的與上山的偶然擦肩而過，他們之間有何連屬？點點頭，說幾句話，他們之間又有何理解呢？我們大可不必抱此等期望，這原是不容易的事。至於這兩種各別的情味，在一人心中是否有融會的俄頃，慚愧我不大知道。依我猜，許是在山頂上徘徊這一剎那罷。這或者也就是所謂中年了，依我猜。

「表獨立兮山之上，」可會留得幾許的徘徊呢。真正的中年只是一點，而一般的說法卻是一段；所以牠的另一解釋也就是暮年，至少可以說是傾向於暮年的。

中國文人有「歎老嗟卑」之癖，的確是很俗氣，無怪青年人看不上眼。以區區之見，因怕被人說「俗」並不敢言「老，」這也未免雅得可以了。所以倚老賣老果然不好，自己嘴裏永遠是「年方二八」也未見得妙。甚矣說之難也，愈檢點愈鬧笑話。

究竟什麼是中年，姑置不論，話可又說回來了，當時的問題何以不見了呢？當真會跑嗎？未必。找來找去，居然被我找着了：

原來我對於生的趣味漸漸在那邊減少了。這自然不是說馬上想去死，只是說萬一（？）死了也不這麼頂要緊而已。

汎言之，漸漸覺得人生也不過如此。這「不過如此」四個字，我覺得醞醞有餘味。變來變去，看來看去，總不出這幾個花頭。男的愛女的，女的愛小的，小的愛糖，這是一種了。喫窩窩頭的直想喫大米飯洋白麵，而喫飽大米飯洋白麵的人偏有時非喫窩窩頭不行，這又是一種了。冬天生爐子，夏天扇扇子，春天困斯夢東，秋天慘慘戚戚，這又是一種了。你用機關鎗打過來，我使用機關鎗還敬，沒有，只該先你而烏乎。……這也儘夠了。總而言之，統而言之，不新鮮。不新鮮原不是討厭，所以這種把戲未始不可以看下去；但是在另一方面，說非看不可，或者沒有得看，就要跳脚拍手，以至

於投河覓井。這個，我真覺得不必。一不是幽默，二不是吹，識者鑒之。

(177)

看戲法不過如此，同時又感覺疲乏，想回家休息，這又是一要點。老是想回家大約就是沒落之兆。（又是牠來了，討厭！）「勞我以生，息我以死，」我很喜歡這兩句話。死的確是一種強迫的休息，不媿長眠這個雅號。人人都怕死，我也怕，其實仔細一想，果真天從人願，誰都不死，怎麼得了呢？至少爭奪機變，是非口舌要多到恆河沙數。這真怎麼得了！我總得保留這最後的自由才好。——既然如此說，眼前的夕陽西下，豈不是正好的韶光，絕妙的詩情畫意，而又何

中

年

七

歎惋之有。

他安排得這麼妥當，咱們有得活的時候，他使咱們樂意多活；咱們不但有得活的時候，他使咱們甘心少活。生於自然裏，死於自然裏，咱們的生活，咱們的心情，永久是平靜的。叫呀跳呀，他果然不怕，贊啊美啊，他也是不懂。「天地不仁」「大慈大悲……」善哉善哉。

好像有一些宗教的心情了，其實並不是。我的中年之感，是不值一笑的平淡呢。——有得活不妨多活幾天，還願意好好的活着；不幸活不下去，算了。

「這用得你說嗎？」



「是，是，就此不說。」

二十年五月二十一日黎明。（選自雜拌兒之二）

中  
年

九

現代中國散文選

## 代擬吾廬約言草稿

俞平伯

我們認爲一個人對於自己的生命與生活，應該可以有一種態度，一種不必客氣的態度。

誰都想好好的活着的，這是人情。怎麼樣才算活得好好的呢？那就各人各說了。我們幾個人之間有了下列相當的了解，於是說到「吾廬」。

一是自愛，我們站在愛人的立場上，有愛自己的自由。  
二是平和，至少要在我們之間，這不是一個夢。三是前進，

代擬吾廬約言草稿

一

惟前進才有生命，要擴展生命，惟有更前進。四是閒適，「勤靡餘暇，心有常閒」之謂。如此，我們將不爲一切所吞沒。

假如把捉了這四端，且能時時反省自己，那麼，我們確信塵世的盛衰離合俱將不足閒阻這無閒的精誠；「吾廬」雖不必真有一個廬，已切實地存在着過了。

這是一種思想的意志的結合，進德修業之謂；更是一種感情的興趣的結合，藏修息游之謂。生命至脆也，吾身至小也，人世至艱也，宇宙至大也，區區的掙扎，明知是滄海的微漚，然而何必不自愛，又豈可不自愛呢。

二十一年一月二十九日。(選自雜拌兒之二)

代擬吾廬約言草稿

三

現代中國散文選

## 背 影

朱自清

我與父親不相見已二年餘了，我最不能忘記的是他的背  
影。

那年冬天，祖母死了，父親的差使也交卸了，正是禍不  
單行的日子。我從北京到徐州，打算跟着父親奔喪回家。到  
徐州見着父親，看見滿院狼籍的東西，又想起祖母，不禁簌  
簌地流下眼淚。父親說，『事已如此，不必難過，好在天無  
絕人之路！』

背

影

一

回家變賣典質，父親還了虧空；又借錢辦了喪事。這些日子，家中光景很是慘澹，一半爲了喪事，一半爲了父親賦閒。喪事完畢，父親要到南京謀事，我也要回北京念書，我們便同行。

到南京時，有朋友約去游逛，勾留了一日；第二日上午便須渡江到浦口，下午上車北去。父親因爲事忙，本已說定不送我，叫旅館裏一個熟識的茶房陪我同去。他再三囑付茶房，甚是仔細。但他終於不放心，怕茶房不妥帖；頗躊躇了一會。其實我那年已二十歲，北京已來往過兩三次，是沒有甚麼要緊的了。他躊躇了一會，終於決定還是自己送我去。



我兩三回勸他不必去；他只說，『不要緊，他們去不好！』

我們過了江，進了車站。我買票，他忙着照看行李。行李太多了，得向脚夫行些小費，才可過去。他便又忙着和他們講價錢。我那時真是聰明過分，總覺他說話不大漂亮，非自己插嘴不可，但他終於講定了價錢；就送我上車。他給我揀定了靠車門的一張椅子；我將他給我做的紫毛大衣鋪好坐位。他囑我路上小心，夜裏要警醒些，不要受涼。又囑託茶房好好照應我。我心裏暗笑他的迂；他們只認得錢，託他們直是白託！而且我這樣大年紀的人，難道還不能料理自己麼？唉，我現在想想，那時真是太聰明了！

我說道，『爸爸，你走吧。』他望車外看了看，說，『我買幾個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動。』我看那邊月台的柵欄外有幾個賣東西的等着顧客。走到那邊月台，須穿過鐵道，須跳下去又爬上去。父親是一個胖子，走過去自然要費事些。我本來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讓他去。我看見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馬褂，深青布棉袍，蹣跚地走到鐵道邊，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難。可是他穿過鐵道，要爬上那邊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兩手攀着上面，兩腳再向上縮；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傾，顯出努力的樣子。這時我看見他的背影，我的淚很快地流下來了。我趕緊拭乾了淚，怕他看

見，也怕別人看見。我再向外看時，他已抱了朱紅的橘子望回走了。過鐵道時，他先將橘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橘子走。到這邊時，我趕緊去攙他。他和我走到車上，將橘子一股腦兒放在我的皮大衣上。於是撲撲衣上的泥土，心裏很輕鬆似的。過一會說，『我走了；到那邊來信！』我望着他走出去。他走了幾步，回過頭看見我，說，『進去吧，裏邊沒人。』等他的背影混入來來往往的人裏，再找不着了，我便進來坐上，我的眼淚又來了。

近幾年來，父親和我都是東奔西走，家中光景是一日不如一日。他少年出外謀生，獨力支持，做了許多大事，那知

老境却如此頹唐！他觸目傷懷，自然情不能自己。情鬱於中，自然要發之於外；家庭瑣屑便往往觸他之怒。他待我漸漸不同往日。但最近兩年的不見，他終於忘却我的不好，只是惦記着我，惦記着我的兒子。我北來後，他寫了一信給我，信中說道，『我身體平安，惟膀子疼痛利害，舉箸提筆，諸多不便，大約大去之期不遠矣。』我讀到此處，在晶瑩的淚光中，又看見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馬褂的背影。唉！我不知何時再能與他相見！

## 兒女

朱自清

我現在已是五個兒女的父親了。想起聖陶喜歡用的「蝸牛背了殼」的比喻，便覺得不自在。新近一位親戚嘲笑我說，「要剝層皮呢！」更有些悚然了。十年前剛結婚的時候，在胡適之先生的藏暉室劄記裏，見過一條，說世界上有許多偉大的人物是不結婚的；文中並引培根的話，「有妻子者，其命定矣。」當時確喫了一驚，彷彿夢醒一般；但是家裏已是不由分說給娶了媳婦，又有甚麼可說？現在是一個媳婦，

兒

女

一

跟着來了五個孩子；兩個肩頭上，加上這麼重一付擔子，真不知怎樣走才好。「命定」是不用說了；從孩子們那一面說，他們該怎樣長大，也正是可以憂慮的事。我是個徹頭徹尾自私的人，做丈夫已是勉強，做父親更是不成。自然，「子孫崇拜」，「兒童本位」的哲理或倫理，我也有些知道；既做着父親，閉了眼抹殺孩子們的權利，知道是不行的。可惜這只是理論，實際上我是仍舊按照古老的傳統，在野蠻地對付着，和普通的父親一樣。近來差不多是中年的人了，才漸漸覺得自己的殘酷；想着孩子們受過的體罰和叱責，始終不能辨解——像撫摩着舊創痕那樣，我的心酸溜溜的。有一回

，讀了有島武郎與幼小者的譯文，對了那種偉大的，沈摯的態度，我竟流下淚來了。去年父親來信，問起阿九，那時阿九還在白馬湖呢；信上說，「我沒有耽誤你，你也不要耽誤他才好。」我爲這句話哭了一場：我爲什麼不像父親的仁慈？我不該忘記，父親怎樣待我們來着？人性許真是二元的，我是這樣地矛盾：我的心像鐘擺似的來去。

你讀過魯迅先生的幸福的家庭麼！我的便是那一類的「幸福的家庭」！每天午飯和晚飯，就如兩次潮水一般。先是孩子們你他來去地在廚房與飯間裏查看，一面催我或妻發「開飯」的命令。急促繁碎的脚步，夾着笑和嚷，一陣陣襲來

兒

女

三

，直到命令發出爲止。他們一遞一個地跑着喊着，將命令傳給廚房裏用人；便立刻搶着回來搬凳子。於是這個說，「我坐這兒！」那個說，「大哥不讓我！」大哥却說，「小妹打我！」我給他們調解，說好話。但是他們有時候很固執，我有時候也不耐煩，這便用着叱責了；叱責還不行，不由自主地，我的沈重的手掌便到他們身上了。於是哭的哭，坐的坐，局面才算定了。接着可又你要大碗，他要小碗，你說紅筷子好，他說黑筷子好；這個要乾飯，那個要稀飯，要茶要湯，要魚要肉，要豆腐，要蘿蔔；你說他菜多，他說你菜好，妻是照例安慰着他們，但這顯然是太迂緩了。我是個暴躁的



人，怎麼等得及？不用說，用老法子將他們立刻征服了；雖然有哭的，不久也就抹着淚捧起碗了。喫完了，紛紛爬下凳子，桌上是飯粒呀，湯汁呀，骨頭呀，渣滓呀，加上縱橫的筷子，欹斜的匙子，就如一塊花花綠綠的地圖模型。喫飯而外，他們的大事便是遊戲。遊戲時，大的有大主意，小的有小主意，各自堅持不下，於是爭執起來；或者大的欺負了小的，或者小的竟欺負了大的，被欺負的哭着嚷着，到我或妻的面前訴苦；我大抵仍舊要用老法子來判斷的，但不理的時候也有。最爲難的，是爭奪玩具的時候；這一個的與那一個的是同樣的東西，却偏要那一個的；而那一個便偏不答應。

兒

女

五

在這種情形之下，不論如何，終於是非哭了不可的。這些事件自然不至於天天全有，但大致總有好些起。我若坐在家裏看書或寫什麼東西，管保一點鐘裏要分幾回心，或站起來一兩次的。若是雨天或禮拜日，孩子們在家的多，那麼，攤開書竟看不下一行，提起筆也寫不出一個字的事，也有過的。我常和妻說，「我們家真是成日的千軍萬馬呀！」有時是不但「成日，」連夜裏也有兵馬在進行着，在有喫乳或生病的孩子的時候！

我結婚那一年，才十九歲。二十一歲，有了阿九；二十三歲，又有了阿萊。那時我正像一匹野馬，那能容忍這些累

贅的鞍韉，轡頭，和繮繩？擺脫也知是不行的，但不自覺地時時在擺脫着。現在回想起來，那些日子，真苦了這兩個孩子；真是難以寬宥的種種暴行呢！阿九才兩歲半的樣子，我們住在杭州的學校裏。不知怎地，這孩子特別愛哭，又特別怕生人。一不見了母親，或來了客，就哇哇地哭起來了。學校裏住着許多人，我不能讓他擾着他們，而客人也總是常有的；我懊惱極了，有一回，特地騙出了妻，關了門，將他按在地下打了一頓。這件事，妻到現在說起來，還覺得有些不忍；她說我的手太辣了，到底還是兩歲半的孩子！我近年常想着那時的光景，也覺黯然。阿萊在台州，那是更小了；才

兒

女

七

過了週歲，還不大會走路。也是爲了纏着母親的緣故吧，我將她緊緊地按在牆角裏，直哭喊了三四分鐘；因此生了好幾天病。妻說，那時真寒心呢！但我的苦痛也是真的。我會給聖陶寫信，說孩子們的磨折，實在無法奈何；有時竟覺着還是自殺的好。這雖是氣憤的話，但這樣的心情，確也有過的。後來孩子是多起來了，磨折也磨折得久了，少年的鋒稜漸漸地鈍起來了；加以增長的年歲增長了理性的裁制力，我能夠忍耐了。——覺得從前真是一個「不成材的父親」，如我給另一個朋友信裏所說。但我的孩子們在幼小時，確比別人的特別不安靜，我至今還覺如此。我想這大約還是由於我們撫

育不得法；從前只一味地責備孩子，讓他們代我們負起責任，卻未免是可恥的殘酷了！

正面意義的「幸福，」其實也未嘗沒有。正如誰所說，小的總是可愛，孩子們的小模樣，小心眼兒，確有些教人捨不得的。阿毛現在五個月了，你用手指去撥弄她的下巴，或向她做趣臉，她便會張開沒牙的嘴格格地笑，笑得像一朵正開的花。她不願在屋裏待着；待久了，便大聲兒嚷。妻常說，「姑娘又要出去溜達了。」她說她像鳥兒般，每天總得到外面溜一些時候。潤兒上個月剛過了三歲，笨得很，話還沒

有學好呢。他只能說三四個字的短語或句子，文法錯誤，發

兒

女

九

音模糊，又得費氣力說出；我們老是要笑他的。他說「好」字，總變成「小」字；問他「好不好？」他便說「小，」或「不小。」我們常常逗着他說這個字玩兒；他似乎有些覺得，近來偶然也能說出正確的「好」字了——特別在我們故意說成「小」字的時候。他有一隻搪磁碗，是一毛錢買來的；買來時，老媽子教給他，「這是一毛錢。」他便記住「一毛」兩個字，管那隻碗叫「一毛，」有時竟省稱爲「毛」。這在新來的老媽子，是必需翻譯了才懂的。他不好意思，或見着生客時，便咧着嘴癡笑；我們常用了土話，叫他做「獸瓜」。「他是個小胖子，短短的腿，走起路來，蹣跚可笑；若快

走或跑，便更「好看」了。他有時學我，將兩手疊在背後，一搖一擺的；那是他自己和我們都要樂的。他的大姊便是阿萊，已是七歲多了，在小學校裏念着書。在飯桌上，一定得囉囉唆唆地報告些同學或他們父母的事情；氣喘喘地說着，不管你愛聽不愛聽。說完了總問我：「爸爸認識麼？」「爸爸知道麼？」妻常禁止她喫飯時說話，所以她總是問我。她的問題真多：看電影便問電影裏的是不是人？是不是真人？怎麼不說話？看照相也是一樣。不知誰告訴她，兵是要打人的。她回來便問，兵是人麼？爲什麼打人？近來大約聽了先生的話，回來又問張作霖的兵是幫助誰的？蔣介石的兵是不

兒

女

一一

是幫我們的？諸如此類的問題，每天短不了，常常鬧得我不知怎樣答才行。她和潤兒在一處玩兒，一大一小，不很合式，老是吵着哭着。但合式的時候也有：譬如這個往床底下躲，那個便鑽進去追着；這個鑽出來，那個也跟着——從這個床到那個床，只聽見笑着，嚷着，喘着，真如妻所說，像小狗似的。現在在京的，便只有這三個孩子；阿九和轉兒是去年北來時，讓母親暫時帶回揚州去了。

阿九是歡喜書的孩子。他愛看水滸，西遊記，三俠五義，小朋友等；沒有事便捧着書坐着或躺着看。只不歡喜紅樓夢，說是沒有味兒。是的，紅樓夢的味兒，一個十歲的孩子



，那裏能領略呢？去年我們事實上只能帶兩個孩子來；因爲他大些，而轉兒是一直跟着祖母的，便在上海將他倆丟下。我清清楚楚記得那分別的一個早上。我領着阿九從二洋涇橋的旅館出來，送他到母親和轉兒住着的親戚家去。妻囑咐說，「買點喫的給他們吧。」我們走過四馬路，到一家茶食鋪裏。阿九說要燻魚，我給買了；又買了餅乾，是給轉兒的。便乘電車到海甯路。下車時，看着他的害怕與累贅，很覺惻然。到親戚家，因爲就要回旅館收拾上船，只說了一兩句話便出來；轉兒望望我，沒說什麼，阿九是和祖母說什麼去了。我回頭看了他們一眼，硬着頭皮走了。後來妻告訴我，阿

兒

女

一三

九背地裏向她說：「我知道爸爸歡喜小妹，不帶我上北京去。」「其實這是冤枉的。他又曾和我們說，「暑假時一定來接我啊！」我們當時答應着；但現在已是第二個暑假了，他們還在迢迢的揚州待着。他們是恨着我們呢？還是惦着我們呢？妻是一年來老放不下這兩個，常常獨自暗中流眼淚；但我有什麼法子呢！想到「只爲家貧成聚散」一句無名的詩，不禁有些淒然。轉兒與我較生疎些。但去年離開白馬湖時，她也曾用了生硬的揚州話，（那時她還沒有到過揚州呢）和那特別尖的小嗓子向着我：「我要到北京去。」她曉得什麼北京，只跟着大孩子們說吧了；但當時聽着，現在想着的我，

卻真是抱歉呢。這兄妹倆離開我，原是常事，離開母親，雖也有過一回，這回可是太長了；小小的心兒，知道是怎樣忍耐那寂寞來着！

我的朋友大概都是愛孩子的。少谷有一回寫信責備我，說兒女的吵鬧，也是很有趣的，何至可厭到如我所說；他說他真不解。子愷爲他家華瞻寫的文章，真是「藹然仁者之言。」聖陶也常常爲孩子操心：小學畢業了，到什麼中學好呢？——這樣的話，他和我說過兩三回了。我對他們只有慚愧！可是近來我也漸漸覺着自己的責任。我想，第一該將孩子們團聚起來，其次便該給他們些力量。我親眼見過一個愛兒

兒

女

一五

女的人，因為不會好好地教育他們，便將他們荒廢了。他並不是溺愛，只是沒有耐心去料理他們，他們便不能成材了。我想我若照現在這樣下去，孩子們也便危險了。我得計畫着，讓他們漸漸知道怎樣去做人才行。但是要不要他們像我自己呢？這一層，我在白馬湖教初中學生時，也曾從師生的立場上問過丐尊，他毫不躊躇地說，「自然囉。」近來與平伯談起教子，他却答得妙，「總不希望比自己壞囉。」是的，只要不「比自己壞」就行，「像」不「像」倒是不在乎的。職業，人生觀等，還是由他們自己去定的好；自己頂可貴，只要指導，幫助他們去發展自己，便是極賢明的辦法。

予同說，「我們得讓子女在大學畢了業，才算盡了責任。」S K說，「不然，要看我們的經濟，他們的材質與志願；若是中學畢了業，不能或不願升學，便去做別的事，譬如做工人吧，那也並非不行的。」自然，人的好壞與成敗，也不盡靠學校教育；說是非大學畢業不可，也許只是我們的偏見。在這件事上，我現在毫不能有一定的主意；特別是這個變動不住的時代，知道將來怎樣？好在孩子們還小，將來的事且等將來吧。目前所能做的，只是培養他們基本的力量！胸襟與眼光；孩子們還是孩子們，自然說不上高的遠的，慢慢從近處小處下手便了。這自然也只能先按照我自己的樣子

兒

女

一七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光輝也吧，倒楣也吧，平凡也吧，讓他們各盡各的力去。我只希望如我所想的，從此好好地做一回父親，便自稱心滿意。——想到那「狂人」「救救孩子」的呼聲，我怎敢不悚然自勉呢？

六月二十四日晚寫畢，北京清華園。（選自背影）

## 綠

朱自清

我第二次到仙岩的時候，我驚詫於梅雨潭的綠了。梅雨潭是一個瀑布潭。仙岩有三個瀑布，梅雨潭最低。走到山邊，便聽見花花花的聲音；抬起頭，鑲在兩條濕濕的黑邊兒的，一帶白而發亮的水便呈現於眼前了。我們先到梅雨亭。梅雨亭正對着那條瀑布；坐在亭邊，不必仰頭，便可看見牠的全體了。亭下深深的便是梅雨潭。這個亭踞在突出的一角的岩石上，上下都空空兒的；彷彿一隻蒼鷹展着翼翅浮在天

綠

一

宇中一般。三面都是山，像半個環兒擁着：人如在井底了。這是一個秋季的薄陰的天氣。微微的雲在我們頂上流着；岩面與草叢都從潤濕中透出幾分油油的綠意。而瀑布也似乎分外響了。那瀑布從上面沖下，彷彿已被扯成大小的幾綫；不復是一幅整齊而平滑的布。岩上有許多稜角；瀑流經過時，作急劇的撞擊，便飛花碎玉般亂濺着了。那濺着的水花，晶瑩而多芒；遠望去，像一朵朵小小的白梅，微雨似的紛紛落着。據說，這就是梅雨潭之所以得名了。但我覺得像楊花，格外確切些。輕風起來時，點點隨風飄散，那更是楊花了。——這時偶然有幾點送入我們溫暖的懷裏，便倏的鑽了進去。



，再也尋牠不着。

梅雨潭閃閃的綠色招引着我們；我們開始追捉她那離合的神光了。揪着草，攀着亂石，小心探身下去，又鞠躬過了一個石穹門，便到了汪汪一碧的潭邊了。瀑布在襟袖之間；但我的心中已沒有瀑布了。我的心隨潭水的綠而搖蕩。那醉人的綠呀！彷彿一張極大極大的荷葉鋪着，滿是奇異的綠呀。我想張開兩臂抱住她；但這是怎樣一個妄想呀。——站在水邊，望到那面，居然覺着有些遠呢！這平鋪着，厚積着的綠，着實可愛。她鬆鬆的皺縷着，像少婦拖着的裙幅；她輕輕的擺弄着，像跳動的初戀的處女的心；她滑滑的明亮着，

綠

三

像塗了「明油」一般。有雞蛋清那樣軟，那樣嫩，令人想着所曾觸過的最嫩的皮膚……她又不雜些兒塵滓，宛然一塊溫潤的碧玉，只清清的一色——但你却看不透她！我曾見過北京十剎海拂地的綠楊，脫不了鵝黃的底子，似乎太淡了。我又曾見過杭州虎跑寺近旁高峻而深密的「綠壁」。叢疊着無窮的碧草與綠葉的，那又似乎太濃了。其餘呢，西湖的波太明了，秦淮河的也太暗了。可愛的，我將什麼來比擬你呢？我怎樣比擬得出呢？大約潭是很深的，故能蘊蓄着這樣奇異的綠；彷彿蔚藍的天融了一塊在裏面似的，這纔這般的鮮潤呀。——那醉人的綠呀。我若能裁你以為帶，我將贈給那輕

盈的舞女；她必能臨風飄舉了。我若能挹你以爲眼，我將贈給那善歌的盲妹；她必明眸善睐了。我捨不得你！我怎捨得你呢？我用手拍着你，撫摩着你，如同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姑娘。我又掬你入口，便是吻着你了。我送你一個名字，我從此叫你「女兒綠，」好麼？

我第二次到仙岩的時候，我不禁驚詫於梅雨潭的綠了。

（溫州的踪跡之六，選自踪跡）

現代中國散文選

## 荷塘月色

朱自清

這幾天心裏頗不甯靜。今晚在院子裏坐著乘涼。忽然想起日日走過的荷塘，在這滿月的光裏，總該另有一番樣子吧。月亮漸漸地升高了，牆外馬路上孩子們的歡笑，已經聽不見了；妻在屋裏拍著閨兒，迷迷糊糊地哼着眠歌。我悄悄地披了大衫，帶上門出去。

沿着荷塘，是一條曲折的小煤屑路。這是一條幽僻的路；白天也少人走，夜晚更加寂寞。荷塘四面，長着許多樹，

荷 塘 月 色

一

蓊蓊鬱鬱的。路的一旁，是些楊柳，和一些不知道名字的樹。沒有月光的晚上，這路上陰森森的，有些怕人。今晚卻很好，雖然月光也還是淡淡的。

路上只我一個人，背著手踱著。這一片天地好像是我的；我也像超出了平常的自己，到了另一世界裏。我愛熱鬧，也愛冷靜；愛羣居，也愛獨處。像今天晚上，一個人在這蒼茫的月下，什麼都可以想，什麼都可以不想，便覺是個自由的人。白天裏一定要做的事，一定要說的話，現在都可不理。這是獨處的妙處，我且受用這無邊的荷香月色好了。

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彌望的是圓圓的葉子。葉子出水很

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層層的葉子中間，零星地點綴著些白花，有嫵娜地開着的，有羞澀地打着朵兒的；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裏的星星，又如剛出浴的美人。微風過處送來縷縷清香，彷彿遠處高樓上渺茫的歌聲似的。這時候葉子與花也有一絲的顫動，像閃電般，霎時傳過荷塘的那邊去了。葉子本是肩並肩密密地挨着，這便宛然有了一道凝碧的波痕。葉子底下是脈脈的流水，遮住了，不能見一些顏色；而葉子卻更見風致了。

月光如流水一般，靜靜地瀉在這一片葉子和花上。薄薄的青霧浮起在荷塘裏。葉子和花彷彿在牛乳中洗過一樣。又

### 荷 塘 月 色

像籠著輕紗的夢。雖然是滿月，天上卻有一層淡淡的雲，所以不能朗照；但我以為這恰是到了好處——酣眠固不可少，小睡也別有風味的。月光是隔了樹照過來的，高處叢生的灌木，落下參差的斑駁的黑影，峭楞楞如鬼一般；彎彎的楊柳的稀疏的情影，卻又像是畫在荷葉上。塘中的月色並不均勻；但光與影有著和諧的旋律，如梵婀玲上奏着的名曲。

荷塘的四面，遠遠近近，高高低低都有樹，而楊柳最多。這些樹將一片荷塘重重圍住；只在小路一旁，漏着幾段空隙，像是特為月光留下的。樹色一例是陰陰的，乍看像一團煙霧，但楊柳的丰姿，便在煙霧裏也辨得出。樹梢上隱隱約



約的是一帶遠山，只有些大意罷了。樹縫裏也漏着一兩點路燈光，沒精打彩的，是渴睡人的眼。這時候最熱鬧的，要數樹上的蟬聲與水裏的蛙聲；但熱鬧是牠們的，我什麼也沒有。

忽然想起采蓮的事情來了。采蓮是江南的舊俗，似乎很早就有，而六朝時爲盛；從詩歌裏可以約略知道。采蓮的是少年的女子，她們是蕩着小船，唱着豔歌去的。采蓮人不用說很多，還有看采蓮的人。那是一個熱鬧的季節，也是一個風流的季節。梁元帝采蓮賦裏說得好：

於是妖童媛女，蕩舟心許；鷁首徐迴。兼傳羽杯；

荷塘月色

五

櫂將移而藻挂，船欲動而萍開。爾其纖腰束素，遷延顧步；夏始春餘，葉嫩花初，恐沾裳而淺笑，畏傾船而斂裾。

可見當時嬉游的光景了。這真是有趣的事，可惜我們現在早已無福消受了。

於是又記起西洲曲裏的句子：

采蓮南塘秋，蓮花過人頭；  
低頭弄蓮子，蓮子清如水。

今晚若有采蓮人，這兒的蓮花也算得『過人頭』了；  
只見一些流水的影子，是不行的。這令我到底惦著江南了。

——這樣想着，猛一抬頭，不覺已是自己的門前；輕輕地推門進去，什麼聲息也沒有，妻已睡熟好久了。

（選自背影）

(221)

荷塘月色

七

現代中國散文選

## 暮

葉紹鈞

電燈成穗地挂着的廳事中，西窗的斜光纔欲退隱時，所有的色彩似乎黯淡了一點，主人翁覺得不耐了，「來，把燈開了！」拍的一旋，如同閉了眼好久驟然張開來地一耀，什麼都髣髴更塗上了一重油彩。這誰說不是快適的享用，文明生活這題目中應有之義呢？

那工場中的地下室，圍困在幾百間房間裏的單人的客舍，百貨商店的櫃檯櫥架之間，以及沉沒在煙裏霧裏的什麼什

暮

一

麼鋪子和人家，電燈卜晝卜夜地亮着，直把大化運轉的痕跡抹掉了。這是事實的問題，暗了必得牠亮；否則，爲着生存爲着生存（想寫第二個爲着，以爲總該有別的，却覺得只有爲着生存最妥當，所以又寫了一個，就此爲止，不再寫第二三個了）的種種活動不要停頓了麼？

我不反對有快適的享用的文明生活，事實的問題尤其是無可反對。但是，我不禁爲這等境界中人惋惜，他們有的是優游的，有的是勞困的，而同樣地失却了一種足以吟味的美妙的詩境了。有如對於音樂一般，某甲則心領而神會，某乙却無異對琴之牛：感受與不感受固截然有別，卽是感受又

大有程度之差；然而沒有音樂送到耳邊，始終不給你接觸的機會，這無論在某甲某乙，都該是一個缺憾吧。

這美妙的詩境就是「暮。」

所謂暮者，乃指太陽已沒到地平線之下，而黑暗的暮還沒有拉攏來，一切物承着太陽的殘餘的弱光這期間。這自然不是「斜陽暮」了。在這時候，我們可以翫味那暮的特有的顏色。充滿空際的是淡淡的青。若比晴朗的長天，沒有那麼明，若比清澄的湖水，沒有那麼活，這是微暗的，輕凝的，朦朧的，有如紙捲煙頭徐徐裊起的煙縷，又教人想起堆在枕旁的美人的蓬鬆髮。這青色蒙上屋檐，窗櫺，庭

暮

三

樹，盆花，以及平田，長河，密林，亂山等等，任是不協調的也給調和了；牠們凝合爲一氣，消融了各具的輪廓和色彩，在神秘的蒼茫中存在着。

自然，我們也給這青色蒙住了，若從超人間的什麼眼看來，我們就在這一氣之中，正如一滴之於大海。但是我們有我們的我執，便覺這淡淡的青有一種壓迫的力量，輕輕的，十二分輕輕的，然而總會教我們感覺着。這力量似乎離頭頂一尺的光景，——不，似乎觸着了頭頂，——不，壓到眉梢了，——也不，竟然四肢百體都壓到了。雖然是壓迫，不但輕，而且軟。髣髴靠着木棉花的枕頭，裹着野鴨毯的



被褥。這樣，被壓得透不轉氣來自是沒有的事；而使神經略微受點激刺，同喝這麼一盞半盞酒似的，却恰有這個功效。於是我們不醉於美德，不醉於歡愛，不醉於旁的一切，而醉於暝色之中了。

「暝色入高樓，有人樓上愁。」

這醉的滋味就是愁。但是，是怎樣的愁呢？這不同於夕陽將下，癩癩的淡黃光映在屋半腰樹半梢那時候所感覺的。那時候感到一種衰零的情味，莫名地惋惜，莫名地惆悵，扼要稱說，當然逃不了一個愁字。而在暝色之中，依戀是沉下去了，更無所謂惋惜，馳騫是停止住了，更無所謂惆悵

暮

五

。只有一種微茫的空虛之感，細細碎碎的又似乎無邊無外的，在那裏刺着我們的身體，闖入我們的心。這也是愁呀，但不涉困窮，非關離別，侵掠到勞人思婦以外，所以更是原始的，潛在的。在含着上兩句的那首詞的下半闋有句道，

「何處是歸程？」

是何處？ 是何處？ 實在無所歸呵！ 於是那詞人發愁了

。 我們想象那「日暮倚修竹」的佳人，她那時候一定不在想身世的遭際，戀愛的問題，等而下之如關於服裝飾物那些

事情。 暝色籠住了她，修竹發出瑟瑟的低響，那種微茫的空虛之感滲入她的任何部分，無所歸呵！無所歸呵！ 她只有默默地倚在那裏了。

又試念李後主的句子，

「獨自暮憑闌，無限江山。」

江山無限，在蒼茫的暝色之中更能體會。 但是，歸向何處呢？ 江之東，江之西呢？ 山之南，山之北呢？ 誰料全都不是歸路，只有一句「無所歸呵」的回答！ 這是李後主當時的愁緒。 至於國亡家破之感，他當然是有的，但這時候歸於渾忘了，他卸去了彩色斑斕的愁的衣服，看見了赤裸

暮

七

的潛在的原始的愁了。

猶之當潸然滴淚的時候，心酸是微微地，脈脈地，乍一念起，覺得這是個微妙的境界，其中有說不出的美；暝色之中的愁思正有同樣的情形，所以我說牠足以吟味。

如其不是獨處在那裏，旁邊伴着的有愛人或至友，想來也只有默對吧。在這樣的境界之中，有什麼可說呢？有什麼可說呢？

## 客語

葉紹鈞

僥倖萬分的竟然是晴明的正午的離別。

『一切都安適了，上岸回去罷，快要到開駛的時候了。

』似乎很勇敢的說出來，其實呢，處這境地，就不得不說這樣的話。但也不是全不出於本心。香蕉與生梨，已經買好給我了，說是沒有什麼可說了，夫役的擾攘，小艙的鬱蒸，又不是什麼足以賞心的，默默地擠在一起，徒然把無形的悽心的網織得更密罷了，何如早一點就別了呢。

客

語

一

不可自解的是却要送到船闌；而且不止於此，還要走下扶梯，送到岸上，自己不是快要起程的旅客麼？然而竟充起主人來。主人送了客，回頭踱進自己的屋子，看自己的人。但是現在——現在的回頭呢！

并不懼怯，自然而然看看別的地方，答應『快寫信來』那些囑咐。於是被送的轉身舉步了。也不覺得什麼，只彷彿心裏突然一空的樣子，（老實說，有點摹寫不出來。）隨後想起應該上船，便跨上扶梯；同時用十個指頭梳一梳散亂的髮。

倚着船闌，看岸上的人去的不遠，而且正回身向這裏招

手。自己的右手不待命令，也就飛揚跋扈地舞動於頭頂之上了。忽地覺得這剎那間這個境界很美，頗堪體味。待再望岸上人，却已沒有蹤跡，大概轉了彎趕電車去了。

沒有經驗的想望往往是外行的，待到徵實，不免自己好笑。起初以爲一出口便是蒼茫無際的海天。山頭似的波浪打到船上來，散爲裂帛與拋珠，所以只是靠着船闌等着。誰知出了口還是似盡又來的沙灘，還是一抹連綿的青山，水依然這麼平，船依然這麼穩。若說眼界，未必寬闊了多少，却覺空虛了好些。若說趣味，也不過同乘內河小汽船一樣。於是

客

語

三

失望地回到艙裏，爬上上層自己的鋪位，只好看書消遣。下層這位先生，早已有時而猝發的鼾聲了。

實在沒有看多少書，不知怎麼也朦朧起來了。只有用這朦朧兩字最確切，因為不是睡着，汽機的聲音和船身的微盪，我都能夠覺知，更沒有一點思想一毫情緒。這朦朧彷彿劇烈的醉，過了今夜又是明朝地只是不醒，除了必要坐起來幾回，如吃些餅干牛肉香蕉之類，也就任其自然——連續地朦朧着。

這不是搖籃裏生活麼？嬰兒的經驗固然無從回憶了，但是這樣地只有知覺而沒有思想沒有情緒，應當有點相像。自



然的，所謂離思也暫時給假了。

向來不曾親近江山的，到此却覺得趣味豐富極了。書室的窗外，只隔一片草場，閩江。彼岸的山綿延重疊，有時露出青青的新妝，有時披上薄薄的霧帔，有時不知從什麼地方來了好些雲，却與山通起家來，於是更見得山的鬱鬱然有奇觀了。窗外這草場，差不多是養着的幾十頭羊與十條牛的領土。看守羊羣的人似乎不主張放任主義的，他的部民才吃一頓，立即用竹竿驅策着，教他回去。時時聽得彷彿有幾個人在那裏割草的聲音，便想到這十頭牛特別自由，還

客

語

五

在場中遊散。天天喝的就是他們的奶，又白又濃又香，真是無上的惠賜。

臥室的窗對着山麓，望去有裸體的黑石，矮矮的松林，有泉水衝過的澗道。或有一二人在山頂樵采，形體貌小極了。看他們在那裏運動着，便約略聽得微茫的乾草瑟瑟的音響。這彷彿是古代的幽人的境界，在什麼詩篇什麼畫稿裏邊遇見過。暫時的充當古代的幽人，當然有一些新鮮的滋味。

月亮還在山的那邊仰望山容，蒼蒼的，黯黯的，很見得深鬱。一陣風起，總是銳利的一聲呼嘯一般，接着便是一派松濤。忽然憶起童年的情景來：那一回與同學們遠足天平山

，就借宿在高義園，稻草襯着褥子，橫橫豎豎躺在地上。半夜裏醒來了，一點光都沒有，只聽得洪流奔放似的聲音，這聲音差不多把一切包裹起來了；而身體覺得寒冷，因把被頭裹得更緊一點。自此再也不想睡，直到天明，只是細辨這喧而彌靜靜而彌旨的滋味。三十年來，所謂山居，就只有這麼一回。而現在又聽到這聲音了，雖然沒有那夜這樣宏大，但是將來風信正多，且將常常地聽到呢。只不知童年的那種欣賞的心情能夠永永持續否……

這裏有秋蟲，有很多的秋蟲，本來沒有秋蟲的地方到底是該詛咒的例外。躺在床上聽聽，真是奇妙的合奏，有時很

客

語

七

繁碎，有時很凝集，而總覺恰合正好。足以娛耳，中間有一種不知名的蟲，牠們的聲音響亮而曼長，像一種絃樂，而且引起人家一種想像，彷彿見一位樂人在那裏徐按慢抽地拉奏。

松聲與蟲聲漸漸地微淡微淡，終於消失了……

倉前山差不多一座花園，一條路，一叢花，一所房屋，一個車夫都有詩意。尤可愛的是晚陽淡淡的時候，禮拜堂裏送出一聲鐘響，綠陰下走過幾個張着花紙傘的女郎。

跟着紹虞夫婦前山後山的走，認識了兩相彷彿的荔支樹

與龍眼樹，也認識了長髯飄飄的生着氣根的榕樹，眺望了我們所住的那個山，又看了臙脂一般的西面的暮雲，于是坐在路旁的蘆砌的短闌上休息。漸漸地四圍昏暗了，遠處的山只像幾搭極淡的墨痕，染漬在灰色紙上。鄉間的女人匆匆地歸去，走過我們身邊，很自然地向我們看一看。那種渾樸的意態，那種奇異的裝束（最足注目的是支很長的髮釵，像三把小劍，兩橫一豎地把髮髻插住，我想兩個人并肩走時橫插的小劍的鋒會畫着旁人的頭皮，）都使我想到了古代之人。同時又想什麼現代精神，什麼種種的糾紛，都渺茫到此刻的遠山一樣，彷彿沉在夢幻之中了。

客

語

九

中秋夜沒有月，這倒很好，我本來不希望看什麼中秋月。與平常沒有月亮的晚上一樣，關在書室裏，就美孚燈光下做了一點功課，就去睡了。

明天的傍晚，滿天是雲，江面黯然。西風搖窗櫺，吉格作響。突然覺得寂寥起來，似乎不論怎樣都不好。但是又不能什麼都不，總要在這樣那樣裏邊佔其一，這時候我所佔的就是倚窗悵望。然而悵望又有什麼意義呢！

紹虞似乎有點揣度得出，他走來邀我到江邊去散步。水

波被灘石所當，激觸有聲。更有廣遍而輕輕的風一般的音響平鋪在江面，潮水又退出去了。隨便口念着舊時的詩句：

潮聲應未改，

客緒已頻更。

七年以前，我們一同到南通去。回出城來，在江濱的客店裏歇宿候船，却成了獨客。荒涼的江濱，晚景已足使人悵悵，又況是離別開場的一晚，真覺得百無一可了。聊學雅人口占一詩，藉以排遣。現在這兩句就是這一首詩裏的。唉，又是潮聲，又是客緒！

所謂客緒，正像冬天的濃雲一般，風吹不散，只是越凝

客

語

一一

集越厚，散步的樂，又有什麼用處。回到屋裏，天差不多黑了，我們暫時不點火，就在昏暗中坐下。我說，『介泉在北京常說，在暮色蒼茫之際，爐火未明，默然小坐，別有滋味。』紹虞答應了一聲，就不響了。很是奇怪，何以我和他的聲音都覺特別地寂寞；彷彿在一個廣大的永寂的虛空中，僅僅盪漾着一些聲音，音波散了，便又回復牠的永寂。

想來介泉所說的滋味，定帶着酸味的。他說『別有』誠然是『別有，』我能夠體味他的意思了。

點火以後，居然送來了切盼而難得的郵件。昨天有一艘輪船到這裏了。看了第一封，又把這心擠得緊一點。第二封



是平伯的，他提起我前幾天作的一篇雜記，說：『……此等事終於無可奈何，不呻吟固不可，作呻吟又覺陷於怯弱。總之，無一而可，這是實話。……』

似乎覺得這確是怯弱，不要呻吟罷。但是還要去想呻吟的爲了什麼？戀戀於故鄉麼？故鄉之足以戀戀的差不多只有藕與蓴菜這些東西了，又何至於呻吟？戀戀於鶉鴿箱似的都市裏的寓居麼？既非鶉鴿，又何至於因爲飛開了而呻吟？老實地說，簡括地說，只因一種願與最愛與同居的人同居的心情，忽然不得滿足罷了，除了與最愛與同居的人同居，人間的趣味在那裏？因爲不得滿足而呻吟，正是至誠的話，有什麼

客

語

一三

麼怯弱不怯弱？那麼，又何必不呻吟呢？

呻吟的心本來如已着了火的燃料，濃烟鬱結，正待發燄。  
平伯此信恰如一個火把，就近一引，於是熾盛地燃燒起來了……

一九二三年十月一日作完（選自我們的六月）

## 藕於蓴菜

葉紹鈞

與朋友喝酒，嚼着薄片的雪藕，忽而懷念起故鄉來了。

若在故鄉，每當新秋的早晨，門前經過許多的鄉人：男的紫赤的臂膊和小腿肌肉突起，軀幹高大且挺直，使人起康健的感覺；女的往往裹着白地青花的頭布，雖然赤腳，卻穿短短的美的夏布裙，軀幹固然不及男的這樣高，但是別有一種康健的風致，他們各挑着一副擔子，盛着鮮嫩玉色的長節的藕。在藕的家鄉的池塘裏，在城外曲曲彎彎的小河邊，他們把

藕 於 蓴 菜

一

這些藕一濯再濯，所以這樣潔白了。彷彿他們以爲這是供人體味的高品的東西，這是清的圖畫裏的重要題材，假使滿塗污泥，便把人家欣賞的渾凝之感打破了；這是一件罪過的事情，他們不願意擔在身上，故而先把牠們濯得這樣潔白了，才挑進城裏來。他們想要休息的時候，就把竹扁擔橫在地上自己坐在上面，隨便揀擇擔裏的過嫩的『藕槍』或是較老的『藕朴』大口的嚼着解渴。走過的人便站住了，紅衫的小姑娘揀一節，白髮的老公公買兩支。清淡而甘美的滋味是普遍於家家且人人了。這種情形，差不多是平常的日課，直要到葉落秋深的時候。

在這裏，藕這東西幾乎是珍品了。大概也是從我們的故鄉運來的，但是數量不多，自有那些伺候豪華公子碩腹鉅賈的幫閑茶房們把大部分搶去了；其餘的便要供在大一點的水菓鋪子裏，位置在金山蘋果，呂宋香芒之間，專待善價而沽。至於挑着擔子在街上賣的，也並不是沒有，但不是瘦得像乞丐的臂腿，便澀得像未熟的柿子，實在無從欣羨，因此，除了僅有的一回，我們今年竟不會吃過藕。

這僅有的一回不是買來吃的，是鄰舍送給我們吃的。他們也不是買的，是從故鄉來的親戚帶來的。這藕離開牠的家鄉大約有好些時候了，所以不復呈玉樣的顏色，卻滿被着許

多鏽斑。削去皮的時候，刀鋒過處很不順爽，切成了片，送入口裏嚼着，頗有點甘味，但沒有一種鮮嫩的感覺，而且似乎含了滿口的渣，第二片就不想吃了。只有孩子很高興，他把這許多片嚼完，居然有半點鐘工夫不再作別種的要求。

因為想起藕，又聯想到蓴菜。在故鄉的春天，幾乎天天吃蓴菜。牠本來沒有味道，味道全在於好的湯。但這樣嫩綠的顏色與豐富的詩意，無味之味真足令人心醉呢。在每條街旁的小河裏，石埠頭總歇着一兩條沒篷船，滿艙盛着蓴菜，是從太湖裏去撈來的。像這樣的取求很便，當然能得日餐一盤了。

而在這裏又不然；非上館子，就難吃到這東西。我們當然不上館子，偶然有一兩回去擾朋友的酒席，恰又不是葷菜上市的時候，所以今年竟不曾吃過。直到最近，伯祥的杭州親戚來了，送他幾瓶裝瓶的西湖葷菜，他送我一瓶，我才算也嘗了新了。

向來不戀故鄉的我，想到這裏，覺得故鄉可愛極了。我自己也不明白，爲什麼會起這麼深濃的情緒？再一思索，實在很淺顯的：因爲故鄉有所戀，而所戀又惟在故鄉有，便縈着繫着，不能離捨了。譬如親密的家人在那裏，知心的朋友在那裏，怎得不戀戀？怎得不懷念？但是僅僅爲了愛故鄉麼

？不是的，不過在故鄉的幾個人把我牽着罷了。若無所牽，更何所戀？像我現在，偶然被藕與蓴菜所牽，所以便懷念起故鄉來了。

所戀在那裏，那裏就是我們的故鄉了。

（選自劍鞘）



## 牽牛花

葉紹鈞

手種牽牛花，接連有三四年了。水門汀地沒法下種，種在十來個瓦盆裏。泥是今年又明年反覆着用的，無從取得新的來加入。曾與鐵路軌道旁邊種地的那個北方人商量，願出錢向他買一點，他不肯。

從城隍廟的花店買了一包過磷酸骨粉，攪和在每一盆泥裏，這算代替了新泥。

瓦盆排列在牆腳，從牆頭垂下十條蔴線，每兩條距離七

牽 牛 花

一

八寸，讓牽牛的藤蔓纏繞上去。這是今年的新計畫。往年是把瓦盆擺在三尺光景高的木架子上的。這樣，藤蔓很容易爬到了牆頭；隨後長出來的互相糾纏着，因自身的重量倒垂下來，但未梢的嫩條便又蛇頭一般仰起，向上伸，與別組的嫩條糾纏，待不勝重量時便重演那老把戲；因此，牆頭往往堆積着繁密的葉和花，與牆腰的部分不相稱。今年從牆脚爬起，沿牆多了三尺光景的路程，或者會好一點：而且，這就將有一垛完全是葉和花的牆。

藤蔓從兩瓣子葉中間引伸出來以後，不到一個月工夫，爬得最快的幾株將要齊牆頭了。每一個葉柄處生一個花苞，

像穀粒那樣大便轉黃萎去。據幾年來的經驗，知道起頭的一批花苞是開不出來的；到後來發育更見旺盛，新的葉蔓比近根部肥大，那時的花苞才開得成。

今年的葉格外綠，綠得鮮明；又格外厚，彷彿絲絨裁剪成的。這自是過磷酸骨粉的功效。他日花開，可以推知將比往年的盛大。

但興趣並不專在看花。種了這小東西，庭中就成爲繫人心情的所在，早上才起，工畢回來，不覺總要在那裏小立一會兒，那藤蔓纏着麻線捲上去，嫩綠的頭看似靜止的，並不動彈；實際却無時不迴旋向上，在先朝這邊，停一歇再看，

它便朝那邊了。前一晚祇是菜豆般大一粒的嫩頭，早起看時，便已透出二三寸長的新條，綴着一兩張滿被細白絨毛的小葉子，葉柄處是僅能辨認形狀的花苞，而未梢又有了菜豆般大一粒的嫩頭。有時認着牆上的斑駁痕想，明天未必便爬到那里吧？但出乎意外，明晨已爬到了斑駁痕之上；好努力的，一夜工夫！『生之力』不可得見；在這樣小立靜觀的當兒，却默契了「生之力」了。漸漸地，渾忘意想，復何言說，只呆對這一牆綠葉。

即使沒有花，興趣未嘗短少；何況他日花開，將比往年的盛大呢。

## 兒女

豐子愷

回想四個月以前，我猶似押送囚犯，忽然地把小燕子似的一羣兒女從上海的租寓中拖出，載上火車，送回鄉間，關進低小的平屋中。自己仍回到上海的租寓中，獨居了四個月。這舉動究竟出於甚麼旨意，本於甚麼計劃，現在回想起來，連自己也不相信。其實旨意與計劃，都是虛空的，自騙，自擾的，實際於人生有甚麼利益呢？只贏得世故塵勞，做弄幾番歡愁的感情，增加心頭的創痕罷了！

兒

女

一

當時我獨自回到上海，走進空寂的租寓，心中不絕地浮起這兩句楞嚴的經文：「十方虛空在汝心中，猶如白雲點太清裏；況諸世界在虛空耶！」

晚上整理房室，把剩在竈間裏的籃鉢，器皿，餘薪，餘米，以及其他三年來寓居中所用的家常零星物件，盡行送給來幫我做短工的，鄰近的小店裏的兒子。只有四雙破舊的小孩子的鞋子，（不知爲甚麼原故，）我不送掉拿來整齊地擺在自己的牀下，而且後來看到的時候常常感到一種無名的愉快。直到好幾天之後，鄰居的友人過來閑談，說起這牀下的小鞋子陰氣迫人，我方始悟到自己的癡態，就把牠們拿掉了

朋友們說我關心兒女。我對於兒女的確關心，在獨居中更常有懸念的時候。但我自以為這關心與懸念中，除了本能以外，似乎尚含有一種更强的加味。所以我往往不顧自己的畫技與文筆的拙陋，動輒描摹。因為我的兒女都是孩子們，最年長的不過九歲，所以我對於兒女的關心與懸念中，有一部分是對於孩子們——普天下的孩子們——的關心與懸念。他們成人以後我對他們怎樣？現在自己也不能曉得；但可推知其一定與現在不同，因為不復含有那種加味了。

回想過去四個月悠閑寧靜的獨居生活，在我也頗覺得

兒

女

三

可戀，又可感謝。然而一旦回到故鄉的平屋裏，被圍在一羣兒女的中間的時候，我又不禁自傷了。因為我那種生活，或枯坐，默想，或鑽研，搜求，或敷衍，應酬，比較起他們的天真，健全，活躍的生活來，明明是變態的，病的，殘廢的。

有一個炎夏的下午，我回到家中了。第二天的傍晚，我領了四個孩子，——九歲的阿寶，七歲的軟軟，五歲的瞻瞻，三歲的阿韋——到小院中的槐蔭下，坐在地上喫西瓜。夕暮的紫色中，炎陽的紅味漸漸消滅，涼夜的青味漸漸加濃起來。微風吹動孩子們的細絲一般的頭髮，身體上汗氣已經全



消，百感暢快的時候，孩子們似乎已經充溢着生的歡喜，非發洩不可了。最初是三歲的孩子音樂的表現，他滿足之餘，笑嘻嘻搖擺着身子，口中一面嚼西瓜，一面發出一種像花貓偷食時候的「*usam usam*」的聲音來。這音樂的表現立刻喚起了五歲的瞻瞻的共鳴，他接着發表他的詩：「瞻瞻喫西瓜，寶姊姊喫西瓜，軟軟喫西瓜，阿韋喫西瓜。」這詩的表現又立刻引起了七歲與九歲的孩子散文的數學的興味：他們立刻把瞻瞻的詩句的意義歸納起來，報告其結果：「四個人喫四塊西瓜。」

於是我就做了評判者，在自己心中批判他們的作品。我

兒

女

五

覺得三歲的阿韋的音樂的表現最爲深刻而完全，最能全般表  
出他的歡喜的感情。五歲的驪驪把這歡喜的感情翻譯爲（他  
的）詩，已打了一個折扣；然尚帶着節奏與旋律的分子，猶  
有活躍的生命流露着。至於軟軟與阿寶的散文的，數學的，  
概念的表現，比較起來更膚淺一層。然而看他們的態度，全  
部精神沒入在喫西瓜的一事中，其明慧的心眼，比大人們所  
見的完全得多。天地間最健全的心眼，只是孩子們的所有物  
，世間事物的真相，只有孩子們能最明確，最完全地見到。  
我比起他們來，真的心眼已經因了世智塵勞而蒙蔽，斲喪，  
是一個可憐的殘廢者了。我實在不敢受他們「父親」的稱呼

，倘然「父親」是尊崇的。

我在平屋的南窗下暫設一張小桌子，上面按照一定的秩序而布置着稿紙，信箋，筆硯，墨水瓶，漿糊瓶，時錶，和茶盤等，不歡喜別人來任意移動，這是我獨居時的慣癖。我——我們大人——平常的舉止，總是謹慎，細心，端詳，斯文。例如磨墨，放筆，倒茶等，都小心從事，故桌上的布置每日依然，不致破壞或擾亂。因為我的手足的筋覺已經因了屢受物理的教訓而深深地養成一種謹慎的慣性了。然而孩子們一爬到我的案上，就搗亂我的秩序，破壞我的桌上的構圖，毀損我的器物。——他們拿起自來水筆來一揮，灑了一桌

兒

女

七

子又一衣襟的墨水點；又把筆尖蘸在漿糊瓶裏。他們用勁拔開毛筆的銅筆套，手背撞翻茶壺，壺蓋打碎在地板上……這在當時實在使我不耐煩，我不免哼喝他們，奪脫他們手裏的東西，甚至批他們的小頰。然而我立刻後悔：哼喝之後立繼之以笑，奪了之後立刻加倍奉還，批頰的手在中途軟卻，終於變批爲撫。因爲我立刻自悟其非：我要求孩子們的舉止同我自己一樣，何其乖謬！我——我們大人——的舉止謹慎，是爲了身體手足的筋覺已經受了種種現實的壓迫而痙攣了的原故。孩子們尚保有天賦的健全的身手，與真朴活躍的元氣，豈像我們的窮屈。揖讓，進退，規行，矩步等大人們的禮

貌，猶如刑具，都是戕賊這天賦的健全的身手的。於是活躍的人逐漸變成了手足麻痺，半身不遂的殘廢者。殘廢者要求健全者的舉止同他自己一樣，何其乖謬！

兒女對我的關係如何？我不曾預備到這世間來做父親，故心中常是疑惑不明，又覺得非常奇妙。我與他們（現在）完全是異世界的人，他們比我聰明，健全得多；然而他們又是我所生的兒女。這是何等奇妙的關係！世人以膝下有兒女為幸福，希望以兒女永續其自我，我實在不解他們的心理。我以為世間人與人的關係，最自然最合理的莫如朋友。君臣，父子，昆弟，夫婦之情，在十分自然合理的時候都不外乎

是一種廣義的友誼。所以朋友之情，實在是一切人情的基礎。「朋，同類也。」並育於大地上的人，都是同類的朋友，共為大自然的兒女。世間的人，忘卻了他們的大父母，而只知有小父母，以為父母能生兒女，兒女為父母所生，故兒女所以永續父母的自我，而使之永存。於是無子者嘆天道之無知，子不肖者自傷其天命，而狂進杯中物，其實天道有何厚薄於其齊生並育的兒女！我真不解他們的心理。

近來我的心為四事所佔據了：天上的神明與星辰，人間的藝術與兒童，這小燕子似的一羣兒女，是在人世間與我因緣最深的兒童，他們在我心中佔有與神明，星辰，藝術同等

的地位。

兒

女

一一

(選自緣緣堂隨筆)

現代中國散文選



## 作父親

豐子愷

樓窗下的街裏遠遠地傳來一片聲音：「啣啣，啣啣，……」漸近漸響起來。

一個孩子從算草簿中抬起頭來，張大眼睛傾聽一回，『小雞！小雞！』叫了起來。四個孩子同時放棄手中的筆，飛奔下樓，好像路上的一羣麻雀聽見了行人的腳步聲而飛去一般。

我剛才扶起他們所帶倒的凳子，拾起桌子上滾下去的鉛

作 父 親

一

筆，聽見大門口一片吶喊：『買小雞！買小雞！』其中又混着哭聲。連忙下樓一看，原來元草因為落伍而狂奔，在庭中跌了一交，跌痛了膝蓋不能再跑；恐怕小雞被哥哥姊姊們買完了，輪不着他，所以激烈地哭着。我扶了他走出大門口，看見一羣孩子正向一個挑着一担「咿啣咿啣」的人招呼，歡迎他走近來。元草立刻離開我，上前去加入團體，且跳且喊：『買小雞！買小雞！』淚珠跟了他的一跳一跳而從臉上滴到地上。

孩子們見我出來，大家回轉身來包圍了我。『買小雞！買小雞！』的喊聲由命令的語氣變成了請願的語氣，喊得比

前更響了。他們努力把這些音蓄入我的身中，希望牠們由我的口上開出來。獨有元草直接拉住了担子的繩而狂喊。

我全無養小雞的興趣；且想起了以後的種種麻煩覺得可怕。但鄉居寂寥，絕對屏除外來的誘惑而強迫一羣孩子在看慣的幾間屋子裏隱居這一個星期日，似也有些殘忍。且讓這一個「咿啾咿啾」來打破門庭的岑寂，當作長閑的春晝的一種點景吧。我就招呼挑擔的，叫他把小雞給我們看看。

他停下擔子，揭開前面的一籠。「咿啾咿啾」的聲音忽然放大。但見一個細網的下面，蠕動着無數可愛的小雞，好像許多活的雪球。五六個孩子蹲集在籠子的四周，一齊傾情

地叫着『好來！好來！』一瞬間我的心也屏絕了思慮而沒入在這些小動物的姿態的美中，體驗了孩子們對於小雞的熱愛的心情。許多小手伸入籠中，競指一隻純白的小雞。有的幾乎要隔網捉住了牠。挑擔的忙把蓋子無情地冒上，「啣啣啣」的雪球和一羣「好來好來」的孩子，便隔着咫尺天涯了。孩子們悵望籠子的蓋，依附在我的身旁，有的伸手摸我的袋。我就向挑擔的人說話：

『小雞賣幾錢一隻？』

『一塊洋錢四隻。』

『這樣小的，要賣二角半錢一隻？可以便宜些否？』

『便宜勿得，二角半錢最少了。』

他說過挑起擔子就走。大的孩子脉脉含情地目送他，小的孩子拉住了我的衣襟而連叫『要買！要買！』挑擔的，越走得快，他們喊得越響。我搖手止住孩子們的喊聲，再向挑擔的問：

『一角半錢一隻賣不賣？給你六角錢買四隻吧！』

『沒有還價！』

他並不停步，但略微旋轉頭來說了這一句話，就趕緊向前面跑。「咿啾咿啾」的聲音漸漸地遠起來了。

元草的喊聲就變成哭聲。大的孩子鎖着眉頭，不絕地探

作 父 親

五

望挑擔者的背影，又注視我的臉色。我用手掩住了元草的口，再向挑擔人遠遠地招呼：

『二角大洋一隻，賣了吧！』

『沒有還價！』

他說着昂然地向前進行，悠長地叫出一聲『賣——小——雞——』，其背影就在街口的轉角上消失了。我這裏只留着一個號啕大哭的孩子。

對門的大嫂子曾經從矮門上探頭出來看過小雞，這時候便拿着針線走出來倚在門上，笑着勸慰哭的孩子說：

『不要哭！等一回兒還有擔子挑來，我來叫你吧。』

她又笑向我說：

『這個賣小雞的想做好生意。他看見小孩子們哭着要買，越是不肯讓價了。昨天圻牆圈裏買的一角洋錢一隻，比剛才的還大一半呢！』

我對她答話了幾句，便拉着哭的孩子回進門來。別的孩子也懶洋洋地跟了進來。我原想爲長閑的春晝找些點景而走出門口的；不料討個沒趣，扶了一個哭着的孩子而回進來。庭中的楊柳正在駘蕩的春光中搖曳柔條，堂前的燕子正在安穩的新巢上低徊軟語。我們這個強硬的挑擔者和痛哭的孩子，在這一片和平幸福的春景中很不調和啊！

關上大門，我一面爲元草揩拭眼淚，一面對孩子們說：

『你們大家說「好來好來，」「要買要買，」那人便不肯讓價了！』

小的孩子聽不懂我的話，繼續啼噓着；大的孩子聽了我的話若有所思。我繼續撫慰他們：

『我們等一會再來買吧，隔壁大媽會喊我門的。但你們下次……』

我不說下去了，因爲下面的話是『看見好的嘴上不可說好，想要的嘴上不可說要。』倘再進一步，就要變成『看見好的嘴上應該說不好，想要的嘴上應該說不要』了。在這一



片天真爛漫，光明正大的春景中，向那裏容藏這樣教導孩子的一個父親呢？

（選自文學）

(275)

作 父 親

現代中國散文選

## 憶兒時

豐子愷

一

我回憶兒時，有三件不能忘卻的事。

第一件是養蠶。那是我五六歲時，我祖母在日的事。我祖母是一個豪爽而善於享樂的人。不但良辰佳節不肯輕輕放過，就是養蠶，也每年大規模地舉行。其實，我長大後才曉得，祖母的養蠶並非專為圖利，築貴的年頭常要蝕本，然而她歡喜這暮春的點綴，故每年大規模地舉行。我所歡喜的，

憶 兒 時

一

最初是蠶落地鋪。那時我們的三開間的廳上，地上統是蠶，架着經緯的跳板，以便通行及飼葉。蔣五伯挑了擔到地裏去採葉，我與諸姊跟了去，去喫桑葚。蠶落地鋪的時候。桑葚已很紫而甜了，比楊梅好喫得多。我們喫飽之後，又用一張大葉做一隻碗，採了一碗桑葚，跟了蔣五伯回來。蔣五伯飼蠶，我就以走跳板爲戲樂，常常失足翻落地鋪裏，壓死許多蠶寶寶，祖母忙喊蔣五伯抱我起來，不許我再走。然而這滿屋的跳板，像棋盤街一樣，又很低，走起來一點不怕，真是有趣，這真是一年一度的難得的樂事！所以雖然祖母禁止，我總是每天要去走。

蠶上山之後，全家靜默守護，那時不許小孩子們噪了，我暫時感到沉悶。然而過了幾天要採繭，做絲，熱鬧的空氣又濃起來了。我們每年照例請牛橋頭七娘娘來做絲。蔣五伯每天買枇杷和軟糕來給採繭，做絲，燒火的人喫。大家似乎以為現在是辛苦而有希望的時候，應該享受這點心，都不客氣地取食。我也無功受祿地天天喫多量的枇杷與軟糕，這又是樂事。

七娘娘做絲休息的時候，捧了水烟筒，伸出她左手上的短少半段的小指給我看，對我說：做絲的時候，絲車後面，是萬萬不可走近去的，她的小指，便是小時候不留心被絲車

軸棒軋脫的。她又說：「小囡囡不可走近絲車後面去，只管坐在我身旁，喫枇杷，喫軟糕。還有做絲做出來的蠶蛹，叫媽媽油炒一炒，真好喫哩！」然而我始終不要喫蠶蛹，大概是我爸爸和諸姊不要喫的原故。我所樂的，只是那時候家裏的非常的空氣。日常固定不動的堂廳，長臺，八仙椅子，都併壘起，而變成不常見的絲車，匾，缸，又不斷地公然地可以喫小食。

絲做好後，蔣五伯口中唱着「要喫枇杷，來年蠶罷，」收拾絲車，恢復一切陳設。我感到一種興盡的寂寥。然而對於這種變換，倒也覺得新奇而有趣。

現在我回憶這兒時的事，真是常常使我神往！祖母，蔣五伯，七娘娘，和諸姊，都像童話裏的人物了。且在我看來，他們當時的劇的主人公便是我。何等甜美的回憶！只是這劇的題材，現在我仔細想想覺得不好：養蠶做絲，在生計上原是幸福的，然其本身是數萬的生靈的殺虐！所謂飼蠶，是養犯人；所謂繅絲，是施炮烙！原來當時這種歡樂與幸福的背景，是生靈的虐殺！早知如此，我決計不要喫他們的桑葚，枇杷，和軟糕了。近來讀西青散記，看到裏面有兩句仙人的詩句：「自織藕絲衫子嫩，可憐辛苦救春蠶。」安得人間也發明織藕絲的絲車，而盡赦天下的春蠶的性命！

我七歲上祖母死了，我家不復養蠶。不久父親與諸姊弟相繼死亡，家道衰落了，我的幸福的兒時也過去了。因此這件回憶，一面使我永遠神往，一面又使我永遠懺悔。

二

第二件不能忘卻的事，是父親的中秋賞月，而賞月之樂的中心，如於喫蟹。

我的父親中了舉人之後，科舉就廢，他無事在家，每天喫酒，看書。他不要喫羊牛豬肉，而歡喜用魚蝦之類。而對於蟹，尤其歡喜。自七八月起直到冬天，父親平日的晚酌規定喫一隻蟹，一碗隔壁豆腐店裏買來的開鍋熱豆腐乾。他的



晚酌，時間總在黃昏。八仙棹上一盞洋油燈，一把紫砂酒壺，一隻盛熱豆腐乾的碎器蓋碗，一把水烟筒，一本書，棹子角上一隻端坐的老貓，這印象在我腦中非常深，到現在還可以清楚地浮現出來。我在旁邊看，有時他給我一隻蟹腳或半塊豆腐乾。然我歡喜蟹腳。蟹的味道真好，我們五六個姊妹兄弟，都歡喜喫，也是爲了父親歡喜喫的原故。只有母親與我們相反，歡喜喫肉，而不歡喜又不曾喫蟹，喫的時候常常被蟹螯上刺刺開手指，出血，而且抉剔得很不乾淨，父親常常說她是外行。父親說，喫蟹是風雅的事，喫法也要內行才懂得。先折蟹腳，後開蟹斗……腳上的拳頭（卽關節）裏的

肉怎樣可以喫乾淨。臍裏的肉怎樣可以剔出……腳爪可以當作剔肉的針……蟹上的骨可以拼成一隻很好的蝴蝶……父親喫蟹真是內行，喫得非常乾淨。所以陳媽媽說：「老爺喫下來的蟹壳，真是蟹壳。」

蟹的儲藏所，就在天井角裏的缸裏。經常總養着五六只。到了七夕，七月半，中秋，重陽，等節候上，缸裏的蟹就滿了，那時我們都有得喫，而且每人得喫一大隻，或一隻半。尤其是中秋一天，興致更濃。在深黃昏，移棹子到隔壁的白場上的月光下面去喫。更無人靜，明月底下只有我們一家的人，恰好圍成一棹，此外只有一個供差使的紅英坐在旁邊

，談笑，看月，他們——父親和諸姊——直到月落時光，我則半途睡去，與父親和諸姊不分而散。

這原是爲了父親嗜蟹，以喫蟹爲中心而舉行的。故這種夜宴，不僅限於中秋，有蟹的節季裏的月夜，無端也要舉行數次。不過不是良辰佳節，我們少喫一點，有時兩人分喫一隻。我們都學父親，剝得很精細，剝出來的肉不是立刻喫的，都積受在蟹斗裏，剝完之後，放一點薑醋，拌一拌，就作爲下飯的菜，此外沒有別的菜了。因爲父親喫菜是很省的，且他說蟹是至味。喫蟹時混喫別的菜肴，是乏味的。我們也學他，半蟹斗的蟹肉，過兩碗飯還有餘，就可得父親的稱讚

，又可以白口喫下餘多的蟹肉，所以大家都勉勵節省。現在回想那時候，半條蟹腿肉要過兩大口飯，這滋味真是好！自父親死了以後，我不會再嘗這種好滋味。現在，我已經自己做父親，況且已茹素，當然永遠不會再嘗這滋味了。唉！兒時歡樂，何等使我神往！

然而這一劇的題材，仍是生靈的殺虐！當時我們一家團圓之樂的背景，是殺生。我曾經做了殺生者的一分子，以承父親的歡娛。血食，原是數千年來一般人的習慣，然而殘殺生靈，尤其是殘殺生靈來養自己的生命，快自己的口腹，反求諸人類的初心，總是不自然的，不應該的。文人有讚詠喫

蟹的，例如甚麼「右手持螯，左手持杯，」甚麼「秋深蟹正肥，」作者讀者，均囚於習慣，讚嘆其風雅。倘質諸初心，殺蟹而持其螯，見蟹肥而起殺心，有甚麼美，而值得在詩文中讚詠呢？

因此這件回憶，一面使我永遠神往，一面又使我永遠懺悔。

### 三

第三件不能忘卻的事，是與隔壁豆腐店裏的王囡囡的交遊，而這交遊的中心，在於釣魚。

那是我十二三歲時的事。隔壁豆腐店裏的王囡囡是當時

我的小伙伴中的大阿哥。他是獨子，他的母親，祖母，和大伯，都很疼愛他給他很多的錢和玩具，而且每天放任他在外遊玩。他家與我家貼鄰而居。我家的人們每天赴市，必須經過他家的豆腐店的門口，兩家的人們朝夕相見，互相來往。小孩子們也朝夕相見，互相來往。此外他家對於我家似乎還有一種鄰人以上的深切的交誼，故他家的人對於我家特別要好，他的祖母常常拿本產的豆腐乾，豆腐衣等來送給我父親下酒。同時在小伙伴中，王囡囡也特別對我要好，他的年紀比我大，氣力比我好，生活比我豐富，我們一淘遊玩的時候，他時時引導我，照顧我，猶似長兄對於幼弟。我們有時就

在我家的染坊店裏的榻上談笑，有時相偕出遊。他的祖母每次看見我倆一同玩耍，必叮囑囡囡好好看待我，勿要相罵。我聽人說，他家似乎曾經患難，而我父親曾經幫他們忙，所以他家大人們吩咐王囡囡照應我。

我起初不會釣魚，是王囡囡教我的。他叫他大伯買兩副釣竿，一副送我，一副他自己用。他到米桶裏去捉許多米蟲，浸在盛水的罐頭裏，領了我到木場橋頭去釣魚。他教給我看，先捉起一個米蟲來，把釣鉤由蟲尾穿進，直穿到頭部。然後放下水去。他又說：「浮珠一動，你要立刻拉，那麼鉤子拉住魚的顎，魚就逃不脫。」我照他所教地試驗，果然第

一天釣了十幾頭白條，然而都是他幫我拉釣竿的。

第二天，他手裏拿了半罐頭撲殺的蒼蠅。又來約我去釣魚。途中他對我說：不一定是米蟲，用蒼蠅釣魚更好。魚歡喜喫蒼蠅！」這一天我們釣了一小桶各種的魚。回家的時候他把魚桶送到我家裏，說他不要。我母親就叫紅英去燥煎一煎，給我下晚飯。

自此以後，我只管歡喜釣魚。不一定要王囡囡陪去，自己一人也去釣，又學得了掘蚯蚓來釣魚的方法。而且釣來的魚，不僅夠自己下晚飯，還可送給店裏人喫，或給貓喫。我記得這時候我的熱心釣魚，不僅出於遊戲慾，又有幾分功利



的興味在內。有三四個夏季，我熱心於釣魚，給母親省了不多的菜蔬錢。

後來我長大了，赴他鄉入學，不復有釣魚的工夫。但在書中常常讀到讚詠釣魚的文句，例如甚麼「獨釣寒江雪，」甚麼「羊裘釣叟。」甚麼「漁樵度此身，」才知道釣魚原來是很高雅的事。後來又曉得有所謂「遊釣之地」的美名稱，是形容人的故鄉的。我大受其煽惑，爲之大發牢騷：我想。「釣確是雅的，我的故鄉，確是我的遊釣之地，確是可懷的故鄉。」

但是現在想想，不幸而這題材也是生靈的殺虐！王國

所照應我的，是教我殺米蟲，殺蒼蠅，以誘殺許多的魚。所謂「羊裘釣叟，」其實是一個穿羊裘的，魚的誘殺者；所謂「遊釣之地，」其實就是小時候謀殺魚的地方，想起了應使人寒慄，還有甚麼高雅，甚麼可戀呢？

「殺」不拘殺甚麼，總是不祥的。我相信，人的喫暈腥，都是掩耳盜鈴。如果眼看見豬的受屠，一定咽不下一筷肉絲。殺人的五卅事件足以動人的公憤，而殺蠶，殺蟹，殺魚反可有助人的歡娛，同為生靈的人與蠶，蟹，魚的生命的價值相去何遠呢？

我的黃金時代很短，可懷念的又只有這三件事。不幸而

都是殺生取樂，都使我永遠懺悔。

（選自緣緣堂隨筆）

憶 兒 時

一七

現代中國散文選

## 秋

豐子愷

我的年歲上冠用了「三十」二字，至今已兩年了。不解達觀的我，從這兩個字上受到了不少的暗示與影響。雖然明明覺得自己的體格與精力比二十九歲時全然沒有甚麼差異，但「三十」這一個觀念籠在頭上，猶之張了一頂陽傘，使我的全身蒙了一個暗淡色的陰影。又彷彿在日歷上撕過了立秋的一頁以後，雖然太陽的炎威依然沒有減却，寒暑表上的熱度依然沒有降低，然而只當得餘威與殘暑，或霜降木落的先

秋

一

驅，大地的節候已從今移交於秋了。

實際，我兩年來的心情與秋最容易調和而融合。這情形與從前不同。在往年，我只慕春天，我最歡喜楊柳與燕子，尤其歡喜初染鵝黃的嫩柳。我曾經名自己的寓居為「小楊柳屋」，曾經畫了許多楊柳燕子的畫，又曾經摘取秀長的柳葉，在厚紙上裱成各種風調的眉，想像這等眉的所有者的顏貌，而在其下面添描出眼鼻與口。那時候我每逢早春時節，正月二月之交，看見楊柳枝的線條上掛了細珠，帶了隱隱的青色而「遙看近却無」的時候，我心中便充滿了一種狂喜，這狂喜又立刻變成焦慮，似乎常常在說：「春來了！不要放過

！趕快設法招待牠，享樂牠，永遠留住牠」。我讀了「良辰美景奈何天」等句，曾經真心地感動。以爲古人都太息一春的虛度，前車可鑒！到我手裏決不放牠空過了。最是逢到了古人惋惜最深的寒食清明，我心中的焦灼便更甚。那一天我總想有一種足以充分酬償這佳節的舉行。我準擬作詩，作畫，或痛飲，漫遊。雖然大都不被實行；或實行而全無效果，反而中了酒，鬧了事，換得了不快的回憶，但我總不灰心，總覺得春的可戀。我心中似乎只知道有春，別的三季在我都當作春的預備，或待春的休息時間，全然不會注意到牠們的存在與意義。而對於秋，尤無感覺，因爲夏連續在春的後面

秋

三

(297)

，在我可當作春的過剩；冬先行在春的前面，在我可當作春的準備；獨有與春全無關聯的秋，在我心中一向沒有牠的位置。

自從我的年齡告了立秋以後，兩年來的心境完全轉了一個方向，也變成秋天了。然而情形與前不同：並不是在秋日感到像昔日的狂喜與焦灼。我只覺得一到秋天，自己的心境便十分調和。非但沒有那種狂喜與焦灼，且常常被秋風秋雨秋色秋光所吸引而融化在秋中，暫時失却了自己的所在。而對於春，又並非像昔日對於秋的無感覺。我現在對於春非常厭惡。每當萬象回春的時候，看到羣花的鬥豔，蜂蝶的擾攘



，以及草木昆蟲等到處爭先恐後地滋生蕃殖的狀態，我覺得天地間的凡庸，貪婪，無恥，與愚癡，無過於此了！尤其是在青春的時候，看到柳條上掛了隱隱的綠珠，桃枝上着了點點的红斑，最使我覺得可笑又可憐。我想喚醒一個花蕊來對牠說：『啊！』也來反復這老調了！我眼看見你的無數的祖先，個個同你一樣地出世，個個努力發展，爭榮競秀；不久沒有一個不憔悴而化作泥塵。你何苦也來反復這老調呢？如今你已長了這孽根，將來看你弄嬌弄豔，裝笑裝顰，招致了蹂躪，摧殘，攀折之苦，而步你的祖先們的後塵！』

實際，迎送了三四十幾次的春來春去的人，對於花事早已

秋

五

看得厭倦，感覺已經麻木，熱情已經冷卻，決不會再像初見世面的青年少女地爲花的幻姿所誘惑而讚之，嘆之，憐之，惜之了。況且天地萬物，沒有一件逃得出榮枯，盛衰，生滅，有無之理。過去的歷史昭然地證明着這一點，無須我們再說。古來無數的詩人千遍一律地爲傷春惜花費詞，這種劬顰也覺得可厭。假如要我對於世間的生榮死滅費一點詞，我覺得生榮不足道，而甯願歡喜讚嘆一切的死滅。對於前者的貪婪，愚昧，與怯弱，後者的態度何等謙遜，悟達，而偉大！我對於春與秋的捨取，也是爲了這一點。

夏目漱石三十歲的時候，曾經這樣說：『人生二十而知

有生的利益；二十五而知有明之處必有暗；至於三十的今日，更知明多之處暗亦多，歡濃之時愁亦重。』我現在對於這話也深抱同感；同時又覺得三十的特徵不止這一端，其更特殊的對於死的體感。青年們戀愛不遂的時候慣說生生死死，然而這不過是知有「死」的一回事而已，不是體感。猶之在飲冰揮扇的夏日，不能體感到圍爐擁衾的冬夜的滋味。就是我們閱歷了三十幾度寒暑的人，在前幾天的炎陽之下也無論如何感不到浴日的滋味，圍爐，擁衾，浴日等事，在夏天的人的心中只是一種空虛的知識，不過曉得將來須有這些事而已，但是不能體感牠們的滋味。須得入了秋天，炎陽逞盡

秋

七

了威勢而漸漸退却，汗水浸胖了的肌膚漸漸收縮，身穿單衣似乎要打寒噤，而手觸法郎絨覺得快適的時候，於是圍爐，擁衾，浴日等知識方能漸漸融入體驗界中而化為體感。我的年齡告了立秋以後，心境中所起的最特殊的狀態便是這對於「死」的體感。以前我的思慮真疎淺！以為春可以常在人間，人可以永在青年，竟完全沒有想到死。又以為人生的意義只在於生，而我的一生最有意義，似乎我是不會死的。直到現在，仗了秋的慈光的鑑照，死的靈氣鍾育，才知道生的甘苦悲歡，是天地間返復過億萬次的老調，又何足珍惜？我但求此生的平安的度送與脫出而已。猶之罹了瘋狂的人，病中

的顛倒迷離何足計較？但求其去病而已！

秋！我的主！你降臨了。我是你的新受洗禮的信徒。我要辦些清酒香花，爲你洗塵。我們的酒是「一樽聊爲晚涼開」，我們的花是「霜葉紅於二月花」。我們的心境何等安定調和而互相融合。

我正要擱筆，忽然西牕外黑雲瀰漫，天際閃出一道電光，發出隱隱的雷聲，驟然灑下一陣夾着冰雹的秋雨。啊！原來立秋過得不多天，秋心穉嫩而未會老練，不免還有這種不調和的現象，可怕哉！

（選自緣緣堂隨筆）

秋

九

現代中國散文選

## 旅程中

孫福熙

晚餐後看圓後初虧的月亮漸漸的升起來。氣溫已比日中較低了。

艙面上的旅客們與我照平日的散步，從船的這一邊那一邊，來回的走。單程雖只六丈，但一點鐘可走到九十次，所以每晚走十餘里路，很是常事。六丈的距離能夠延至十餘里，確是可以驚人的。

在這小小的旅程中，與在無論什麼小的大的旅程一樣，

旅程中

一

各人有各人的情況，有的是緩步的，如在室內；有的急步如立刻須到目的地的。至於心情呢，更是不同了：有的記憶過去，有的籌劃將來，有的想念初別的在歐洲的家人朋友，有的想念將要再見的在亞洲的夢中人。各人步行的速率不等，來回相遇的地點每次不同。雖然也有是兩人或三人同行的，然而怎能勉強他們思想也是相同呢。可憐的旅客們，孤獨的旅客們，相互談話也只是聊以消遣，所謂同舟共濟者，過一日少一日，大家只是一個偶合，到了三十餘天完結，便各走各的路去了。

不要說三十餘天完結，就是在此刻，散步的人也漸走漸



少了。月亮總不過是這樣的了，不必憂慮雲霧的障蔽，但也不能希望他掛結精華。自然愈是深夜愈是涼快，但於我是無甚關係的。於是我毫無等待的繼續下去散步。有時立在船欄邊眺望海水與天空，他們儼然不動聲色的。

我因此感到旅途的悲哀了嗎？不，決不。我只覺得是平靜。認世界為熱鬧的人容易感到寂寞或悲哀；我是相信人事之簡單的，所以凡遇些微可生好感之處，就驚歎為難能可貴了。毫無期待正是我的常態，所以我決不悲哀。

信號的電燈發光了。凡這電燈發光時，前面遠處必有來船，其發光的長長短短正是電信的符號。我看來船也長

長短短的發電燈光，而且漸漸的近來。

這一次與往次不同：當來船行至我們船左的遠處時，船上司機室的左角放出燦爛的煙火，而來船之後照樣的燃放。

據說這是對於同公司的船的特別表示。

來船之是否同公司，他們必於電燈長短發光中互通意思的。問了不是同公司的船而不放花炮，頗有些不妥，但我也以為不足責因為定一點親疏的分別也是可以有的。

我從此學得一點新事物：不是同一公司的船相遇，雖不燃放花炮，各方也可存一個如燃放花炮時的好心。而且，我們在船上或無論什麼小的大的旅程中，不論過去與將來的

關係如何，我們可以各存這樣一個好心，於是在無論那一個旅程中決不寂寞或悲哀了。

（選自歸航）

(309)

旅  
程  
中

五

現代中國散文選

## 紅海上的一幕

孫福熙

太陽做完了竟日普照的事業，在萬物送別他的時候。他還顯出十分的壯麗。他披上紅袍，光耀萬丈。雲霞布陣，換起與主將一色的制服，聽候號令，盡天所覆的大圓鏡上，鼓起微波，遠近同一節奏的輕舞，以歌頌他的功德，以惋惜他的離去。

景物忽然變動了，雲霞移轉，歌舞緊急，我戰戰兢兢的凝視，看宇宙間將有何種變化；太陽驟然躲入一塊紫雲後面

紅海上的一幕

一

了。海面失色，立即轉為幽暗，彩雲驚懼，屏足不敢喘息。金線萬條，透射雲際，使人領受最後的恩惠，然而他又出來了。他之藏匿是欲緩和人們在他去後的相思的。

我俯首看自己，見是照得滿身光彩，正在欣幸而慚愧，回頭看見我的青影。從船上投射海中，眼光跟了他過去，在無盡遠處，窺見紫幃後的圓月，豈敢信他是我的影迎來的！

天生麗質，羞見人世，他啓幕輕步而上；四顧靜寂，不禁遲回。海如青絨的地毯，依微風的韻調而抑揚吟詠。薄靄是紫絹的背景，襯托皎月，愈顯丰姿。青雲侍側，桃花覆頂，在這時候，他預備他靈感一切的事業了。

我漸漸的仰頭上去，看紅雲漸淡而漸青，經過天中，沿弧線而下，青天漸淡而漸紅，太陽就在這紅雲的中間，月與日正在船的左右，而我們是向正南進行——海行九天以來，至現在始辨方向。

我很勇壯，因為我飽餐一切色彩；我很清醒，因為我暢飲一切光輝。我為我的朋友們喜悅：他們所屬望的我在這富有壯麗與優秀的大宇宙中了！

水面上的一點日影漸與太陽的圓球相接而相合，迎之而去了，太陽不想留戀，誰也不能挽留；空虛的舞臺上惟留光明的雲，在可羨的佈景前閃爍，聽滿場的鼓掌。

月亮是何等的圓潤呵，遠勝珠玉。他已高升，而且已遠比初出時明亮了。他照臨我，投射我的影子到無盡遠處，追上太陽。月光是太陽的返照，然而他自有風格，絕不與太陽同德性。涼風經過他的旁邊，裙釵搖曳，而他的目光愈是清澈了。他柔撫萬物，以靈魂分給他們，使各各自然的知道填入詩句，合奏他新成的曲調。此時惟有皎潔，惟有涼爽，從氣中，從水上，縹緲宇內。這是安慰，這是休息，這樣的直至太陽再來時，再開始大家的工作。



## 清華園之菊

孫福熙

歸途中，我屢屢計劃回來後畫中國的花鳥，我的熱度是很高的。不料回到中國，事事不合心意，雖然我相信這是我偷懶之故，但總覺得在中國的花鳥與在中國的人一樣的不易親近，是個大原因。現在竟得與這許多的菊花親近而且畫來的也有六十二種，我意外的恢復對我自己的希望。

承佩弦兄之邀，我第一次遊清華學校。在與澳青君一公

清華園之菊

一

君三人殷勤的招待中，我得到很好的印象，我在回國途中渴望的中國式的風景中的中國式人情，到此最濃厚的體味了；而且他們兼有法國富有的活潑與喜悅，這也是我回國後第一次遇見的。

在這環境中我想念法國的友人，因為他們是活潑而喜悅的，尤其因為他們是如此愛慕中國的風景人情的。在信中我報告他們的第一句就說我在看菊花；實在大半爲了將來可以給他們看的緣故，我盡量的畫了下來。

從這個機會以後，我與菊花結了極好的感情；於是凡提到清華就想起菊花，而遇到菊花，又必想見清華了。

在我們和樂的談話中。電燈光底下，科學館，公事廳與古月堂等處，滿是各種秀麗的菊花，爲我新得的清華的印象做美。然而我在清華所見的菊花，大部並不在此而在西園。

廣大的西園中，大小的柳樹，帶了一半未落的黃葉，雜立其間，我們在這曲折的路徑中且走且等待未曾想像過的美景。走到水田的旁邊，蘆葦已轉爲黃色，小雀們在這裏飛起而又在稍遠處投下。就在這旁邊，有一道籬笆，我們推開柴門進去。花畦很整齊的排列着，其中有一條是北面較高中間窪下的，上面半遮蘆簾，許多菊花從這簾中探頭向外，呵，

我的心花怒放了！

然而引導者並不停足，逕向前面的一所茅屋進行。屋向南，三面有土牆。就是挖窩中的泥所築的，正可利用，留南面日光可以射入。當我一步一步的從土階下去時，驟然間滿室高低有序的花朶印上我的心頭，我驚懼似的喘息，比起初對大眾演說時更是害羞，聽演說的人的心理究竟還容易推測，因為他們只是與我彷彿的人；而眾菊花則不然，只要看他們能竭盡心力的表現出各個的特長，可見他們不如大多數人的淺薄的，我疑懼他們不知如何在竊笑我的醜陋呢。可是，我靜下心來體察，滿室的莊嚴與和藹，他們個個在接納我

。在溫和而清麗的氣流中，眾香輕撲過來，更不必說葉片的向我招展與花頭的向我顧盼了。於是我證明在歸航中所渴望的畫中國花鳥不只是夢想了。

我等上城來帶了畫具第二次到清華時，再見菊花，知道已變了些樣子，半放者已較放大，有幾朵的花瓣已稍下垂了。我着急，知道牠的生命的迫促，而且珍惜我與花的因緣之難得，於是恨不得兩手並畫，恨不得兩眼分看的忙亂開工了。

可是，我敢相信第一次擁抱愛人時所發情感的活癢：滿

心包圍着快樂的畏懼，想立刻得到安慰，又怕褻瀆了愛人的尊嚴。我對於所以愛慕的花將怎樣的下筆呢？我深深的體味：此後，這樣富有的花將永遠保藏在我的紙上，雖然不敢說他將爲我所主有；然而我將怎樣能使他保留在我的紙上呢？我九分九的相信我不能畫像他。試想一想，在一百筆二三百筆始能完成的一幅畫中何難有一筆兩筆的敗筆呢。所以，在這短促不及躊躇中我該留神使這一二百筆絲毫沒有污點；我不敢說，這比第一次擁抱愛人時之戚戚爲將來一生中的交際的污點而擔憂者更甚了，因爲時間是這樣的短促。於是，雖然很急，卻因爲愛他而不敢輕試，我儘管拿了筆擊在紙上不敢

畫下去。

我雖然刻刻竭力勉勵從闊大處落墨，然而愛好細微的性質總像不可改易的了。在這千變萬化奇上有奇的二百餘種的當中。我第一張畫的是『春水綠波；』潔白的花朵浮在翠綠嫩葉上，這已夠嫵媚的了，還有細管的花瓣抱蕉黃的花心而射向四周，管的下端放開，其輕柔起伏有如水波的蕩漾。我不怕褻瀆他而在他面前來說塵埃。無論怎樣巨細的穢物沾在他的上面，決不能害他的潔白，因為他有他的本性，不必矜誇而人自然的仰慕他，所以也決不以外物之污濁而害真。我竭盡心目的對他體味，自信當已能領會他的外表不九分也八

分了。可是我失敗了，明白的看得出，在我紙上的遠不及盆中的——雖然我會很擔憂，因為我的紙上將保藏這樣燦爛的花，非我所宜有。然而現在並不因失敗而覺得擔負的輕鬆。

鎮靜了，我的抱歉羞媿與失望的心思，我想，微幸的花張起眼簾在看我作畫。也決不因我不能傳出他的神而惱怒的罷，我當如別的濁物之不能損害他是一樣的。看了他的寬大與靜默，我敢妄想，或者他在啟示我，羞媿是不必的，失望尤其是不該，他這樣裝束這樣表現的向人，想必不是毫無用意的。於是我學了他靜默的心，自然的有了勇氣，繼續畫下去了。



這許多菊種於我都是新奇而十分可以愛慕的，在急忙而且貪多的手下將先畫那幾種呢？每一種花有紙條標出花名，『夕陽樓』高丈餘，寬闊的瓣，內紅而外如晚霞；『快雪時晴』直徑有一尺，是這樣龐大的一個雪球，閃着銀光；『碧窗紗』細軟而嫩綠，絲如垂簾；『銀紅龍鬚』從遒勁的細條中染出紅芽的柔嫩……滿眼各種性質不同的美麗，這與對一切事物一樣，我不能品定誰第一 誰其次，我想指定先畫誰也是做不到。於是我完全打消優劣的觀念，在眼光如燈塔的旋轉的時候，你一種一種的畫。

## 清華園之菊

高大的枝條上，絳紅的一周，圍在一輪黃色的花心外，這是很確切的名為『曉霞捧日』的。他的紅色非我所能用我可憐的畫盤中的顏色配合而摹擬的。他最不願有人世所有的形與色，卻很喜歡有人追過他。少年人學了他的性質，做成愈難愈好的謎語要人去猜，人家猜中了，他便極其高興。

我要感謝侍奉這種菊花的楊魯二君，並且很想去領教他們的經驗，特請一公兄爲我請求。

四點鐘以後，太陽漸漸的從花房斜過，只留得一角了，在微微的晚寒中我忙亂的畫着。緩得幾乎聽不出的步聲近我

而來，到了我近旁時我才仰起頭來看他。這就是這種菊花的楊壽卿先生。

眉目不軒不輕很平靜的表出他的細緻與和藹，從不輕易露出牙齒的口脣上立刻知道他是沈默而忍耐的，而額角以下口鼻之間的絲絲脈理是十分靈敏，自然的流露他的智慧，楊先生或指點或撫弄他親愛的菊花，對我講他培養的經驗。

他種菊已五年了，然而他的擔任清華學校職務是從籌備開辦時起的。他說。『每天做事很單調也很辛苦，所以種種菊花。』辛苦而再用心用力來種菊就可不辛苦，這有點道理了。

我竭力設想他所感覺到的菊花，然而這是怎麼能夠呢。他是從菊花的很小的萌芽看起的，而且他知道他們的愛惡，用了什麼肥料他們便長大，受了多少雨水與日光他們便喜悅，他還知道今年的花與往年的比較。我是外行人，就是辨別花的形色也是不確實的；而他們要在沒有花時識別花的種類，所以他只要見到葉的一角就認識這是那一種了，這與對家人好友聽步聲就知道是誰，看物品移動的方位就知道誰來過了是一樣的。

每天到四點鐘楊先生按時到來了。他提了水壺灌在乾渴的花盆中，同時我也得到他灌輸給我的新知識。

我以前只知道菊花是插枝的，倘若接枝他便開得更好，有的接在向日葵上，開來的菊花就如向日葵的大了。現在知道菊是可以採用種子的。插枝永遠與母枝不變；而欲得新奇的花種非用子種不可。

這裏就有奇怪的事了，取種子十粒下種，長起來便不是同的十種，可是這等新種並不株株是好的，今年四百新種當中只採了二十餘種。不足取的是怎樣的呢？這大概是每朵中花瓣大小雜亂，不適合於美的條件統一勻稱，所謂不成品是也。不成品的原因大概在於花粉太雜之故，所以收種應用人工配合法。

『紫蚪龍』那樣美麗的花就是配合而成的。細長直管的『喜地泥封』與拳曲的『紫氣東來』相配合，就變了長管而又拳曲，如軍樂用號的管子，這樣有特性的了。他的父母都是紫色的，他也是紫色。倘若父母是異色的，則新種常像兩者之一或介於兩者之間，但決不出兩者之外。因為他們在無窮的變化中也有若干的規律，所以配種當有限制了，大概花瓣粗細不同的兩種配合總是雜亂的，所以配合以粗細相仿者為宜。

花房中，兩株一組，有如跳舞的，有許多擺着，楊先生每次來時，拿了紙片，以他好生之德在各組的花間傳送花粉

。據說種子的結成是很遲的，有的要到第二年一月可收。我推想這類種子當年必不能開花的了，詎知大不然，下種在四月，當初確實很細弱，但到六月以後，他們就加工趕長，竟能長到一丈多高與插枝一樣。

凡新種的花一定是很大的，不像老種如『天女散花』與『金連環』等等永遠培植不大也不高者。可是第一年的花瓣總是很單的，以後一年一年的多起來：而在初年，花的形狀也易變更，第一年是很整齊的，或者次年是很壞了，幾年之後始漸漸的固定。

我很愛『大富貴，』他正在與『素帶』配合。牡丹是被稱爲富貴花的，然而這名字不能表示他所有性狀的大部。我要改稱這種菊花爲『牡丹，』因爲牠有牡丹所有一切的美德。他的身材一直高到茅屋的頂蓬再俯下頭來。花的直徑大過一尺；展開一瓣，可以做一羣小鳥的窠，可以做一對彩蝶的衾褥。我也仰着頭瞻望他，希望或者我將因他而有這樣豐滿這樣燦爛的一個心。我明白他不過是芥子的一小粒花蕾長大起來的，除少數有經驗的以外，誰想到他是要成尺餘大的花朵的。到現在，蜜蜂鬧營營的陣陣飛來道賀，他雖靜默着。也樂受蜂們的厚意。楊先生每晚拂刷『牡丹』的花粉送給『



素帶；』他身上是北京人常穿的藍布大褂，然而他立在錦繡叢中可無媿色，他的服裝因他的種菊而愈有榮譽了。我可預料而且急切的等待明年新穎種子的產出，我敢與楊魯二先生約，『你們每年培植出新鮮顏色的菊種，而我也願竭力研究我可憐的畫盤中的顏色，希望能夠追隨。』這樣兩種美麗的花，在我們以爲無可再美的了，不知明年還要產出許多的更美的新種，我真的神往了。對大眾盡力表現這等奧妙是我們『做藝』的人的天職；在不可能的时候，我們只有盡心超脫自己，雖然我是不以此爲滿足的。

一人在遠隔人羣的花房中，聽晚來歸去的水鳥單獨的在長空中飛鳴，枯去的蘆葉驚風而哀怨，花房的茅篷也絲絲飄動，我自問是否比孤鳥衰草較有些希望。滿眼的菊花是我的師範，而且做了陪伴我的好友。他們偏不與眾草同盡，挺身抗寒，且留給人間求不磨滅的壯麗的印象。我手下正在畫『趵突噴玉，』他用無窮的力，縷縷如花筒的放射出來。他是純白的，然而燦爛；他是倔強的，然而建立在柔弱的身體上的。我心領這種教訓了。

與楊先生合種菊花的魯壁光先生正與楊先生同任舍務部

職務的；每天正午是公餘時間，輪到他來看護菊花。有一次，他引導幾位客人來看菊，同時看我紙上的菊花。他看完每頁時必移開得很緩，使不露出底下一張上我註有的花名。很高興的，他與客人看了畫猜出花的名字來。他說，『畫到這樣猜得出，可不容易了。』

當時我非但不覺得他的話對我過譽，我要想，難道畫了會不像的？所以我還可以生氣的。我自己所覺得可以驕傲的，我相信，在中國不會有人爲他們畫過這許多種。我對他們感激，而他們也當認我爲難逢罷。

臨行的前夜，我到俱樂部去向楊先生道別，他在看人下

棋。這一次的談話又給我許多很大的見識。其中有一段，他說，『北京曾有一人，畫過一本菊譜。』我全神灌注的聽他了。他繼續說『他們父女合畫，那是畫得精細，連葉脈都畫得極真的。因為每一種的葉都不同，葉子比花還重要，花不是年年一樣的，在一年內必定畫不好。所以要畫一定要自己種花知道今年這花開好了，可以畫了。那兩位父女自己種花，而且畫了五年才成的。』我以為我的畫菊是空前的。然而這時候我無暇懺悔我以前的自滿了，我渴想探問他，在那裏可以見到這本菊譜，但我不敢急忙就說，於是曲折的先問。

『這位先生姓什麼呢？』

『姓蔡的。』

『楊先生與他很熟識嗎？』

『不熟識的。』

『能夠間接介紹到一看嗎？』

『我也只見過一頁。那真精細，真的用工夫的呢。』

楊先生幼年時就種花，因為他的父親是愛花的，而且他家已三代種菊了。

爲什麼自己以爲是高尙以爲是萬能的人總是長着一樣可憎的口鼻心思，用了這肉體與精神所結構的出品無非像泥模裏鑄出來的鐵鍋的冥頑而且脫不出舊樣？菊花們卻能在同樣

的一小粒花蕾中放出這樣新奇這樣變化富有一切的花朵，非無能的人所曾想像得到甚且看了也不會模仿的。有一種的花瓣細得如玉蜀黍的鬚了，一大束散着，人沒有方法形容他的美，只給他『棕櫚拂塵』的一個沒有生氣的名字；有一種是玉白色的，返光閃閃，他的瓣寬得像蓮花的樣子，所以名爲『銀蓮，』其實還只借用了別種自然物的名稱，人不能給他一個更好的名字。還有可奇的，他們爲了要不與他種苟同，奇怪得使我欲笑，有一種標明『黃鵝添毛』者，松花小鵝的顏色，每瓣鉤曲如受驚的鵝頭，挨擠在一羣中。最妙的他怕學得不像，特在瓣上長了毛，表示真的受驚而毛悚了，題首

的圖就是『黃鵝添毛』的名字我不喜歡，乃改稱他爲『小鵝』。

有許多名稱是很有趣的，這勝過西洋的花名，然而也有不對的。況且種菊者各自定名，不適用於與人談講，最好能如各種科學名詞的選擇較好者應用，然而這還待先有一種精細而且豐富的菊譜出現。

一班人叫中國要亡了，爲什麼不去打仗；一班人叫閉門讀書就是愛國。倘若這兩種人知道我畫了菊花甚且願消費時

間做無聊的筆記，定要大加訓斥的。我很知道中國近來病急亂投藥的情形，他們是無足怪的。其實在用武之地的非英雄的悲哀遠比英雄無用武之地者爲甚。現在的中國輿論不讓人專學樂意的一小部分；因爲缺人，所以各人拉弄他人入伍。實在像我這樣的人只配畫菊花的，本來不必勞這一班那一班人責備的——可是，我要對自己交代明白，我應該畫他人不愛而我愛的菊花，一直畫到老。我喜歡學他人所不喜歡學的東西，這將是我的長處。

做人二十七年了，以前知道有這許多菊花，知道這許多



菊花的性情嗎？我知道還有更多的事物爲我所不知道的，就是關於菊花的也千倍萬倍的多着，我想耐心而且盡力的去考究。宰平先生於講起古琴時說北京各種專門家之多，可惜他們不說，沒有方法知道他們。真的，我們在這富有的人海中感着寂寞，感着乾燥，可惜我們不知道願意陪伴我們給我們滋潤的人。我決定人間多着有智識懂得生活的人，不只是種菊一事。

（選自北京乎）

現代中國散文選

## 紹興通信

孫福熙

豈明先生：

紹興正在努力建設了。

大街上，從大江橋，一直到水澄橋，兩面的房屋，不論是什麼店，不論是舊屋或新建，都依照規定的尺寸，像刀切一樣的劃了一條綫，一概都拆改進去，現在雖然是滿地斷磚碎瓦，禁止車馬通行，連不被禁止的行人，也不能通過。但有一天完工以後，其街道之平直，一定比一隻手上的五個手

指一樣齊，比天下的人一樣高的實現，更是一個壯偉的奇觀。

不過，正如一切豪舉一樣，這拆屋的國家大事中也有相當的軼事，可使我們題外的體味，這軼事不是拆屋時發見一條五頭大蛇，也不是一位拆屋工人的老婆偷人這一類軼事，乃是，很簡單的，有幾間房子拆得很引人發笑。大街房子原是參差不齊的，有的房子，於拆去半間以後，就把櫃頭移進，幾個夥友坐在店堂中，肩背相擠，失去了以前可以隨便踱幾步的地位。有的只剩了一條狹簷，不但不能放櫃頭，放貨品，要讓夥計們單行橫排的立着也不夠地方了。人家於拆去

以後，就加上一個門面，居然遮住了一切寒酸的內容，而且門面上塗了黃沙，人們一見就稱他爲洋房，時髦得很，可憐這種狹小如屋簷的店面，只得聽街上走過的竊笑聲，連做起一個洋門面來遮掩倒楣遭遇的資格也沒有了。

據說，照規定，頭等路寬三丈六尺，二等二丈四，三等一丈二。三丈六算得什麼呢？幸而現在還只知道馬路要寬，以便拉人力車開汽車，有一天知道馬路的必要條件，除廣闊以外，還要種樹，那時當然再下一個命令，再劃一條直綫，要一概店屋再行拆改進去。而且，有一天知道了店屋與街路一樣的要廣寬的時候，當然再下一個命令，再劃一條直綫，

要一概店屋再行拆改出來到街中心，每家店屋的後門裏原是藏垢納污之所，這是不損體面，所以無人干涉的了。現在店前既窄，只得竭力在後門推擠。廚房，茅廁，臥房，儲藏房都在這裏，然而因為馬路已成新式，建設事業已告成功，再有天大的事，如果有人提一提，不就是反革命嗎？於是天下太平了。

水澄橋上的漱石齋刻字店已經拆去，不知搬到那裏去了。望江樓自然不再有樓，將來總有望江路或者中山路這類名字來替代，而樓下有名的饅頭攤，算是還沒消滅，躲在附近小弄內營業。

『有破壞然後有建設，』這名言正與『有戰爭然後有和平，』一樣的有英雄的氣概。不過屠夫未必就是英雄，做英雄也不必一定要殺人，我覺得，在寬闊的平地上去建設起新屋新市，更是英雄氣概一點。紹興有的是空地，五雲門外，西郭門外，在寬廣的田地上。規劃起新式的射輻狀的馬路，不僅可以拉人力車，開闊人的汽車，還可以實行世界第一的夢想。至於在舊市旁邊另建新市，原是各國早已通用的辦法，外國不見得像中國的多英雄，也不見得像中國大氣量，肯把固有的東西在建設的美名之下白白的去了。季谷兄對先生說，威尼斯真好玩，因為他很像紹興。他之愛威尼斯，不免

有愛好故鄉的份子在裏面，而多少歐美人東方人不是生長在紹興，沒有道過紹興的，也是愛在威尼斯的灣曲水上，狹隘街道中遊玩。說威尼斯真好玩，我敢擔保，威尼斯的建設大家，有一天聽到紹興拆寬街道的新聞，決不起而模倣也。

至於橋上開店，自然不合建設家心中的譜，因為我相信美國是決不在橋上開店的。不過他們卻也知道愛好意大利佛羅稜斯的古橋，多少美國的及各國的旅客都要到這橋邊遊玩，作畫或照相。而且在橋上買些珍寶及本地各產嵌瓷細工的裝飾品，作為紀念，作為送人的禮物。這橋上的店屋不僅望江橋下的饅頭攤的一家而已，橋的兩邊全是房屋，用斜支的



柱子撐出橋外兩面，如紹興河上的過樓一樣，這上面就蓋起木屋，參差不齊，色彩亦新舊不一，約計二三十家之多。

中國是最會搖尾巴的國家。所憾現在沒有錢，有一天手頭寬裕了，也要學學闊氣，造幾座五十層八十層的摩天樓，以示與世界上最闊氣的國家並坐並行了。至於有沒有人愛住這高樓，倒是不關緊要的。再有一天莫索里尼闊氣了，紹興一定會產出一班建設家，下令在望江橋水澄橋上建造起佛羅稜斯古橋上所有的房子，卻不准擺饅頭攤開刻字店，只准一律賣意大利的珠寶嵌瓷的裝飾品。

到了那時候，或者也好了，但要等莫索里尼打到中國的

時候再講，這是後話。但眼前實在乾枯極了，我想給姪孩們買些玩具，從清道橋一直到大江橋大路，竟一件也沒有。我記得幼年時很有許多玩具的，你在講「河水鬼」文中所提到的花棒槌，我也玩過，現在連爛泥菩薩也買不到一個。至於舶來品的玩具呢，也是沒有，總算全大街有兩家洋廣貨店是有一點點的，不但數量極少極少，而且陳舊不堪。我勉強的買了一個日本做的不倒翁，他的重心不用水銀而用一片鉛釘在底下，倒了以後是很難再起來的。

我不知道，不用玩具的紹興小孩，成人以後，將是何種樣子。

不用玩具的紹興小孩子不得不找別的遊嬉。我在府橫街（現在不知道叫什麼街了）看到小孩的一個遊嬉：街上睡着一隻童年的狗，滿身癩皮，已經不留一毛，一個裸體的小孩畏懼的俯倒去，在這隻狗的臉孔前揮手，狗並不起立抗拒，於是他在狗頰上打去一個耳光，而自己立起就逃。這隻狗，大約因為癩的緣故，懶得毫無抗拒的意思。而周圍的十數小孩贏得全數狂喜。倘若這是一隻多毛而怪活潑的哈叭狗，躺在綠絨如茵的沙發上，一個秀美的小孩，出肥嫩的小手，在狗臉上拍一下，而這隻狗因為愛孩子的驕憨，毫不表示抵抗之意，小孩的父母或旁人見之，其有不覺小孩為可愛的嗎？

然而府橫街小孩的打癩皮狗，却使我不以為然，他的父母，或旁人見之，也未必覺得這小孩為可愛的吧，背景不同，其意義完全變過了。

漂亮少年穿上筆挺的西裝，自然是漂亮的（聽說近來穿西裝要捐了，穿綢緞的袍褂者更加漂亮，因為還加愛國的美名。）這種少年從小街裏得意洋洋出來的時候，我不但不覺得他是漂亮，而且代他肉麻。馬路無論如何的廣闊，衣服無論如何的華美，在沒有智識的赤膊人們的油汗滿背羣中挨擠出來，有什麼可以漂亮自豪呢。吞着麵包，吐着「也是，」自以為與高鼻子一樣身分，沒有骨氣的蝸牛，自以為伸長時

同長蛇一樣，這是同樣的自豪。

現在紹興正在招兵，有一天紹興兵打到北平時，我與你可以免為敵國之民，而且可以自由通信了。

講到招兵，也有一點軼事，大路杏林菜館的帳房先生忽然被警察們拉去當兵了，拉夫而到店裏面去拉，殊屬創見，所以大家都注意這帳房先生出杏林而入槍林的理由。據說這警察們曾經到杏林吃喝後，要求掛帳，帳房先生要他們現給，於是警察們上了帳，到招兵時就來清算了。

龍山有改建公園之意，名字已經擬就，叫做「中山公園」，並非龍山公園，從此龍山也改稱中山，向龍王求雨改向

中王。自摸龍風開罡也改稱自摸中風。

還有一件新聞，紹興近來很熱鬧，尤其是天初明及初暗的時候，大隊的蚊子嚷得真起勁，他們偏身的刺人，一個不小心就吃了我的血，使我一塊腫。

孫福熙上八月十三日

（選自南華文藝）

# 上卷勘誤表

篇	名頁	數行數	誤	正
生活之藝術	五	三	禮，儀	禮儀，
苦雨	一二	八	鈞	鈞
故鄉的野菜	一五	三	的游於斯	游於斯的
	一六	八	戴薺花。	戴薺花，
	一九	五	熟識	熟識
懷愛羅先珂君	二四	一	四日乘長平丸	四日乘長平丸
	二五	一	候	候
	二八	九	集的	的
	二九	二	烏冀拉因式	烏冀拉因式
	二九	四	候	候

# 上卷勘誤表

現代中國散文選

偉大的捕風

四五

二

的

四六

七

有

五〇

一〇

亦快哉

死之默想

五六

八

一

朝華夕拾小引

六九

四

運

七〇

一〇

文章

七一

六

是時時

藤野先生

八六

三

照相片

鴨的喜劇

八九

八

北京人

九一

二

口

九二

二

樂

九二

四

裏

九二

七

候

九三

二

牛

九三

五

雞鄉

九四

二

蹣跚

九五

二

的  
今有  
不亦快哉  
一  
蓮  
文章。  
時時  
照片  
北京的人  
口。  
樂，  
裏，  
候，  
牛，  
雞的鄉  
蹣跚  
們字應從頂格起



上卷勘誤表

秋夜	九五	二	叫
九五	九前		
九七	六藍		
九七	八裏		
〇〇	二蛙		
〇〇	二烏		
〇一	三紛		
〇一	七起		
一一五	三這		
一一七	三		
一一九	九屋		
一二五	四 中牛二		
一二九	二 轉有機		
一三一	七不		
一三四	二我		
一三四	九湖濱聚英		
一三五	四做		

「唔，蝦蟆」應另行

叫

藍，

裏

哇

烏

紛

起

裏

的字應從頂格起

小屋

中牛二

有轉機，

一不

的我

湖濱聚英

（做

現代中國散文選

清河坊

- 一三五 五道了
- 一三六 一瑩環
- 一三六 四祁君
- 一三六 九噓
- 一三七 四埴
- 一三七 六火。
- 一三八 五迴
- 一四〇 八豐
- 一四一 四這邊有一船上人
- 一四一 八芒。
- 一四二 三會有Klein的夢緣。
- 一四二 七燈。
- 一四三 四徘徊
- 一四四 五還
- 一四五 六她
- 一四九 三擊

迫着  
 瑩環  
 祁君  
 噓  
 埴  
 火，  
 迴  
 丰  
 那邊船上  
 芒，  
 已是不多不少的一個  
 夢。  
 燈  
 徘徊  
 環  
 牠。  
 擊

西冷橋上賣甘蔗	一六一	四蔗
	一六三	二多少
	一六四	一溜達
背影	一九〇	一已
兒女	一九三	九你他來去
荷塘月色	二一九	一〇迴。
	二二〇	五
客語	二三二	九髮
藕與蕁菜	二四五	一於
作父親	二七四	六門

上卷勘誤表

鬼劫  
羊鬪頭  
Typical  
喧  
惋了。  
亦久不在話下。我愛  
誦父親的  
甘蔗  
多少  
溜達  
已  
你來他去  
迴，  
在字應從頂格起  
頭髮  
與  
們

現代中國散文選

憶兒時

二七八 三候。

二八一 八記

二八二 六如

二八八 二疼愛他

二八九 二侍

二九〇 三不

二九二 五「殺」

二九九 五「啊！」

三〇六 一况，

三〇八 七責

三一 一候。

三一 五影。

三一七 一中。

三二一 三中。

三二三 一〇你

三二五 一這種

三三〇 九着。

候，

記

在

疼愛他，

待

不

「殺」，

「啊！」

况。

責，

候，

影，

中，

中，

我

種這

着，

紹興通信

三四四  
三四五  
三四六

一  
五上○  
二道

心○  
上○  
到

上卷勘誤表

現代中國散文選

人 文 書 店 出 版 書 籍

- 英文動詞……趙德先著……(刷印中)
- 史前期中國社會研究……呂振羽著……定價一元三角
- 讀詩札記……俞平伯著……定價洋六角
- 施蓋倪高中解析幾何學……霍宏基譯……定價宣報紙一元三元
- 中國新文學源流……周作人講……定價宣報紙五角
- 人間詞及人間詞話……王國維著……定價宣報紙八角
- 近代散文鈔(上卷)……沈啓无編……定價洋一元
- 近代散文鈔(下卷)……沈啓无編……定價洋一元二
- 近代文藝思潮……孫席珍著……定價洋五角
- 現代散文選……孫席珍選……上二冊定價二元
- 中國文學批評史……羅根澤著……定價壹元壹角
- 國音分韻常用字表  
名佩文新韻……黎錦熙  
白滌洲合著……定價九角

# 人 文 書 店 出 版 書 籍

青木正兒著

中國古代文藝思潮論……………王俊瑜譯……………定價洋六角

周作人校閱

新文藝批評談話……………黎君亮著……………定價洋五角五

文學的藝術……………陳介白譯……………定價洋六角

初日樓詩駐夢詞合刊……………巖既澄著……………定價洋五角

現代中國政治教育……………楊漢輝著……………定價洋一元二

教育科學之源泉……………張岱年  
傅繼良合譯……………定價洋三角

人性醫學……………張我軍譯……………定價洋一元二

無機物定性化學分析……………徐宗稼譯……………精裝定價一元九角  
平裝定價一元三角

舒塞斯平面幾何學解答……………霍宏基譯……………定價一元二角

舒塞斯立體幾何學解答……………霍宏基譯……………定價七角

國學大綱……………汪震  
王正己合編……………定價宣紙八角  
報紙六角



# 北平人文書店出版書

英 雄  (希獵神話) C. Kingsley 著 王永棠 譯 每部四角	THE MAYOR of Gasterbridge 註 雙 英 漢 T. Hardy 著 趙德先 註 劉泗合 註 Dr. Bok. 校 每部一元二角	現代中國 楊漢輝 著 政治教育 每部一元二角
有志文藝的人，不能不知道一些希臘神話，是不容更加說明了。金斯萊這本英雄，本來包含有三個神話故事——其中最優美多趣最膾炙人口，而且在這個時代，對於我們最有益的一個，是金羊毛的故事，便是現在王永棠先生譯的這本。鐸版銅版插圖凡二三十幅，用做宋活字精印。	哈代的作品現在已經不需要我們多費介紹了，尤其是這本『嘉德橋市長』，已被師大、清華、北大、中大等校採為教本了。不過在這書裏，和哈代其他作品一樣，充滿了難解的俗話，和方言，外國字，及許多神話聖經史蹟裏的典故，給與讀者無限的阻礙，因為那些在普通字典與辭書上是沒法查得的。因此趙劉二君特用漢英文字悉心註出，因此趙劉二教授 Dr. Bok. 精校數過，然後付印。	本書著者楊漢輝先生在北平各國立大學與新學方研究學。尤先生重在中學經驗，論乎最重科學方法。現據客觀，站在世界立場，中國新教育中，一切問題，九章之體，五萬餘言，一書全分爲生主義之剖系，中研會之政經文先黨之建設，主張析實，爲復興中國之特質，革命之寶鑑。聖引等年出，路之明燈。○中國革命之寶鑑。

北平人文書店出版書

<p>文學的藝術</p>	<p>羅密修士 被幽囚的普 (希臘悲劇)</p>	<p>近代散文鈔</p>
<p>陳介白譯 每部六角</p>	<p>Aeschylus 著 楊晦轉譯 每部四角</p>	<p>沈啓无編 上下兩卷</p>
<p>此書係德國叔本華傑著之一，現已由陳介白先生據英譯本譯出。周作人先生在序中說：「他是哲學者，但他有一個特色，是向來德國很少的反官學派的。他的文章寫得很好，對於文學有他自己的意見，他不像普通德國人似的講煩瑣的理論，只就實在的問題切實的指點。叔本華的論文是老了，然而也還很值得讀。」</p>	<p>這是世界最偉大的悲劇之一。普羅密修士因為救人類觸了大神宙斯的怒，被釘在高加索的山野了。但是他却無所受怎樣殘忍的虐待，始終不變態度，不為屈伏。這是何等偉人的精神！我們這些人類的子孫對於這因為救我們而被幽囚者的故事至少有知道一些梗概的必要，無論出於好奇，或是動于景慕。</p>	<p>明朝的前後七子，主張文必法秦漢，詩必準盛唐。在復古的名義下，一切剽擬摸做的醜惡文字，都做出來了。對於這揭了反叛的旗幟的是一向被正統文學史家們所忽視的公安派和竟陵派。他們創作了許多最有價值的散文；沈啓无先生這本近代散文鈔就是那些作品精粹的選集了。分釘上下兩卷，定價二元二角。</p>

北平人文書店出版書

(三幕喜劇)

委曲求全

王文顯著

李健吾譯

每部四角

人性醫學

正木不如丘著

張我軍譯

每部一元二角

此劇原名 *She Stoops To Compromise*，是王先生英文劇中的傑構。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在戲劇家巴克耳 (Baker) 導演下，出演於耶魯大學。在這劇裏：「校長只要一張口，便表示出他的嚴正的自悅。偷聽的校役的傀儡戲是非常地滑稽。王太太處處詭譎，便是眉來眼去，也帶不少心計。關教授可惡的，會計先生穀七上八下的：」一位外國批評家說：「實是中國人對於喜劇的一種貢獻。」

本書是最近在東京出版的『性科學全集』第十二編的譯本。原著者正木是醫學博士，又是小說名家。因為他是科學家，所以不說鬼話；因為他是文學家，所以文辭優美，見解新鮮而活潑。而張我軍先生的譯筆，自然是不用再費介紹的了。

本書分性器解剖，處女童貞貞操，性慾，性交，生殖機能障礙，夫婦生活，性病等篇，末並附戀愛學九章。我們謹以至誠將這部有益的书奉獻給已結婚或將要結婚的人們之前。

# 人 文 書 店 出 版 書 籍

- 英詩概論……………張振先著……………定價洋五角
- 法西斯主義運動論……………張我軍譯……………定價洋五角五
- 英漢雙註嘉德橋市長……………趙德先註……………定價洋一元二
- 日本語法十二講……………張我軍著……………定價洋一元二
- 白里安……………周久安譯……………定價甲種一元六角  
乙種一元
- 生活的路……………熊紹鈞譯……………定價洋六角
- 現代中國女作家……………草野著……………定價洋四角半
- 諾貝爾文學獎金與歷屆獲得者……………施宏告著……………定價洋二角半
- 被幽囚的普羅密修士……………楊晦譯……………定價洋四角
- 委曲求全(三幕劇)……………李健吾譯……………定價洋四角
- 英雄……………王永棠譯……………定價洋四角
- 黃昏……………丁文著……………定價洋七角
- 沒有仇恨和虛偽的國度……………高素著……………定價洋七角

# 現代中國散文選

每冊定價大洋壹元

全部定價大洋貳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民國二十四年一月出版

編選者 孫 席 珍

出版者 人文書店

北平琉璃廠西頭  
門牌一百七八號

發行者 人文書店

北平東安市場北門  
金魚胡同二十五號

分發行所

上海英租界三馬路佩文齋  
北平 青雲閣  
東安市場 佩文齋  
天津法界廿四號路佩文齋

代銷處 各埠各大書店